

中國歷代禁書

李孟林題

第八八卷

清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学术顾问 季羨林

◎ 主编 李肇翔

中国历代禁书

第八八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禁書（第八八卷）

青樓夢

（一）

◎清 慕真山人 著

目次

青楼梦叙……………一三八六五

序……………一三八六八

第一回 梦黄梁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一三八六九

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一三八七六

第三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一三八八一

第四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一三八八七

第五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一三八九二

第六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柬邀众美拟集闹红……………一三九〇一

第七回 品名花二生逸致 奏妙技诸美才能……………一三九〇七

第八回 金挹香深闺掷巧 姚梦仙野径锄强……………一三九二〇

第九回 庆遐龄华堂称寿 访名妓花国钟情……………一三九二六

第十回 漏春光柔情脉脉 进良言苦口淳淳……………一三九三六

第十一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一三九四一

第十二回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一三九四八

第十三回 留香閣挹香初靚面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 一三九五四

第十四回 吟艳诗才女钟情 宴醉花美人结义…………… 一三九六五

第十五回 扮乞儿奇逢双美 遇之子巧订三生…………… 一三九七三

第十六回 痴生活目 美女倾心…………… 一三九七八

第十七回 对雪景众美联诗 闯花国挹香闹席…………… 一三九八五

第十八回 消除夕四友写新联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 一三九九四

第十九回 宴挹翠痴生占艳福 咏梅花众美拟诗题…………… 一三九九九

第二十回 钮爱卿诗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无双…………… 一四〇〇八

第二十一回 情中情处处钟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 一四〇一六

第二十二回 菊花天书生遇难 题糕日美女酬恩…………… 一四〇二二

第二十三回 幻变真痴生思爱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 一四〇二八

第二十四回 留香阁美人论义 挹翠园公子陈情…………… 一四〇三三

第二十五回 进良言挹香发愤 告素志拜林达衷…………… 一四〇三七

第二十六回 装诈伪巧施诡计 酬情义允订丝萝…………… 一四〇四六

第二十七回 告父母邹姚竭力 酬媒妁金钮欢心…………… 一四〇五一

第二十八回 采芹香儒阶初进 赋宜家旧好新婚……………一四〇五六

第二十九回 卅六美重宴挹翠园 闰五月再集闹红会……………一四〇六一

第三十回 金挹香南闹赴试 褚爱芳东国从良……………一四〇六九

第三十一回 掇巍科才人驰誉 作幻梦美女飞仙……………一四〇七五

第三十二回 备列小星团圆五美 折磨中道疾病旬朝……………一四〇八一

第三十三回 金挹香抱疴沉重 钮爱卿祷佛虔诚……………一四〇八七

第三十四回 药石无功挹香归地府 尘缘未断月老赐仙丹……………一四〇九一

第三十五回 众美人登堂视殓 诸亲朋设祭助丧……………一四〇九七

第三十六回 悲中喜挹香魂返 意外望诸美心欢……………一四一〇三

第三十七回 省亲堂合家欢乐 梅花馆五美诙谐……………一四一〇七

第三十八回 夫作先生二乔受业 妻操中馈众美钦贤……………一四一一三

第三十九回 天赐麟儿爱卿生子 诗联雁字素玉推魁……………一四一二〇

第四十回 武雅仙订盟洪殿撰 章幼卿于归张观察……………一四一二六

第四十一回 未免有情宝琴话别 谁能遣此月素分离……………一四一三二

第四十二回 五卿成诀别 众美劝离愁……………一四一三九

第四十三回 赏中秋挹香怀美 开夜筵素玉劝夫……………一四一四七

第四十四回 吃寡醋挹香增懊恼 制美酒小素醉糊涂……………一四一五四

第四十五回 寄闲情支硎山拾翠 添幽恨虎阜浜伤春……………一四一六二

第四十六回 吴秋兰初生玉女 谢慧琼早卜金夫……………一四一七三

第四十七回 方素芝归位仙界 陆丽春遁入禅关……………一四一七八

第四十八回 陈秀英遇人不淑 袁巧云远适难逢……………一四一八三

第四十九回 留别有书增感慨 新编笑语解牢骚……………一四一八九

第五十回 钮爱卿华堂设悦 邹拜林北阙承恩……………一四一九六

第五十一回 喜又喜双姬生子 悲更悲三美归西……………一四二〇二

第五十二回 悟空花吟诗悲夜馆 报劬劳捐职仕余杭……………一四二〇七

第五十三回 孝感九天割股医母 梦详六笏访恶知奸……………一四二一三

第五十四回 嘉贤能荣升知府 请诰命恩报椿萱……………一四二二四

第五十五回 花厅上青田礼斗 府衙内白日飞升……………一四二三二

第五十六回 遵礼制孝子丁忧 问踪迹痴生辛苦……………一四二三七

第五十七回 归故里扬名显姓 访旧美云散风流……………一四二四一

第五十八回	看破世情挹香悟道	参开色界疯道谈情	一四二四六
第五十九回	小辈公然连捷	道情勉强寻欢	一四二五〇
第六十回	撇却红尘妻悲妾泣	抚成子女花谢水流	一四二五六
第六十一回	金挹香天台山得道	钮爱卿月老祠归班	一四二六三
第六十二回	邹拜林弃官修道	金挹香采药逢朋	一四二六八
第六十三回	众美人重逢仙界	四好友再聚山坳	一四二七四
第六十四回	证前因同登月老祠	了尘缘归结风流案	一四二七九



中國歷代

木子書

卷八八

一三八六四

青楼梦叙

结莺花之社，白傅情深；开歌舞之筵，散人录著。堤前插柳，贻六代之笙歌；泾里张帆，集三吴之粉黛。帘看杂燕，树遍栖莺，量风月以无边，采胭脂而皆是。画船载曲，荡三月之春波；翠馆藏娇，招五陵之芳草。固已脂林粉蕊，窝是销金；钗颤鬟低，人皆如玉矣。则有吴靦苗婉，越女妖娆，秉绝代之姿，具倾城之质。滴来天上，曾吞九转灵丹；证到生前，定是三分明月。掩琵琶而雪涕，生不逢辰；题扇素而伤心，身偏失所。未证情天之果，竟沦孽海之波。拥鬟髻而恒啼，抽杯觞而自爱。红蕖出水，早被泥污；黄蘗生香，已知心苦。更有离魂倩女，慧业佳人，本咏絮之才，堕飘茵之劫。

春风十里，帘前停鸚鵡之车；秋雨一灯，锦上识鸳鸯之字。门掩枇杷，花下女号相如；家藏杨柳，荫中人怜苏小。莲香未嫁，思解佩以谁投；桃叶能吟，每留花而不发。有才竟弃，薄命堪伤。生憎春草牵愁，空怨东风无赖。倘非青眼，焉能传曲巷之情；不记红儿，未免减平康之色。俞君吟香，青箱家学，黄散才华。人来消夏湾头，家住莫釐峰下。翠艳红香之癖，夙擅冬郎；落霞秋水之词，堪夸王勃。歌勾舞引，屡停阮籍之车；枕暖衾温，遍选司勋之梦。巫峰雨握，南浦云携。由来丰韵，差同傅粉之郎；若晋头衔，应授司香之尉。问王昌其十五，已知卫玠钟情；窥宋玉者三年，不似登徒好色。宛是来从玉府，还疑谪向罗天。思系金铃，护隔墙之红紫；愿施锦帐，藏落溷之芳菲。故其玉性温存，春心旖旎，但求一笑，何吝千金？相逢赠韩幙之香，到处掷潘车之果。琴挑君瑞，半面能窥；曲顾周郎，双鬟齐拜。两行红粉，争吟居

易之诗；一辈青娥，争识昌宗之面。洵少年之豪放，实名士之风流。

然而欲海何涯，爱河易竭。驶流光其冉冉，随流水以滔滔。无何金粉销磨，老尽秋娘之鬓；玉容凋谢，迁来过客之踪。固知南雪北花，良辰无几；又见春鹑秋蟀，好景旋更。白水盟深，寒惊钗玦；西风质脆，裂到琉璃。伤飞絮之沾泥，复飘萍而迹汎。绿杨深处，惨啼归去之鸦；红药开时，忍斗将离之草。或则著汴京之衲，座倚空王；或则持红拂之梳，身归侠客。尤可痛者，妾是小青，郎逢吒利。抱邯鄲之戚，遍辱才人；侂厮养之俦，见凌大妇。甚之烟消紫玉，声绝青琴。鸟号流离，憔悴襄王之梦；虫悲瑟缩，凄凉商妇之弦。此皆言之痛心，思之酸鼻者也。

于是振纸排愁，拈毫构恨，举生平之所历，贡感慨之所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每值春窗雨霁，秋夕灯明，把酒问天，踞床对月，裁笺一幅，聚墨十围。蜡烛高烧，记美人之韵事；胭脂多买，描妃子之新妆。要知情浅情深，不外悲欢离合；莫顾梦长梦短，无分儿女英雄。而况槁木灰心，浮云作剧，追昔时之良觥，成此日之相思。枕破游仙，须补情天缺陷；珠怀记事，尚留色界姻缘。慨舞衫歌扇以全非，问断粉零脂其安在？此《青楼梦》之所由作也。

或谓：『香山忆妓，究属荒嬉；杜牧登楼，亦讥薄幸。兹乃鸳招野馆，学荡子之骄奢；马试章台，觅旁妻之窈窕。香迷蝶醉，蜜引蜂狂，妄思豆蔻以同心，竟赠芍兰而插鬓。此非惑清扬之婉，海世邪风；开佻达之风，导人媼席乎？』不知女间本充选梦，才士不讳冶游。丝竹东山，曾说陶情于谢傅；娇娃南部，

尚闻记盛于板桥。歌传玉茗而非诬，扇赠桃花而亦得。况乎钗飞钿舞，尽可销愁；雨魄云魂，原非著相。遇青裙而下拜，铲红锦以何嫌？或又谓：『诗刺贞淫，经传譬觉小家之说，奚益虞箴？而乃量欢喜之丸，毫端轻薄；负聪明之概，笔底淫狂。虽欲窥著作之林，终无当风骚之旨。』不知史氏非无别子，唐人亦有稗官。约指一双，竟上繁钦之集；存诗三百，不删郑国之风。盛世繁华，良时记载，但得指陈义理，悟入空，何妨游戏文章，言之娓娓哉？

是书标举华辞，阐扬盛俗，为渡迷之宝箴，实觉世之良箴。看之子多娇，几日昙花之影；叹人生行乐，一场春梦之婆。所当指彼岸以回头，点心灯而照眼。情禅参透，色相皆空；幻境归来，胸襟便朗。万难自己，休谈翠袖之情；无可如何，且演青楼之梦。

光绪四年戊寅重九，梁溪钓徒、潇湘馆侍者、翰飞弟邹弢拜叙于吴门旅次

序

嗚呼！世之遭時不偶者，可勝道哉！夫人生天地间，或負氣節，或抱經濟，或擅長學問文章，類宜顯名當世，际会风云，顾乃考其生平，则又穷年偃蹇，湮没以终。岂士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己欤？抑何其不幸也！虽然『嫫母乘时，则媼施晦迹』，前人早言之矣。尝见夫伪才自饰者，往往膺高官，享重禄，亦岂不驰名海内，交重一时？纪载章章，更仆难数，固不得谓之异事也。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逢。』此抑塞磊落之奇士，所以悲歌慷慨，而不能自己欤！吴门慕真山人心慨之，顷出其所撰《青楼梦》来乞为序。其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而非徒矜言绮丽为也。噫嘻！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览是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为异人狭邪之书，则误矣。

光緒四年戊寅古重陽日，金湖花隱倚裝序于蘇台行館

第一回 梦黄粱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词曰：

窝是销金，人来似玉，笙歌竞奏。山塘璧月琼楼，尽教遣此风光。却怜丝竹当年盛，忽兵戈变起仓皇。恨难禁，怨煞王孙，恼煞吴娘。

而今再睹升平字，聚鸳鸯、小队脂粉成行。依旧繁华，青楼都贮群芳。个依本是多情种，凭谁人着意评意？愿今生，锦帐千重，护遍红妆。

慕真山人曰：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自古繁华，粉黛脂林，不能枚举。虽经乱离之后，而章台种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风流景象。吾少也贱，恨未能遍历歌筵，追随舞席，惟是夙负痴情，于『情』字中时加警惕。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好色滥淫，恃骄夸富，非艳说人家闺闼，即铺张自己风流，妄谓多情，其实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历几千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祲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所以，有情者之罕觐也？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满腔素志，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

那日正在无聊，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细视之，鹤发童颜，超然尘表。正欲诘所由来，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曰：『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毋多诘，鉴后即明。』言讫不见。我即捧镜觑之，忽见镜中花木繁茂，不胜奇讶。熟视良久，觉得身轻如雾，神入镜中。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树下

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着一位道长，相貌殊非凡品。正视间，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光华灿目。偷觑之，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俄闻道者一一点名，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又见他默默地说了几句，众女始一齐退出。俄又闻仙乐盈盈，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及至，二人相见甚殷。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座下金童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两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点了点头，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仙女亦即退去。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我也不解其故，便兢兢上前见了，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我正欲询其故，觉得一霎模糊，道者已失，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知己为金氏子。但细细熟思，前因未昧。及长，遂以挹香名之，游花园，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做了二十余年事业。

一日，忽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惊得大汗满身，神归躯壳，镜亦杳然。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

一番事业归何处，花谢春深老杜鹃。

醒后，细思镜中之事，犹觉历历可溯，于是假虚作实，以幻作真，将镜中所为所作，录成一书，共成六十四回，名之曰《绮红小史》，又曰《青楼梦》。其人虽无，其事或有，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正所谓：

梦中成梦无非梦，书外成书亦算书。

此书非谈别事，专说镜中一段幻迹。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父字铁山，

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极钟爱，十龄即就外傅，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为娶室，挹香素性风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父母素溺爱，亦不过为固执之。挹香虽才思敏捷，应试不难，然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是以年将弱冠，未掇巍科。生性无纨袴气，有高士风。身余兰臭，无烦荀令薰香；貌似莲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爱慕之。

一日，挹香在书房看书。正在无聊，却有两个通家好友到来看他：一个姓叶，字仲英，因母制丁忧，未邀显达，一个是姓邹，字拜林，宏才博学，早采芹香，与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气清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同至挹香处，讨今论古，赏赋鉴文。拜林谓挹香道：『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飭，甚属疲懒，今日幸得仲英过谈，故偕至你处散闷。』挹香乃问道：『林哥哥，昨课何题？』拜林道：『乃「不患无位」一章。诗题乃「昆仑奴盗红绡」。』挹香道：『弟尝考昆仑奴盗红绡一事，真为千古美谈。老昆仑忠心为主，俏红绡慧眼钟情，如此佳人义仆，恐此时不能再得矣。弟素性痴狂，志欲访遍名花，窃恐莫予云覩。若得红绡辈事之，弟之愿亦毕矣。』复道：『课作曾否带来？』拜林道：『文未带来，只携诗在。』乃索诗，展开细读，读至第四韵：『飞腾仙子术，窈窕美人躯。』不禁大赞道：『风流倜傥，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泽，足令读者神迷！第思红绡辈，此时虽不能遇，而风尘中亦多慧质。弟欲一访花丛，苟得知己能逢，亦何嫌飘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卑污，

耳目皆狭，胸次自小。所学者，婢膝奴颜；所工者，笑傲谑浪。即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钟耶？』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枝玉叶，士族官商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也。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梁夫人勋垂史册，柳如是志夺须眉，固无论矣。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阉党，风雅卓识，高出一筹。然则章台之矫矫，不大联于深闺之碌碌者乎？又况梨涡蕴藉，樊素风流，过虎丘而吊真娘，寓钱塘而怀苏小，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兄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扫兴，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挹香道：『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艳名久著？弟未曾一见，何不乘兴而去。』拜林称善。于是三人偕往。

甫入门，早有人通报，即请入室。见其高堂大厦，书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暂入座，有丽者姗姗至，道：『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三人偕之行，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俄闻异香一阵，别开洞天。室中陈设愈雅：上悬一额曰：『集红轩』，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寒江独钓图』，两旁朱砂小对，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炉烟袅袅，篆拂瑶窗；珠箔沉沉，帘垂银线。三人正观时，见两垂髻捧茶出，谛视之，肌理细腻，风雅宜人。又非俄顷，引导者爰启朱唇诘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仆等闻贵小姐芳名，如雷贯耳，倾慕久深，屡欲瞻仰仙姿，犹恐鄙陋无文，莫由晋谒。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故不揣冒昧，斋沐而来。倘蒙不弃，许覲兰仪，则镜阁妆台，尽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贵人，说那里话来。但家

小姐晨妆未罢，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拜林道：「不妨。」婢乃辞去。

又片时，忽听环佩珊珊，香风馥馥，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红轩。红羞翠怯，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貌如仙子，腰似小蛮，莲瓣双钩，纤不盈掬。上前与三人见礼，各叙姓名，然后道：「妾风尘陋质，貌乏葑菲，怎敢劳贵公子殷殷垂顾？」挹香道：「佳人难得震耳芳名，今蒙芳卿不弃，许见阶前，不胜侥幸。并知芳卿研究翰墨，酷爱诗词，佳作唱和，往来必广，未识可能拜通一二否？」幼卿道：「妾沦落烟花，确是性耽吟咏，故常蒙时流惠施藻句，时逢闺秀荣赐瑶章。妾虽酬答有诗，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拜林道：「儒林多陈腐之言，不堪悦目。苟有香奁白雪，彤管阳春，仆等视之不啻性命，望之胜于云霓，乞芳卿赐我侪一读，何异百朋之锡？」幼卿道：「即蒙君子见爱，妾何敢藏拙？尚望勿笑及幸。」遂命侍儿往取。未片刻，即携以出，上书『素芬集』，即示三人。中有《虎阜题壁》、《苏台怀古》、《牡丹八咏》，皆清丽芊绵之作。读到《感怀》一绝云：

年来飘泊混风尘，狼藉烟花命不辰。

佛纵有情怜浩劫，三生孽债亦前因。

三人阅毕，幼卿又出《莲花合掌图》求题，拜林乃题四绝以赠之云：

卿本瑶台小谪仙，天涯沦落有谁怜。

偶然解脱拈花谛，一笑皈依座上莲。

其二

绝代风流证夙因，莲花偶现掌中身。
瑶池姊妹应相忆，遍召蟠桃少一人。

其三

纵不香甜与玉温，衔珠鹦鹉已销魂。
原为童子从傍侍，合掌莲台拜世尊。

其四

杏黄衫子凤头鞋，罗袜青裙八宝钗。
自是画工描得好，分明丰致较前佳。

拜林题毕，挹香也赠诗一首云：

一曲坊歌子细听，凭谁慧眼早含青？

桃花带雨千般艳，柳絮随风几度经。

心性自然饶妩媚，腰支谁与斗娉婷？

痴情愿作司香尉，保护幽芳永系铃。

嗣后开筵款洽，曲尽绸缪，酒阑后，方才相别。挹香素性多情，已觉蛮蛮，正所谓：

月地花天留客醉，
红情绿意惹人迷。

不知以后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独自回家，静思日间所遇，虽称才貌兼全，然一面猝逢，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本欲细谈衷细，探其行为，奈叶、邹二人在座，不能进语。翌日独去私访，倘得一意中人，订盟未晚。主意已定，安寝寻梦。甫黎明，即起身梳洗，也不至书馆读文，即向堂上问安，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儿欲一往。』父母允许，惟嘱早归。挹香唯唯而出，不带童仆，独自一人，竟往章家。适月娥香梦未醒，婢欲告主人，挹香止之曰：『不可扰他清梦。我略坐片时，还欲别往，少顷再来。』言訖，身边取出四枚番饼，谓婢曰：『小生带得微意在此，送与姐姐买些脂粉。』婢见挹香与他银子，嘻嘻道：『小婢无功受禄，又要公子破钞，待小婢拜领。』挹香挽住道：『见笑！须些何足称谢？敢问姐姐青春几许？芳名定宜风雅。』婢道：『小婢蕖香，年才十五。』挹香又问道：『巷中共有几处平康？』蕖香道：『共有五处，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不时诗酒往来。其余虽皆相识，无非口面之交。』挹香又询余者三家，蕖香道：『一为胡碧娟，一为陆绮云，一为陈秀英。』挹香留心细记。坐少顷，辞出，至对门吕宅。

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人皆品章，吕有『双美』之誉。年二八，小字桂卿，又名琬玉。丰肌弱态，柔媚聪明。往谒即见，挹香上前说道：『仆慕芳卿，时存企望，前因不识仙源，未遑造谒；今幸幼卿姐指点，渔郎始得桃津可问。今蒙芳卿不弃刍蕘，遽焉容见，何有幸乃尔！』桂卿答道：『妾乏葑菲，自惭蒲柳。乃蒙幼姐姐齿及，得能亲瞻文采，实前缘也。』于是谦谦逊逊，叙谈良久始别。

复至胡碧娟、陈秀英、陆绮云三家，一访而归。行至半途，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住憩桥巷假母家中。今日既乘兴而来，不可不兴尽而返，于是迤迳前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响遏行云，知己到汪家。

入门至内，假母出接，见挹香少年秀士，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献茶毕，就问道：『公子贵姓？』挹香笑道：『姓金。』假母亦笑道：『公子为什么不姓潘？』挹香道：『这是何故？』假母道：『公子如此貌美，应该与潘安同族。』挹香又笑道：『如此说来，小生姓金不姓潘，则貌不美可知矣。』假母笑说道：『不是老身在这里说，想公子前生定是姓潘。』挹香大笑道：『可谓善戏谑矣！』假母道：『不是戏谑，焉得博公子一笑？且请问公子到来，定有见教？』挹香道：『小生自惭不美，所以要来访美人。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两位令爱，所以特来一访，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假母道：『小女村野陋姿，尤恐不当公子青睐。既蒙殷殷，亦小女有福，老身当唤他出来奉陪可也。』挹香道：『怎敢。』

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凡遇佳人丽质，总存怜惜之心，所以听见『唤他出来』四字，甚为跼蹐不安，故这『怎敢』二字，实由心之所发耳。于是引挹香斜穿竹径，曲绕松廊，转入一层堂内。虽非画栋雕梁，倒也十分幽雅。挹香心注美人，未遑遍览。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即便进内。挹香徘徊堂上，因想道：『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半晌，又想到：『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正想间，忽见两垂髻捧龙团出，奉与挹香，说道：『小姐午睡初回，我们去请来。』挹香道：『难为二位了。可对贵小姐说，缓缓不

妨，小生品茶相待。』言毕饮茶，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吃得甚觉心旷神怡。

良久，天色渐暝，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小姐出来。』挹香听见小姐出来，即忙立起身来，侧旁以待，早觉一阵香风，美人从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但见：

晕雨桃花为貌，惊风杨柳成腰。轻盈细步别生娇，更喜双弯纤小。云鬓乌连云髻，眉尖青到眉梢。

漫言当面美难描，便是影儿也好。

原来这美人姓陆，名丽仙。本是大家闺阈，因经水火刀兵，致遭沦滴。年方二九，秣纤得中。原籍毗陵人氏。工度曲，善饮酒，后来居上。人一见之，往往魂销魄散。挹香见丽仙装束可人，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早喜得心神俱醉。候丽仙到堂时，即躬身施礼道：『小生久慕仙珠，未遑造谒。只道明河在望，不易相亲，又何幸一入仙源，即蒙邀迎如故，真我金某之福也。』丽仙见挹香少年韶秀，早已心倾，又见他谦有礼，十分属意，因答道：『贱妾青楼弱女，何足为重？蒙公子一见钟情，大加谬赞，妾何有缘若此耶？但刻因午梦乍回，出迟为罪，公子请上，容妾谢罪。』挹香道：『得识芳卿，亦小生之奇遇。若得饱餐秀色，使魂梦稍安，感恩非浅，何必如此拘泥？』二人谦过了一回，各通姓氏，东西就坐。茶罢，丽仙道：『今蒙郎君垂顾，妾欲以一樽为献，聊申地主之情。若云餐秀，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闻之愈增惭恧。』挹香道：『白玉不自知洁，幽兰不自知香。是仆之饿心馋眼，一望神迷。若再坐，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仆窃去矣。』丽仙亦微笑不言，遂邀至媚香楼。

原来这楼是丽仙所居，计屋二椽，极为精雅。中间阵设客座，两旁桌椅工致。挹香环顾楼中，无殊仙府，中悬一额曰『媚香楼』，两旁挂一副楹联道：

丽句妙于天下白，仙才俊似海东青。

再看几上，罗列着图章古玩，博古炉瓶。傍一室即丽仙寢室。入室馥郁异香，沁入心脾，两旁悬挂书画、奕代物华，真个是神迷五色，目不暇接。挹香道：『芳卿人如仙子，室如仙阙，小生幸入仙源，真侥幸也！』丽仙道：『草草一椽，绝无雕饰，郎君直谓之仙，亦有说乎？』挹香道：『仆之意中，实见如此；若主何说，则又无辞以对。』丽仙道：『对亦何难？无非过于爱妾，故此楼亦邀青盼耳。』挹香听了，亦笑道：『仆之心，仆不自知，卿乃代为说出，芳卿之慧心，真超于千古之上矣。』

二人方绸缪问答，只见侍儿捧出酒肴，摆在楼中，请二人饮酒。丽仙道：『不腆之设，不敢献酬，望郎君鉴而开怀。』挹香初意只望一见为幸，不意比日间所遇，貌之超群，情又旖旎，又留入楼中，又芳樽款洽，怎不快心。甫饮数杯，早已情兴勃发。偷觑丽仙醉后风神，如芙蓉之带朝旭，妩媚更甚，即携壶斟酒一杯道：『仆遇芳卿有幸，请饮一卮。』丽仙笑道：『郎君是客，不应敬妾之酒。今妾受郎君之赐，亦该奉敬一杯。』言訖，把酒饮干，也斟上一杯，递与挹香。挹香饮毕。

二人正在缱绻，忽假母步来，道：『好呀，你们竟不用媒了！』挹香笑道：『男女相饮，虽近于私，然亦是宾主往来。倘若红丝系缚，还当借重于斧柯。』说罢，三人大笑。挹香已带微醺。半晌，谓假母道：

『方才妈妈不用媒之说，明明以媒自居，但不知妈妈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假母道：『公子放心，老身虽非吴刚再世，但今日执柯，亦可专主一二。请公子今宵于温柔乡安享甘甜之味，明日谢媒可也。』挹香狂喜，即斟酒一杯，向假母道：『月老请先饮一卮，谢媒明日何如？』丽仙见此行为，樱含一笑。原来挹香情窦虽开，因眼界自高，故犹是无瑕璞玉。此时醉眼情思，怎当得丽仙之风流调笑？你看我如花，我看你如玉，不觉十分难禁。正所谓：

红羞翠怯情偏笃，柳旁花随意易痴。

挹香即醉，即偕丽仙进房，四处又观看了一番，然后至内房，忽见桌上列一红装锦册子，上书『悦目怡情』四字，正欲展开，被丽仙双手夺去。挹香心疑甚，必欲一睹，丽仙勉强与之。挹香启视之，原来是四幅行乐图儿，上边皆标名色：一曰『戏蝶穿花』，一曰『灵犀射月』，一曰『舞燕归巢』，一曰『傍花随柳』，皆绘得穷工极致，旖旎非凡。况兼丽仙之千般妩媚，万种温存，乃替卸罗襦，代松香带，道：『醉已极了，玉漏已深，望芳卿伴我睡吧。』丽仙此际半羞半就，任挹香拥入罗帏。正是：

一对鸳鸯春睡去，锦衾罗褥不胜春。

要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话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甘甜尝遍，千般怜，万般爱，及至怜爱不得已之时，未免笑啼俱有。正所谓：

月正团栾花正娇，相逢恰是可怜宵。

携红握翠增怜惜，不问应知魂也销。

二人十分恩爱，枕边又添出无限温存，说得你投我治，不觉又沉沉睡去。直到次日红日三竿，方才起身。梳洗后，吃了点膳，然后回家。至书舍也无心攻读，静坐芸窗。不片时，金乌西返，玉兔东升。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食过晚膳，即就寝而卧。

谁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恍惚间，此身缥缈，如在云雾间一般，不由自主，迤迳而行。细视之，却非素来经过之地。但见隔岸鲜花，沿堤新柳，一弯流水，回绕小桥；烟霞泉石，幽异非常。娇滴滴名花欲语，脆嚶嚶鸟语频闻。行向前，见屋宇突耸，宛如宫殿。甫入门，见悬一额曰『有女如云』。至堂上，异香馥郁，人迹稀逢。信步入内庭，见朱栏曲折，秀石峥嵘，池亭缭绕，花木参差，其中陈设精致，皆非人世所有之物。正视间，忽见一垂髫童子至，乃问道：『君是何人？焉得到此？』挹香乃述其所由来，并询此为何地。童子道：『此乃清虚中院，院主即月下老人吴刚。凡世间姻缘一切，俱是院主执掌的，即世间佳人丽质，一旦尘缘谢绝后，俱在此处居住，故又名曰「留绮居」。今君有福至此，大有前缘。趁此院主往下

界巡察，待我引君一游如何？」

挹香大喜，即偕之行。见洞门双启，异境别呈。其中瑶草奇花，纷靡不尽，正中一殿，极尽崔巍。殿中列一仙斧，盖世俗相传斧柯之谓。又有三生石、赤绳等罗列其中。右边有一小门，上书『金屋』二字。启扉入，见绮罗毕集，众美娟然，一个个舞袖蹁跹，若要与挹香相见。挹香不觉神魂飘荡，连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见那众美人不慌不忙，都上前相见，都各陈名姓：有说是馆娃宫里来的；有说是手抱琵琶身，从马上来的；有说是琴心感触，炉边卖酒家来的；有说是采药相逢，马上折桃花的；有说是宫中留枕，寄与有才郎的；也有说是青璫偷香，分与少年人的；也有说是为雨为云，梦中曾相会的；也有说是似雾如烟，帐里暂时逢的；也有说是吹箫楼上，携手结同心的；也有说是侍瑶池题诗，改名姓的；也有说是身居金谷，吹箫恨无情的；也有说是掌上玉盘，马嵬留不住的。其余多环佩锵鸣，挨挨挤挤，都说道：『我等乃历代的有名国色，因参破红尘味，在这里静修的，故月老也不派我们下凡的了。』言讫各散，弄得挹香心迷神醉，应接不暇。

再行，又见一朱门，上有『六朝遗艳』四个金字，乃偕童子入。原来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内。挹香才入室，只听得莺声燕语，都道：『有情公子至矣，大家快些相见。』只听得环佩叮咛，俱出帙相接，周围侍立，锦簇花团。挹香倒觉不安，因说道：『众芳卿请坐，客拙生金挹香晋谒。』众美又推逊了一回，方才坐了。挹香便询首位美人，却是钱塘苏小。挹香听了，即出位下拜道：『仆慕芳名久矣。尝读《西湖

志》，见芳卿慧心青眼，绮思奇才，周济鲍仁，实巾幗之丈夫，不胜钦佩。自恨予生也晚，不能拜倒妆台，一亲懿教，不料今日相逢，实出于意外也。」小小挽之起道：「贱妾不辰，在昔堕风尘之内，犹幸者怜怜惜惜，未负年华。至于慧眼奇才，妾何敢当耶？」挹香道：「卿之芳名，不惟仆一人钦羨，即天下有情人皆已为之倾倒矣。惜乎鲍仁今日未遇芳卿，倘今日遇之，我知必向芳卿叩头如捣蒜矣。」言毕，又问其次，恰又是虎丘真娘，挹香亦下拜道：「仆慕卿卿，阅时已久，曾在墓上几度欷歔，所以「慕真」二字亦为卿而得。今者邂逅相逢，岂非天作之合耶？」真娘道：「君之钟惜，妾素深喻。前蒙冢上题诗，有新诗「空吊落花灵」之句，妾尝传诵不忘。今日之会，亦天意也。」挹香又与薛涛、关盼盼、马湘兰等叙谈良久。童子促之行，挹香道：「我不返矣。我今在众香国里，得能与众美人朝夕盘桓，亦奚必再思别往？」真娘笑道：「君日后名花相伴，正有一番风流佳话，毋愚快行。」挹香不觉凄然泪下，然后分别。

又随童子前行，回廊曲折，迤迳而来。至一处，上悬「薄命司」三字。挹香讶道：「薄命司乃《红楼梦》中黛玉等之仙居，缘何也在这里？」径入，见数美嘻笑，聚作一团，在内作扑蝶会。爰询童子，童子指着道：「此即宝钗、晴雯、湘云等也。」挹香叹曰：「原来才女性情，阴阳一例，生前如此，死后仍不改此风雅。」入内，四面观看，见左边另有朱门，铜环紧闭，上面亦有一额曰「绛珠宫」，挹香暗忖道：「此必林颦卿所居。」轻叩铜环三下，有侍儿启扉迎接，见挹香儒雅风流，乃问道：「相公何人？到此何事？」挹香道：「我乃薄福生金挹香是也。偶尔游仙，知绛珠宫在此，特来拜见潇湘妃子耳。」侍儿见挹香吐词风

雅，人亦俊秀，人告黛玉。黛玉许见，挹香即匍匐蛇行至黛玉前，说道：『小生金挹香，素读《石头记》，钦慕小姐态度幽闲，恒存臆羨。今日偶尔仙游，得蒙慷慨许见，鰕生有此，不胜幸甚。』言毕，拜倒阶前。黛玉暗忖道：『我只知贾宝玉一人痴情，詎意金某亦然如此。』乃笑道：『金生请起。我自避世以来，迄今二百余年。我们生平之事，本不足传述于人。曹雪芹先生曲为传出，虽是痴情佳话，第恐迷惑世人亦复不少。』挹香点头道：『诚哉是言也。仆读《石头记》，亦尝焚香叩首，倒拜殊深。更人友人邹拜林，谓小姐乃千古有情巾幗，又妙在不涉于邪，十分羨慕，因自号「拜林外史」。曾记有题赠小姐两绝云：

多愁多病不胜娇，孽海情天幻梦遥。

赢得后人偷洒泪，可怜午夜泣香销。

其二

西风蹂躏月凄迷，灯炮更残暗自啼。

珠泪难还情尚在，如何衰草覆长堤。

此诗仆传诵已久，亦可凉渠之情矣。』鰕卿道：『我自谢世以来，蒙曹君曲传情迹。之后，虽墨士骚人时加惋惜，而真心惜我者，惟君与拜林及秦淮校书斌龄三人而已。惜未见其人，不胜怅怅。』正说间，听重门启处，拜林突如其来。挹香大喜道：『林哥哥，我方才与妃子正在言君，君何亦得至此？』拜林不答，即向鰕卿处双膝跪下道：『鰕生幸甚，得遇芳姿。』说着，不觉双泪齐流。引得鰕卿亦两眶泪下，语不成

声。拜林又说道：『仆因日久钦慕，未克如愿。今日此身如梦，飘泊来前，得遇仙妃，实是饶天之幸。』顰脚道：『君之多情，我已深喻，但未识芳颜，徒劳企望。今得一见，我愿遂矣。』言訖，化阵清风，绝无影响。觉其地亦非来时路矣，拜林大恸欲绝。

挹香乃挽拜林，随童子复至一处，上悬匾额曰『五百年前旧定缘』，门前悬着一张谕条，上写着：

奉玉谕：此地乃注人姻娅、修造姻烟缘全谱重地，毋论闲杂仙童及凡人等，俱不准妄入。此谕。

挹香与拜林看了，大讶道：『此处有玉谕在此，不能径入，如何？如何？』童子沈吟良久，道：『君等不泄天机，无妨同人。』二人允诺，即从之人。见其中案牘如山，不可胜计，也有桑间濮上之案，也有淫妇奸夫之案，不一而足。又见两旁册子杂列，挹香窃视之，乃是注人妻妾，历历可稽，乃私向拜林道：『我们二人自称情种，不知日后该有几个妻妾，曷弗趁此一查？』乃启江南册视之，恰是拜林一案，上写『正室花氏』，下有偈语几句云：

平生正直，素性多情。

时怀丽质，常恋佳人。

室宜独占，星缺五卿。

他时解悟，圆寂功成。

拜林看了『正室花氏』，心中有十分相信，但偈句中有『室宜独占，星缺五卿』，却难解得。挹香又翻

阅至第四页，却是自己的名字，见上写正室钮氏，风尘中人，该在二十二岁完娶。下边亦有诗一绝曰：

情耽舞席与歌筵，花诰同邀福占先。

三十六官春一色，爱卿卿爱最相怜。

挹香看了，十分不解。正欲问童子，忽听仙乐悠扬，童子道：『院主至矣。』即促二人行。忽听得一声大喝道：『下界何人偷覬仙府？』二人没命而逃，满身大汗。及醒来，却是一梦。谯楼上五鼓频频，犹觉喘吁不定。自从这一梦，有分教：

痴情公子添情思，薄命佳人诉命艰。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

说话挹香一梦醒来，不胜惊奇，又将诗意细参，依然不解。甫黎明，起身梳洗，正欲往拜林处细诉其事，恰巧拜林来。挹香大喜，请入书房。拜林道：『我昨得一怪梦。』挹香道：『得非遇见潇湘妃子乎？』拜林大惊道：『如何与我梦相同？难道册子果同你一处见的？』挹香遂把昨日之梦细述一遍。二人正在详察那姻缘簿上的诗，忽叶仲英递来一信，启视上，上写着：

吴中才妓谢慧琼，风雅宜人，艳名久噪，门前车马如云。弟闻之不胜艳羨，意欲邀请二兄同访，谨于今晨候驾至舍，共作寻芳之侣，勿却是荷。

挹香笑道：『如何他知你在此？但他前日侃侃劝我，何今日亦自入其党耶？』于是二人便至仲英家，谈论了一回，啜茗毕，同往慧琼家来。

原来这慧琼原籍珠溪人氏，年方十七。才貌兼全，色艺为一时之冠，芳名有远近之誉。这也是红颜薄命的招牌，不必说他。但心性十分古怪，虽溷迹青楼，绝无脂粉之气，凡遇客来，无非以琵琶一曲、诗赋几章，博几两银子度日。欲选一可意人，了其终身大事。这日正在芳心辗转，忽鸩母走来道：『今日我儿有喜事到了。』慧琼道：『有何喜事？母亲如此快活。』鸩母道：『外边有三个与你一样标致的公子，说是特来访你，皆青年俊雅，勿任着自己性子怠慢。』慧琼见说，触了自己心事，即整衣出，见三人丰姿超俗，甚觉欢喜。拜林等见慧琼冉冉如仙子临凡，袅袅如嫦娥离月，乃一齐上前相见，各叙姓名。慧琼轻开檀口，

款吐莺声道：『久钦各位乃当今名士，一代骚人，贱妾风尘薄命，得蒙枉顾，何幸如之。』挹香道：『久慕芳名，思一见而未得。今幸此位仲兄挈仆登高，得能一晤，足慰生平。』慧琼见是仲英邀来的，便看了仲英一眼道：『仲英公子乃少年英俊，贱妾青楼薄植，岂足置贵人胸臆？』仲英道：『芳卿慧心兰质，自是离众绝类。每欲追随芳踪，奈俗事猬集，不果如愿。今幸相逢，确是天缘辐凑。相对芳姿，心神俱醉，不识芳卿其将何以发放我耶？』慧琼红垂羞靥，俯首不言。拜林笑谓仲英道：『仲弟忒煞情急了。』仲英道：『韶华满眼，春色恼人，雨魄云魂，能无飞荡耶？』说着，三人一齐大笑。正是：

风流原有种，慧性况多才。

两意相怜惜，春光费主裁。

大家正在诙谐之际，只见鸩母走来道：『酒席已排在松风小憩，女儿可请公子们一齐去饮酒。』原来这松风小憩乃慧琼的书室，一带斑竹栏杆碧纱窗，恰对着远山，四壁图画，满架琴书。三人坐定，啜茗焚香，各人入席，举杯谈笑。

仲英道：『久闻芳卿妙擅琵琶，当此良辰美景，原请一奏。不才虽非知音，愿以洞箫相和，未识芳卿以为然否？』慧琼笑道：『贱妾虽性喜琵琶，但愚如胶柱，仅堪击缶。公子艺精兰史，技越王乔，青楼下技，只怕不可并奏。』挹香接口道：『不遇知音不与弹，遇知音如仲兄者，尚有待乎？慧姐不必过谦，我等当洗耳恭听。』慧琼笑了一声，徐将宝鸭添香，然后四弦入抱，半面遮羞，嘈嘈切切，错杂弹来。仲英吹箫

和之，声调清亮，音韵悠然，果然吹弹得清风徐至，枝鸟徐啼，悄然曲尽，而尚袅余音。挹香拍掌大赞道：『琵琶之妙，真不减浔阳江上声也！』弹罢，仲英道：『我来说个酒令，要《诗经》一句，凑并头花一朵，能说则饮，不能则罚。』拜林、挹香齐道：『请先说。』仲英举杯说道：『月出皎兮，季女斯饥。——是并头月季花。』遂一饮而尽。拜林大赞道：『好！』挹香道：『我说。洗爵奠斝，手如柔荑。是并头洗手花。』亦饮讫。仲英道：『林哥哥，请说。』拜林道：『我说并蒂花可算？』仲英道：『好，算。』拜林说道：『驾彼四牡，颜如渥丹。是并蒂牡丹。』挹香道：『好个并蒂牡丹！如今要慧姊姊说了。』慧琼道：『我有倒有了，但是一句《诗经》，一句《易经》，可能算否？』仲英道：『这也不妨，请说。』慧琼道：『我说的是，有女如玉，其臭如兰。玉兰并蒂花。』三人大赞，重复各劝香醪，极尽缱绻。

酒既阑，拜林与挹香同向仲英道：『酒已阑矣，琵琶已听矣，秀色已餐矣。夕阳在山，其盍携手同归乎？』慧琼见说，目视仲英，有不舍使归之意。仲英神魂飞越，因对二人道：『天色尚早，不妨再坐片刻，兄何归心之急耶？』拜林暗已猜破二人心事，只做不知，便说道：『一日已尽，何惜片时，况此间离弟府甚遥，非兄独急于归，弟亦当自思之。』仲英此际欲归，见慧琼秋波情送，何忍遽别？欲不归，又被拜林正言厉色地再三催促，弄得没了主意，只是个徘徊不语。挹香道：『拜林哥，他也太作难了。仲英之心早已醉了，方才的琵琶，已作司马相如的琴心了，更欲何归？』于是命侍儿重整怀盘，再开樽罍，莺酣蝶醉。

瞥见玉兔东升，拜林道：『今日诸乐俱备，岂可无诗？况慧姐素擅诗词，当此酒绿灯红，苟不一觞一

咏，不教花月笑我侪俗物哉？」挹香道：「今夕仲哥合盃，理宜先咏，弟等和以贺之，方称韵致，况弟等在此，无非观其定情。仲英兄先请催妆，弟当与林哥哥端整打新郎矣。」仲英笑道：「既蒙二兄相推，弟只得首倡了，但诗题须二兄所命。」拜林道：「即事为题，何用别寻？」仲英点头，援笔立成一绝。拜林接来看，见上写着：

月正光华花正妍，新妆卸罢倩人怜。

绮罗队里寻芳去，好折池边并蒂莲。

拜林看了道：「此诗借景描情，以情托景，不即不离，韵和音雅，堪称绝唱。如今该是慧姐来了。」慧琼道：「妾鄙陋菲才，岂足与方家酬唱？倒是不咏的好。」挹香道：「久钦慧姐诗才，岂有不赋之理，定要请教，使我等一识香奁佳句。」慧琼道：「如此，献丑了。」于是不假思索，和成一首，诗曰：

懒向花前学斗妍，闭门辞俗少人怜。

临波有客钟情甚，甘露频施润素莲。

挹香见诗凄切，甚为惋惜，因亦挥成一绝云：

十里花香色正妍，天然丰韵见犹怜。

漫将媚语邀明月，腕底先开五色莲。

拜林听了，接下去也成一首道：

不调脂粉别生妍，如此名花合受怜。

独有游鱼偏意懒，仅看明月照池莲。

挹香看了道：『诗笔固佳，惜怀妒意。』拜林笑道：『鲁男子尚有动心，汉相如安得不风魔耶？』慧琼道：『明日妾有手帕交二人：一为朱月素，一为何月娟，素性风雅，酷爱诗词。翌日偕君等同往何如？』二人齐声称妙。拜林谓挹香道：『酒已尽欢，月将斜午。我们去吧，不要误了仲弟佳期。』仲英道：『夜深路远，不如在此联榻吧。』挹香笑道：『别榻可联，此榻只怕不可联。』仲英自知失言，彼此相顾大笑。二人然后起身，与慧琼订了明日往朱月素处之事，始别。

未识明日果去一访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

话说金、邹二人，乘着月色皎皎，各自回家，一宵无语。明日，挹香约了拜林，至慧琼家中。恰巧仲英方起，挹香笑说道：『昨宵佳景，不言可喻，十二巫峰定供兄游尽矣。』一面坐下，一面看着慧琼，谈谈说说。待仲英梳洗皆，慧琼即命侍儿引领三人到朱月素家，并言自己随后就来。

却说那朱月素，乃毗陵人氏。容貌秀冶，态度端庄，性耽吟咏，对客有可怜之状。深于情，与慧琼最契，订为手帕之交。闲尝诗歌酬唱，风雅绝伦。其妹何月娟，亦风尘中之翘楚。挹香等三人入其家，侍儿把三人委曲陈说了一遍，今因闻名，特来求见。月素甚钦敬，见挹香情深意挚，更加眷爱。三人正与月素、月娟谈论，忽报慧琼至。相迓入座，慧琼即启口道：『愚妹昨宵得遇三君，三觞一咏，畅叙幽情。言及吾姊闺阁奇才，渠等特来晋见。』月素笑道：『愚姊夤陋无才，乃蒙贤妹殷殷称述，何幸如之。』遂相邀至护芳楼中。

原来这护芳楼乃是月素卧室，外房陈设幽雅：雕栏画栋，绣幕罗帏。地铺五彩绒毡，壁悬『八爱』名画。中挂湘竹灯四，系绘《六才》全本，中设楠木天然几、玳瑁石四仙书桌，古铜瓶中养碧桃一枝，壁厢位置竹叶玛瑙榻床，红木圆台亦甚精巧。傍有一纱厨，厨门启处，别有洞天，盖月素之卧室也。其中动用之物皆摺扇式，沿窗列一紫檀妆台，上用乡花红呢罩。又一榻床，榻前悬一立轴，系绘『文君私奔图』。左右楹联，笔法甚秀。其句云：

月里娥攀月里桂，素心兰对素心人。

珠帘隐隐，香雾沉沉。其最雅者，朝外排一床，系红木雕成全本《红楼梦》传奇，四围皆书画。纱窗内悬异式珠灯，外悬湖色床幔，左右垂银丝，钩幔之内悬一小额曰『温柔乡流苏账，鸳鸯被合欢枕。』俱异香可爱。

三人观毕，挹香笑道：『妹妹，你这温柔乡中有什么好处？』月素正要答言，拜林道：『温柔乡乃取『温香软玉』之意，又名『摄魂台』，凭你英雄，到了这台上去，其魂总要被月素妹妹摄去的。』挹香笑道：『怪不得我此时酥迷迷的，脚要出去，心不出去，原来这魂被月妹妹渐渐摄去了。』月素笑了一笑，把挹香打了一下，又指着拜林道：『都是你强词夺理。』慧琼笑道：『月妹妹，不要发急，只要不把挹香弟的魂真正摄去就是了。』月素听了，便走过来把慧琼掀倒了，骂道：『慧丫头，我不饶你。什么叫摄去不摄去？你知道『摄挹香弟的魂』这句话，我却不懂。谅你摄过他的魂，所以一气儿来打趣。』说着，便不住地咯吱。慧琼道：『姊姊，我不敢了。』便喊挹香道：『你何不来帮一帮？』月素道：『你来帮了慧丫头，我不依的。』挹香只得上来解劝，与月素作了四个揖，要跪下去，方才饶了。慧琼起来，弄得蓬松两鬓，仲英代整理了一回。然后月素命治酒相款，又命人去邀请众姊姊作一佳会。

不一时，来了九位美人，都是如花似玉。你道那九个？一个是铁笛仙袁巧云，人才蕴藉，书法风流；一个是鸳鸯馆散人褚爱芳，春风玉树，秋水冰壶；一个是烟柳山人王湘云，可人如玉，明月前身；一个是

爱雏女史朱素卿，花能解语，玉可生香；一个是浣花仙使陆文卿，逸志凌霄，神仙益智；一个是惜花春起早使者陆丽春，眉横远黛，眼溜秋波；一个是金铃待系人孙宝琴，志和音雅，气爽神清；一个是秋水词人何雅仙，丽品疑仙，颖思入慧；一个是探梅女士郑素卿，薰香摘艳，茹古涵今。皆月素知己，故特简相邀。趋来顷刻，一霎时满坐皆春。挹香等三人如游花国，不知身在何方。细数之，恰恰金钗十二。月素与慧琼亦甚欢喜，乃道：『辱荷诸姐妹不弃，齐来践妹佳约。愚妹因蒙这三位公子过舍清谈，聊设一樽，特邀众位作一陪宾耳。』众美人道：『又要姊姊费心了。』

正说间，侍儿来禀道：『酒席已排在浣花轩，请公子与众小姐饮酒。』于是月素等请三人先行，众美人姗姗随后。花围翠绕，非有福者，不能得此。正所谓：

才子易教闺阁美，丈夫总有美人怜。

至轩中，三人重复观玩，见其中修饰，别有巧思。轩外名花绮丽，草木精神。正中摆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中，众美亦序次而坐：

第一位 鸳鸯馆散人褚爱芳

第二位 烟柳山人王湘云

第三位 铁笛仙袁巧云

第四位 爱雏女史朱素卿

第五位 惜花春起早使者陆丽春

第六位 探梅女士郑素卿

第七位 浣花仙使陆文卿

第八位 金铃待系人孙宝琴

第九位 秋水词人何雅仙

第十位 传春使者谢慧琼

第十一位 梅雪争先客何月娟

末位护芳楼主人自己坐了，两旁四对待儿斟酒，众美人传杯弄盏，极尽绸缪。

挹香向慧琼道：『今日如此盛会，宜举一觞令，庶不负此良辰。』月素道：『君言诚是，即请赐令。』挹香说道：『请主人自己开令。』月素道：『岂有此理！还请你来。』挹香被推不过，只得说道：『有占了。』众美人道：『令官必须先饮门面杯起令才是。』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一杯酒，奉与挹香。挹香俱一饮而尽，乃启口道：『酒令胜于军令，违者罚酒三巨觞。』众美人唯唯从命。挹香又说道：『是令用三句成语，首句用《诗经》，次句用曲牌名，末用古诗一句作收。诗中要有「花」字，凡数到「花」字何人，即交令于何人，然后饮酒起令。』众美人俱道：『妙极！请先说吧。』挹香道：『若不能说，或不通，俱要罚酒一斗。』陆丽春笑道：『知道了，不要啰嗦，快些说。我们输了，不怕你不代我们饮酒。』挹香笑了一笑，

乃先说道：

载骤駉駉，醉花阴，出门俱是看花人。

挹香说完，顺位数去，恰是袁巧云饮酒。侍儿斟了一杯，巧云饮毕说道：

我有嘉宾，醉太平，数点梅花天地心。

念毕，轮着陆文卿饮酒，于是也说道：

公侯干城，得胜令，醉闻花气睡闻莺。

何月娟听见道：『如今要我吃酒了。』即持杯一饮而尽，便说道：

三五在东，一点红，桃花依旧笑春风。

月素听见，笑说道：『好虽好，惜乎稍见色相。』乃饮尽一杯，说道：

今夕何夕，三学士，一日看遍长安花。

挹香大赞道：『好，好，好，好，好一个「一日看遍长安花」！』细数之，恰是陆丽春吃酒。丽春饮了一

杯，即念道：

言念君子，望江南，和雪看梅花。

月素道：『第五个「花」字，应该慧琼妹吃了。』慧琼饮了酒，说道：

载笑载言，上小楼，醉折花枝当酒筹。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雅仙笑道：『这个人吃得这般醉法，还能到小楼上去，亏他梯子上不掉下来。』慧琼笑道：『他不见醉，因为这魂被人摄去了，所以载笑载言，如醉人的一般。』刚说到这里，月素笑着出席来要拧他，拜林、挹香等过来劝开了。众人不解，笑问道：『月素姊姊这般着急，却是什么解说？』挹香说明了，各人方才晓得，又笑了一回，弄得月素骂这个，说那个。宝琴笑道：『月妹妹不要着急了，我们令尚未完呢？这第三个「花」字又该挹香吃了。』挹香饮干了酒，便指了巧云，笑说道：如此邂逅，何傍妆台，且向百花头上开。

袁巧云听了，笑道：『你这涎脸到如何了呢？这「花」字又要我吃酒了。』挹香笑嘻嘻道：『这是小弟敬姊姊一杯成双酒。』大家听见了，多笑说道：『成双杯，不错，不错。』巧云只得饮了一杯，说道：

载驰载驱，思归引，牧童遥指杏花村。

说毕，恰是何雅仙吃酒，吃了然后说道：

未见君子，懒画眉，断楼烟雨梅花瘦。

拜林听见第六个「花」字，乃持杯讨酒道：『我正要酒吃，快些斟来。』侍儿筛了一杯，一饮而尽，便说道：

彼美孟姜，骂玉郎，春来多半为花忙。

挹香听见，拍手道：『好一个「骂玉郎，春来多半为花忙」！』湘云道：『这个人也太醉了，就是为花

忙，也是爱惜名花之意，只要雨露均调便罢了，怎么倒骂起来呢？」月素道：「若能如此，就好了，只怕不能的多。」慧琼笑道：「要除是摄了魂去，便偏了一人了。」挹香道：「罢了，我们也不是见新忘旧的，你们也莫疑到这上头去。」月素本要与慧琼说什么，听了挹香这话，也罢了。爱芳道：「我们不要多说，耽搁时候了。如今要轮郑素卿姊姊了，我们听郑姊姊的令吧。」于是素卿也吃了一杯，说道：

灼灼其华，琐窗寒，深巷明朝卖杏花。

大家听了说好。叶仲英笑了一笑道：「如今这「花」字该我吃了。」乃干了一杯，即说道：

汉有游女，脱布衫，迷路出花难。

慧琼正拿了一杯茶，含在口中要吃下去。听了这令，不禁「扑嗤」的一声，把茶喷了出来，喷得雅仙襟上都湿湿的，一边笑道：「这个游女真不要脸面，怎么脱了布衫呢？」文卿笑道：「我看《西厢记》曲本上有一句「春香抱满怀」，这女想是脱了布衫，要把春意散发散发，也未可知。」朱素卿道：「令尚未完，如今该是哪位来了？」湘云笑道：「你的爹要说，谁敢说呢？」月娟笑道：「你的爹还有不全之处？」宝琴笑道：「只要教人补一补，就全了。」湘云啐了一口。丽春笑道：「若依湘云姊说，你们做了爹，金挹香反做了娘了。」爱芳笑道：「香哥哥倘是算娘，将来娶了妻妾，养了孩子，倒是爹爹多娘少了。」拜林听了，拍手大笑起来。挹香起来，要捻爱芳，一面笑道：「你为什么说笑话编派着我？」爱芳两手捻住了挹香手，说道：「我不敢了，可怜我又无力气挡你。香哥哥，你饶了我吧！」说得挹香倒怜惜起来，反把爱芳的酒

换了一杯热的，端起来贴在唇边，与爱芳吃了，又夹些炖火腿与他口中，然后归坐。湘云说令道：

桃之夭夭，忆多娇，惜花春起草。

念完，乃朱素卿饮酒，说道：

女子善杯，并头莲，野馆浓花发。

素卿念毕，向宝琴道：『小妹奉敬一杯。』宝琴吃了酒，便说道：『我要香哥哥再吃一杯。』挹香道：『莫非也是成双杯么？』便命侍儿斟了一杯酒，先吃了听令。宝琴便说道：

不我遗弃，倘秀才，耶溪风露藕花开。

挹香听了道：『妙，妙，妙！该吃，该吃。』于是饮了一杯，便说道：

君子好逑，好姊妹，梨花瘦尽东风懒。

挹香说毕，恰是第一位褚爱芳吃酒。爱芳道：『令也完了，我也不说了。』大家道：『再说一个，然后交令。』爱芳只得念道：

东方未明，恨更长，踏花归去马蹄香。

说完，又是袁巧云，吃酒毕，对挹香道：『请令官收令。』挹香便念道：

有女怀春，锁金帐，少年惜花会花意。

挹香收了令，便说：『如今做些什么？』月素道：『我昨日编一曲《梁州序》在这里，来唱与你们听



中國歷代

材料書目

卷八八

一三九〇〇

听可好？』众人拍手称妙。于是月素款吐莺声，轻开绛口，悠扬婉转地唱了一回。已是杯盘狼藉，晷影偏西，大家始别。挹香自从认识月素之后，朝夕往来，倍觉亲热。

未知怎样钟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柬邀众美拟集闹红

话说挹香自遇月素之后，十分倾慕。月素与挹香亦甚绸缪，谈诗饮酒，日夕过从。一日，挹香至月素家，适遇午睡未醒。挹香入房，见月素睡在侧首榻上，覆着红纱被，靠着鸳鸯枕。秋波半闭，睡态正浓，又见一湾玉臂微露袂外。天时虽届清和，尚觉寒气袭人，挹香十分爱惜，轻替藏入被中，自坐榻边守候，不去扰他清睡。良久，见月素娇躯忽翻，秋波斜溜，道他香梦已醒，不道又向里床睡去。挹香不去惊他，自往妆台前观看了一回。

又片刻，始闻啾啾莺声。美人梦醒，睡思朦胧，瞥见挹香，问道：『谁人擅闯闺房，扰人清睡？』挹香如奉纶音一般，走过去道：『月妹妹，是我。已经来了半天矣。』月素打了一个欠伸，搓了搓手，揩揩眼睛一看，笑道：『原来是你。』便道：『你可是来了一回了？我此时懒极，烦你把鸭鼎中熬的甜香，在抽屉内，去加些，再把妆台上的兰丝烟儿装一管，我，呵，呵，你肯不肯？』挹香笑道：『有什么不肯？你自睡着。』说罢，便把香来添了，又装了一管烟，递与月素。月素半笑不笑道：『多谢你。你坐在这边，我与你说话儿。』挹香一面坐着，一面挽了月素的手。正在旖旎，忽一垂髫婢来禀道：『外边林婉卿小姐请见。』月素听见，乃起身道：『说我出接。』侍儿奉命而去。挹香乃问道：『婉卿何人？』月素道：『亦是我之手帕交。其性格温柔，姿容妩媚，少顷瘦腰郎见之，难保不真个销魂也。』一面说，一面出接。

挹香等了一回，只见美人姗姗入室，与挹香见礼毕，然后入座。挹香因月素一席话，十分留意，细端

详这美人，年约二九，生得果然妩媚。但见：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情雨恨云愁。脸似三月桃花，每带着风情月貌。纤腰袅娜，拘束得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皎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挹香从头的看到脚，风流往下落；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情，水晶盘内走明珠；论态度，红杏枝头笼晓月。薄施淡扫，已觉妖娆；粗服乱头，也饶蕴藉。秣纤合度，修短得中。凭他粉琢香堆，成之不易；就使脂烘铅晕，画也都难。看了一回，心中想道：『无怪月妹啧啧赞扬，果然不亚名花。如今双美相对，真金挹香之幸也。』婉卿见了挹香，便问道：『这位何人？』月素道：『此即妹向所与姐谈之金挹香也。』婉卿恍然大悟，把挹香细细一看，果然潘安风雅，宋玉温存，私心窃喜，乃赧道：『久慕公子才华蕴藉，情思缠绵，今日天假之缘，得亲芝范，不胜幸甚。』挹香不答一言。只因见了婉卿，此时烂泥菩萨已落在汤罐之中，故而不知不觉。月素把挹香轻轻打了一下道：『痴郎真个应我言矣。』挹香倒觉有些不好意思，乃向婉卿道：『芳卿仙居何处？贵姓芳名尚未聆教。』婉卿道：『贱妾陋巷非遥，就在富城坊巷。贱姓林氏，小字婉卿，与月妹妹手帕知交。今日闲暇来叙，得遇贵公子，实出于妾之意外。三生石上谅有夙缘也！』大家谈笑一回，已是上灯时候。侍儿即排酒房中，三人畅饮。

席间，挹香谓月素道：『如此良辰美景，众姐妹又与我金某有缘，日夕同二三名媛相叙相亲。我金某如花间蝴蝶，赏遍名花，此中佳景甚觉可喜。第思既得美人，宜兴佳会。我欲翌日集一闹红会，买一画舫，

游于虎丘之滨，邀众姐妹作竟日之游，未识二卿肯容我否？」月素、婉卿齐声道：「好。」挹香乘着酒兴道：「二卿既许，谅余外姐妹无不曲从，须今夕预邀，庶免明日局促而阻此佳会。」遂总书一束，托月素家侍儿各处一行。上写道：

翌日买舟于虎丘之滨，拟集闹红会，聊设洁樽以俟，屈众芳卿玉趾一移，毋负春光。至盼！至盼！舟泊太子码头。辱爱生金挹香订。

写毕，又填了众美人名字，付与侍儿，连夜往各家邀请不表。

再说三人传杯弄盏，已及二鼓，婉卿辞月素乘轿归家。挹香酒意甚浓，况与月素十分眷恋，乃笑谓月素道：「今日我已大醉，谅妹妹决不让我归去的了，我只得住在这里了。」月素道：「你这个人真个好笑，并没有人留你，你竟会自己开船解缆。但是留你住在这里，只好有褻你去同老妈妈睡。」挹香见月素心许口非，乃笑答道：「若云与老妈妈同睡，这也何妨，只要妹妹过意得去就是了。」月素笑了一笑，把挹香看了一眼，乃道：「痴生利口，算你会说便了。」挹香又说道：「我醉已极，要睡了。」月素只得替他解衣而睡。挹香道：「好妹妹，你也早些来睡罢。」月素听了，将秋波一溜，走向外房。

挹香才入帏，觉一缕异香，十分可爱。少顷，月素亦归寝而睡，乃问挹香道：「你平日在家作何消遣？」挹香道：「日以饮酒吟诗为乐，暇时无非以稗官野史作消遣计耳。」月素道：「你看稗史之中，孰可推首？」挹香道：「情思缠绵，自然《石头记》推首。其他文法词章，自然《六才》为最。《惊艳》中云：

「似啁啁莺声花外啾」，这「花外」二字，何等笔法！「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这「怎当」二字、这个「那」字，愈加用得好了。双文态度情趣，全吃紧在这个「那」字。《前候》中云：「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你想妙不妙？「才子佳人」四字下，忽写此「信有之」三字，真是古今佳话！惟才子佳人方肯下此三字。假令琪非才子，双文非佳人，读者焉肯遽羨？除非真才子、真佳人，这「信有之」三字方能妥贴。」月素笑而点首。挹香又道：「我还记得《酬简》中一出，甚属绮丽。我来念与你听。」便说道：

〔胜葫芦〕软玉温香抱满怀呀，刘阮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但蘸着些麻儿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姣香蝶恣采。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檀口搵香腮，我忘餐废寝舒心爱。若不真心耐至心挨，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甜来。

〔青哥儿〕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

挹香唱毕，月素道：「『油嘴。』」挹香道：「这多是「才子佳人信有之」事呵。」二人俱笑了一回，然后睡去。正是：

万种风流无处买，千金良夜实难消。

明日起身，催促月素梳洗毕，即命侍儿唤定了石家两只灯舫。挹香乘马，月素坐轿，同至太子码头船上。原来吴中的画舫与他处不同，石家的灯舫又比众不同，只见：

四面遮天锦幔，两傍扶手栏杆。兰桡桂桨壮幽观，装扎半由罗纨。两边门径尽标题，秋叶式雕来

奇异。居中江木小方红几，上列炉瓶三事。舱内绒毡铺地，眉公椅分列东西。中挂名人画，画的是妻梅子鹤。四围异彩名灯挂，错杂时新满上下。

二人看罢入舱。傍人送茶毕，挹香谓月素道：『今日如此佳会，谅诸姐妹必不失约的。』月素道：『你且放心，姐妹们知你风雅，无不过从。』

正说间，忽见岸上两对待女、两乘蓝呢中轿远远而来。月素道：『如何？你看岸上两肩轿子，不是来赴约的么？』挹香望了一望道：『果然。』正在欣欣之际，轿子已至船边。出轿后，侍儿扶至船上。你道是谁？却原来是陈秀英同着院中新来的张飞鸿。挹香见是秀英，即忙出舱相接，携手同进入座。献茶毕，挹香道：『我自杏花时节造府，得睹仙姿，时存念慕。本欲趋前问安，奈日夕不暇，多致抱歉。凉芳卿知我，决不责予薄幸也。这位何人？』秀英道：『妾自识君之后，钦慕常深。每欲造府请安，犹恐诸多未便，故于幼卿姊处时时问及。知君玉体安和，妾心稍慰。蒙昨日折谏相邀，是以特邀院中新到的这位飞鸿姊姊来赴盛会。』挹香大喜，与飞鸿叙了一番寒温，秀英亦与月素各通名姓。

俄见轿子又到，家人通报，却有梅红京片先至。挹香倒呆了一呆，只道：『谁人拜谒？』接柬视之，上写着『章月娥』三个大字。挹香大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幼姊姊使此伎俩。』乃接入舱中。犹未坐定，又报林婉卿至，于是月素出接，彼此殷勤。月素道：『姊姊通宵归去是夜深了，愚妹甚是不安。』婉卿道：『昨宵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今日正欲奉谢，何吾姊反出此言耶？』彼此谦逊一回，然后入舱。与众

人相見畢，婉卿明知挹香在月素家止宿，故对挹香笑而不言。挹香道：『婉姊姊，为何对我嘻笑？』婉卿也不与他说什么，仍旧笑而不言。挹香会意道：『我知道了。』

正谈说间，又报袁巧云至，只见后面随着四乘轿子，细视之，皆非相识者。挹香俱邀入舟中，向巧云道：『小弟聊设粗肴，欲举佳会，乃蒙众仙子下降，实小弟之幸也。』巧云道：『昨蒙柬招，十分雅意，故约众姐妹同来赴会。』挹香乃请问姓氏，却原来一个是胡碧珠，一个是蒋绛仙，一个是方素芝，一个是梅爱春，并皆倾国倾城，风流绰约。挹香十分欢喜。

正说间，陆丽春与孙宝琴、何雅仙三人又到，挹香款接不暇。宝琴对挹香道：『主人翁何其多能也。』挹香道：『既蒙诸芳卿玉趾齐移，鰕生何敢贪安而失迓迎之礼耶？』正说间，又见陆绮云、朱素卿亦乘轿而至，挹香皆接入舱中。珠围翠绕，已来了十四位美人，连月素已成团栾之数。幸舟颇宽敞，尚觉不少。挹香早喜得手舞足蹈，说道：『今日如此天气，如此美人，真不负此佳会矣！』正所谓：

漫邀琼岛诸仙子，同赴瑶池集酒觞。

未识再有人来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品名花二生逸致 奏妙技诸美才能

话说金挹香在画舫中设此佳会，已来了十四位美人，十分得意。原来挹香人才风雅，貌亦俊秀，又多情，又慷慨，是以众美人有爱他的，慕他的，怜他的，所以花国寻芳，独占尽许多艳福。

此时，众美人咸集舟中，又来了王湘云、吕桂卿、胡碧娟、陆丽仙、郑素卿、褚爱芳、陆文卿、谢慧琼八人，都是认识的，纷纷攘攘，艳丽入舱。挹香想到：『如此盛会，必须邀拜林、仲英来到，畅叙方妙。』主意已定，即取名帖，两处往邀。少顷，舟人归。知仲英有事他出，拜林即来，挹香大喜。未片刻，拜林来，笑道：『贤弟可谓雅极矣，为何不早来邀我？』挹香道：『此刻日在未午，尚不嫌迟。你看美人如此之多，林哥能不销魂否？』拜林细把美人一数，已有二十三人，说道：『惜乎楝子花未到，尚少一人。不然，司空之《诗品》不能专美于前矣。』正说间，忽闻何月娟至，拜林道：『乐哉花品成矣！』众美人亦大喜，一齐相见。挹香命舟人就此开船。

拜林道：『如今好品花矣。』挹香道：『好。』拜林道：『今日品花，须照各人性情态度。用《红楼梦》人名，借美分题，并撰以赞，未知可否？』挹香点头道：『倒也新奇。』于是磨墨伸纸，二人评议。拜林道：『我等亦逢场作戏，决不徇私，谅众芳卿必不怪我。』大家笑说道：『妾等蒲柳之姿，惟恐不足当二君雅赏，何怪之有？』挹香道：『如此，月素妹妹好品为黛玉。』拜林道：『桂卿姐好品为宝钗。』挹香道：『爱芳妹好品为元春，湘云妹好品为探春。』拜林道：『这位丽仙姐倒好品为惜春，幼卿姐当品为袭人。』月

素道：『飞鸿姐与婉卿姐当品为宝琴、王熙凤，绛仙姐姐好品为春纤。』丽仙道：『雅仙与宝琴好品为湘云、紫鹃。』雅仙道：『丽春姐，你好品为妙玉。』挹香道：『碧珠、爱春、秀英、巧云四位妹妹好品为莺儿、小红、鸳鸯、岫烟。』拜林道：『李纨该品朱素卿妹妹。』挹香道：『春燕该品陆绮云妹妹。』拜林道：『何月娟、郑素卿两位妹妹好品为晴雯、巧姐。』挹香道：『可卿该品谢慧琼姐姐。』拜林道：『文卿姐当品香菱，胡碧娟妹妹宜品为秋纹，素芝妹好品麝月。』不一时，众美品全。拜林即写出了，又与挹香同撰赞语，以表其美。上写着：

黛玉品朱月素

赞曰：多愁多病，倾国倾城；以玉为骨，以花为情。

元春品褚爱芳

赞曰：才逾苏小，貌并王嫱；韵中生韵，香外生香。

探春品王湘云

赞曰：舞态蹁跹，憨情蹴踘；远黛含颦，春山半蹙。

宝琴品林婉卿

赞曰：好花含萼，明珠出胎；娇如红杏，淡拟寒梅。

熙凤品张飞鸿

赞曰：香气沁骨，宝光袭人；其秀在貌，其媚在神。

袭人品章幼卿

赞曰：初日芙蓉，晓风杨柳；玉骨冰肌，锦心绣口。

可卿品谢慧琼

赞曰：卓犖潇洒，蕴藉风流；春花两颊，秋水双眸。

妙玉品陆丽春

赞曰：品拟飞仙，情殊流俗；明月前身，可人如玉。

宝钗品吕桂卿

赞曰：春风玉树，秋水冰壶；神清意远，态丰音腴。

惜春品陆丽仙

赞曰：骨柔肌腻，肤洁神清；身轻如燕，语细如莺。

紫鹃品孙宝琴

赞曰：海棠荫护，芍药霞烘；轻盈合度，秣纤得中。

岫烟品袁巧云

赞曰：美欺西子，貌笑东施；轻盈如燕，柔滑如萸。

巧姐品郑素卿

赞曰：轻烟月瘦，雪韵花姣；慧心香口，莲步柳腰。

香菱品陆文卿

赞曰：冰雪团成，琼瑶琢就；其态在愁，其韵在秀。

秋纹品胡碧娟

赞曰：纤音遏云，柔情如水；活色生香，嫣红姹紫。

莺儿品胡碧珠

赞曰：纤腰袅娜，粉面光华；憨啼吸露，姣语嗔花。

晴雯品何月娟

赞曰：梨花着雨，芍药笼烟；姿神娟洁，骨格仙妍。

湘云品何雅仙

赞曰：双环泥绿，高髻蟠云；芳心脉脉，绮思殷殷。

李纨品朱素卿

赞曰：逸气凌云，神仙益志；慧心青眼，雅态芳思。

麝月品方素芝

赞曰：一弯蹴鞠，十佛玲珑；舞如飞燕，态欲惊鸿。

春纤品蒋绛仙

赞曰：凌波冉冉，仙骨珊珊；秣如桃李，香逾芝兰。

春燕品陆绮云

赞曰：志和音雅，气茂神清；千娇侧聚，百媚横生。

鸳鸯品陈秀英

赞曰：飘香疑麝，吹气如兰；柔情脉脉，秀骨珊珊。

小红品梅爱春

赞曰：香温玉软，雪艳花浓；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拜林与挹香品毕，丽仙道：『金挹香，你自己品为何人？』婉卿接口道：『自然是宝玉了。』拜林道：

『我也来撰一赞。』便想了想，写在众美之下道：

宝玉品金挹香

赞曰：痴别有痴，情独钟情；风流公子，艳福书生。

众人俱大赞道：『挹香是宝玉，月妹妹是黛玉，怪不得如此多情！』众人说说笑笑，已抵虎丘。挹香

吩咐两舟排四席酒肴，一齐畅饮。酒至半酣，挹香道：『如此胜会，不可辜负良辰，众芳卿可将平生所嗜

好，各献一技于筵前，以博一乐。随其所好，幸勿谦逊。如违者，当以金谷为罚。」众美欢诺，遂依品花图
为序，首位就是月素。月素道：「我无一技之长，只好罚酒。」众美道：「不可谦逊，我们当静候佳作。」
月素想了一想道：「我来填阕词儿可好？」众人齐声称妙。月素道：「即事有题，众位听着。」词曰：

珠玉垂肩翠满头，莲想双钩，波想明眸。箏弦清脆笛声幽。燕样身柔，莺样珠喉。 绿酒红灯

敞画楼，唱惯梁州，舞惯伊州。宜嗔宜喜亦宜愁。吟也风流，醉也风流。

右调·一剪梅

月素写好，递与众美道：「小妹献丑。」大家接过来，细看一回，齐声称赞，便道：「如今要请教爱芳
姊姊了。」爱芳道：「小妹不才，愿奏瑶琴一曲，不识可好？」众人道：「好，好，好。我们当洗耳恭听。」
爱芳一面命小婢添香，一面携琴，敛容屏气抚之，极目送手挥之妙。清韵悠扬，弦音嘹亮，既而宫变为徵，
渐觉激昂慷慨，悲壮淋漓。其声宏以远，其调高以吭，细听之，盖如《胡笳十八拍》也，又弹《平沙落雁》
一曲而罢。挹香大赞道：「高山流水，不亚伯牙。如今要请教湘云妹妹了。」湘云道：「我来画幅梅花吧。」
于是横屏伸纸，唇脂含毫，点染极工致，烘衬极精神，片刻画成一枝红梅，似岷山红雪，十分清艳，大有
横斜老干之势。众美大喜道：「如今要婉妹妹来了。」婉卿道：「如此佳会，不可无诗，小妹奉题一律何
如？」拜林道：「好。」于是婉卿也不思索，即挥毫，立成一律，递与众人。大家接来观看，见上写着：

诗曰：

东风淡荡黯魂销，一样梅花趣独饶。

素质肌妍消粉本，绛仙春醉晕红潮。

光凝锦帐千重叠，色借胭脂一点描。

流水空山霞自落，凭谁染出几分娇？

婉卿诗毕，大家道：『吟盐咏絮，庾鲍风流。如今要请教飞鸿姊姊了。』飞鸿道：『我来和婉卿姊姊红

梅一律。』乃拈笔写了一首。诗曰：

芳讯初看透一枝，谁家咏就访梅诗？

缟仙扶醉含娇态，绿萼添妆斗艳姿。

瘦岭春回空溅血，罗浮梦醒渐凝脂。

前生定是瑶台种，偶谪人间小别离。

月素看毕道：『雅丽之句，不可多得。如今要轮幼卿姊姊了。』幼卿道：『我来摆一局象棋热，与慧琼

姊姊对下。』众人道：『好！』即命侍儿排上棋枰。幼卿东一着，西一着，摆成一个车马临门势，与慧琼二

人对弈。两人参了良久，仍是一盘和棋。

陆丽春道：『如今要轮着我了。我与桂卿姊来下盘围棋吧。』挹香道：『好，好，好。我来督阵。』于

是二人坐下。挹香在旁看着，不一时，知白守黑。丽春三六另起，桂卿下一玉树。丽春不飞角，拈一子九

五镇，桂卿一折。丽春飞行一子，即来封角，桂卿托一子。顷刻间，黑白已成一势。桂卿正要叫吃，挹香发急道：『这着下不得！下了这一着，这一块要全军淹没了，快些寻劫打为妙。』桂卿依挹香寻了一劫。丽春打了挹香一下道：『你这滥小人，干你甚事？』挹香道：『什么谓之小人？』丽春道：『观棋不语真君子。你如今开了口，岂不是滥小人么？』未几，丽春阵势已败，挹香在旁道：『噃，噃，噃。』二人倒呆了一呆，便道：『做什么？』挹香道：『丽春妹妹要输了。若不鸣金收军，则齐师败北，谁为孟之反耶？』说得大家俱捧腹而笑。局终，却是丽仙献技。丽仙道：『我出一对，与宝琴姊姊对对。』乃说道：

月印波心，波静月圆人对镜；

宝琴听了，笑道：『这个对倒也难对。』便想了一想道：『有了：』

云从雨意，雨消云散客游山。』

对毕，大家道：『如今巧妹妹来了。』巧云道：『我来弹一曲琵琶。』陆文卿道：『可是我和？』郑素卿道：『还有我呢！我来品箫相和。』众人多称佳妙。于是三人拨弦应节，吹弹一曲《霸王卸甲》。曲终后，陆文卿道：『如今是我了。我来读篇文章玩玩可好？』挹香拍手道：『好，好，好。此技新奇。』文卿便饮了一杯酒，润了喉，即书声朗朗，词调蔼然。读的却是《关雎》，乐而不淫。读毕，大家道：『果然好得很，不啻书房中的读书公子。』说毕，轮着胡碧娟献技。碧娟道：『我也别无他技，仅有一个灯谜在此，欲请碧珠妹妹猜一猜，不知可好？』挹香道：『好，好，好。快些说来。』碧娟道：

君行好事。——打一鱼名。

碧珠想了想道：「敢是黄鳝么？」碧娟道：「一些不错。」大家听了道：「『君行好事』，打这个黄鳝，做谜的已好，猜谜的更加想入非非矣。如今该着何人？」何月娟将『品花图』一看，道：「是我，是我。我来临一页晋帖吧。」于是磨浓香墨。不多时，书好一页，呈与众人。见其秀骨天成，笔笔仿簪花体格，大家称赞了一回。又是何雅仙献技。雅仙道：「我也有个春谜在这里，要请朱素卿姊姊猜一猜。」便道：

喜洋洋，儿子之子得还阳。——打一兽名。

素卿听了，想了长久，笑指雅仙，道：「你这人真有想头，这个可是猢猻么？」大家听了，俱拍手大笑道：「不差，不差。果然刻划得非凡！如今要轮素芝妹妹了。」素芝道：「我记得《秦淮灯舫曲》中，有《蕊儿乐府》一套，我来唱与各位听听。」蒋绛仙听了，看见舱中挂着一个月琴在那里，便说道：「吾来弹月琴和你可好？」素芝点头称善。于是二人饮了一杯酒，即启朱唇唱道：

〔北双调·折桂令〕莽尘寰，一醉陶然。得失鸡虫，富贵云烟。少日文章，壮年事业，暮岁神仙。早办取青鞋布袜，再休恋金紫貂蝉。颠也么颠，且泛秦淮，为五湖先。

算游踪，海岳难全。有好湖山，便尔流连。抚蓊门松，听巫峡雨，饮惠山泉，祝融顶云开万里，洞庭秋月照双圆。颠也么颠，蓑笠烟波，箫鼓画船。

向清溪，锦缆轻牵。金粉六朝，裙屐踟蹰。心字湖中，丁字帘前，亚字阑边。谱新曲玉箫再世，

感旧愁锦瑟当年。颠也么颠，春女秋娘，不辨媿妍。

问年时，烽火绵筵。凭仗何人，洗涤腥膻。坠粉胭脂，沉沙剑戟，委地花钿。才博得河山再造，还教人风月重编。颠也么颠，酒满金卮，花满琼筵。

逞清狂，逸兴高骛。灯月辉煌，丝丝喧闹。是不夜城，是群芳国，是大罗天。丈八沟佳人舟泛，尺五庄词客吟联。颠也么颠，萍踪浪迹，一笑姻缘。

素芝、绛仙二人弹唱毕，众人一齐称赞，便道：『如今要轮陆绮云姊姊了。』绮云道：『我来弹曲琵琶，唱只情词，以博诸姊妹一笑。』于是抱了琵琶，婉转地唱道：

《南词唱句》

雅谑风流一个金企真，花前几度费逡巡。他是负多情，不与时流竞，愿偕姐妹订知心。是日清和天气朗，闹红会雅集在虎丘滨。品名花，才子钟情甚，又教献技细评论。有的是一阕艳词多合拍，挥毫婉底尽生春。有的是瑶琴一曲向知音奏，胡笳十八感飘零。也有的写幅梅花形古峭，倡酬佳什尽清新。打灯谜对对多工巧，更有那围棋一局费经营。度曲临书皆颖悟，最可爱读篇文字好书声。愧我无才难并奏，又怕那臣觴为罚令须遵。所以么编就俚词君莫笑，不将聪慧妒他人，愚钝亦前因。

大家听了，都拍手道：『出口成章，就题生发。如今要秀英妹妹了。』秀英道：『小妹不才，记得前人《如意曲》一只在此，我来唱与你们一听，不知可好？』说毕，便轻启朱唇，唱道：

《如意曲》

前生夙债今生了，愿他生一世逍遥。有椿萱齐眉偕老，有坝篬握手陶陶。妾美妻贤，孙慈子孝。不读书，科名偏早；不导引，寿算偏高；尽挥霍，家资未耗。合门无病，百岁如年少，亲友都教温饱。湖山居胜地，花月选良宵，游也么遨，况园林最好，水竹更清寥。聚商彝周鼎，法书名画，天下推精妙。作诗赋，美人手钞；写丹青，粉黛临稿；掌图籍，小史苗条。玉笛清歌，金樽檀板，消受隐囊纱帽。文人韵事，四海尽知交。小试牛刀，口碑载道。招邀践九州，登五岳，有十万缠腰。且喜长途无盗，柔橹风平如镜，波澄画舫轻桡。旅舍绝尘嚣，卷湘帘，珠围翠绕。待学倦飞归鸟，有孤寒八百，别泪齐抛。五百年升真入道，在梅花深处，在莲花深处，在桃花深处，建个新祠庙。是才子，是佳人，才许把香烧。恁般快活，果然如愿，也不枉红尘走一遭。

陈秀英唱完了，挹香与众美人大赞道：『好，好，好。最妙者，「在梅花深处，建个新祠庙」。』秀英道：『有什么佳妙？你们太觉谬赞。』说毕，轮着梅爱春了。爱春道：『如此盛游，不可无诗以志胜。』小妹愿集名人佳句以志之，不知可好？』众人多齐声称妙。爱春便想了一回，写出两绝道：

即事两绝集名人句

此日中流自在行，深深绿树隐啼莺。

豪英正约寻芳会，把酒临风听棹声。

其二

一片湖山锦绣中，移家喜近水晶宫。

乘舟欲渡青溪口，细浪遥翻夕照红。

爱春集完后，众人看了，都赞道：『有此二诗，宛如绘出一幅闹红图画。如今献技完了。』幼卿道：『金挹香，你自己说些什么？』挹香道：『我却别无他技，只会吃酒。你们每人劝我一杯如何？』众人听了，说道：『倒也使得。』于是月素先斟上一杯，玉手纤纤，敬与挹香。挹香也不去接，竟张开了口，盛月素这杯酒。月素只得递与他吃了。饮毕，挹香道：『林妹妹，多谢你。』月素道：『什么林妹妹、林姐姐？』挹香道：『品花图上妹妹品黛玉，岂不是林妹妹？』大家道『不差。』于是，挹香团团地向众美讨酒吃。吃至第十四位文卿座上，宝琴也斟上一杯，递与挹香。维时挹香已有八分醉香，又加文卿十分妩媚，不觉逸兴悠然，便接了那杯酒，一饮而尽，便倚在文卿怀内，如小儿寻乳吃一般，弄得文卿羞红晕颊。拜林在旁佯说道：『金挹香身心俱醉矣，众芳卿不要与他酒吃了。』挹香听了这句话，连忙立起来，说道：『不醉，不醉。我要酒吃。』于是直饮到爱春为止。

挹香已觉醺然大醉，左顾右盼，见诸美人花团锦簇，愈加目眩神迷，恍疑置身于蕊珠宫里，亲按鬓云小队，逸兴更狂，命酒复酌。少焉，红日衔山，姑命舟人理归棹。兰浆桂橈，缓缓移来，挹香与拜林拥诸美，凭舱延眺，兴致悠然。迨回家，已月上矣。正是：

笙歌画舫三春闹，箫鼓龙船五月忙。

未识闹红会散归又作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

中國歷代

沐
書

卷八八

一三九一九

第八回 金挹香深閨擲巧 姚夢仙野徑鋤強

話說挹香大設鬧紅會，与众美在虎丘覽勝，甚是暢快，歸家已二鼓矣。父母虽未见苛責，挹香自觉不安，连日兢兢业业，在书房中静心攻读，即使偶然出外，无非至月素家闲谈。童儿们纵知其事，亦隐而不言。流光如驶，屈指已是天上星期、人间巧节。挹香披编匝月，那日午后欲思散步逍遥，闲步至月素家，见诸人俱聚在秋阳中擲巧。挹香见他们掷得兴浓，即说道：『我也来掷一个。』即拈针抛入，恰巧掷了一枝生花彩笔。众美笑道：『江郎梦笔生花，此其前兆。如今掷针成笔，金生后兆可知矣！』大家说笑了一回。时光欲晚，挹香辞归，行至半途，忽遇着一个通家好友。此人姓姚，字梦仙，本城人，生得甚有膂力。路上遇着挹香，便唤道：『香弟何往？』挹香回头一看，见是梦仙，大喜，便告其所由来。梦仙道：『时尚未暮，我们拣个洁净酒铺去喝酒吧。』于是二人同入酒肆，拣了清雅座头坐了。少顷，店小二至，请点酒菜。挹香道：『须拣可口者搬来就是。』小二领命去，不一时，送上两壶真陈绍酒、一盆虾仁炒猪腰、一碗南腿馅蛋饺、一碟糟鸡、一碗笋腐。二人论古谈今，各饮得醺然大醉。然后梦仙会了钞，一同出店时，天色已夜，遂买篋檀烛之，携手同行。

未及半里，忽至一荒僻之处，耳中隐隐闻妇人啼哭。梦仙道：『奇怪！莫非此中有人短路么？』即把手中火把去了煤头，往前一照，却是个青年女子，身上剥剩一件小衣。旁有一凶人，手拿衣服、钗钿，正思逃遁。恰遇梦仙二人，凶徒吓了一跳。急欲溜奔，被梦仙一把抓住，便道：『你是何人？胆敢在近城行

凶！』那人也不回答，挣身思逃。哪晓得梦仙虽是瘦怯书生，手中十分来得，一手抓住那人，那人已服服贴贴不能挣动。挹香上前，将他手中衣饰夺还女子。那女子含羞整理毕，二人遂细问他住居姓氏，可有父母，家中作何生理，为何夤夜在此。女子道：『妾就住前面南园村，耕种度日，家中只有一老父。贱妾姓吴，字秋兰。今因与邻里中姊妹往大士庵拈香归，姊妹们有事先行，大家分散，妾路生不谙，天渐暝黑，不意遇此强暴。若非贵公子等相救，贱妾性命已若草上秋霜矣！』言讫，欲下跪拜谢。挹香素性多情，每以怜惜名花为念，今见他十分感激，又见他姿容妩媚，态度端庄，花艳瓜瓢，髻薰豆蔻，虽蓬门未识绮罗，倒也一无俗气，便道：『如今衣饰俱还你了，你也不必谢我，快些回去吧。』秋兰道：『既蒙公子救援，德莫大焉！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府居何处，改日妾好登门拜谢。』挹香道：『大丈夫志在四方，路见不平，宜乎拔刀相助。不必问名问姓，趁早归家为是。』秋兰只得辞去。

且说梦仙抓住了那人，问道：『你这瘟强盗，叫什么名字？清平世界，为何干这勾当？』那人初思倔强，后来被梦仙用力抓住，料不能脱逃，只得跪下道：『小人名唤阿兴，本为小本营生，后因吃了几口洋烟，弄得一贫至此，不得已干这勾当，还求壮士开恩。』挹香听见『阿兴』二字，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忙把火把一照，便道：『果然不错。』原来这阿兴乃是城中一个无赖恶棍，日间在花柳场中专吃白食，以致舞榭歌台处见他痛恨。挹香早已深恶，如今相逢狭路，又加如此不端，不觉十分大怒，乃向梦仙道：『这狗头素来不安本分，无赖已极，不要放他！』于是同梦仙抓了他。至闹市中，换了地方，吩咐带

去看守，不可让他走脱，明日送县惩治。

二人归家，已将二鼓。挹香之父母道：『十三是你姑丈五十诞辰。青浦昨有信来，邀我们同去。我们若去，一则路途跋涉，二则家内乏人，你是幼辈，应当前去拜寿。我已命金寿唤定船只，明日你可去走一走，不可耽搁。寿事完毕后，早日归家，庶免我们惦念。』挹香听了，暗暗欢喜。因日前表兄信上说，青浦有一名妓，名竹卿者，声噪一时，名倾合邑，非墨士骚人不能一觐。正恨无隙可乘，十分懊恼。今幸有此机会，可借此作进见地也。遂答道：『孩儿遵命，明日早行可也。』又讲了一回闲文，别亲就寝，一夜无词。

次早，挹香收拾了琴剑书囊，别了父母，又别诸友，又托梦仙将阿兴送县。遂带了金寿，一叶扁舟，往青浦进发。

次日下午，舟抵青浦。挹香上岸诣张第，命金寿通报。原来这家姓张的，名唤载安，乃是一个殷实之家。所生一子一女。其子年才十七，与挹香同庚，恂恂儒雅，初擷芹香，号小山，字叔卿。其妹素娟，年才三五，幽娴贞静，容貌绝伦，性爱翰墨，恒以诗赋作消闲之计。幼时受聘朱氏，标梅虽赋，嫁杏未期。夫如同庚半百，膝下有这一双子女，晚景可娱。十三乃老员外生辰，故寄信至吴，欲邀挹香与他们二老一同来吃寿酒。正在念及，忽家人禀报道：『苏州金公子至矣。』载安大喜，即命相请。

挹香从容入内，拜见姑爹、姑母，并言家严慈道贺请安。张家夫妇见了挹香，十分欢喜，乃说道：

『贤侄多年不见，更加长成了！如此翩翩雅度，他年直上云霄，前程正未可量也！』挹香便答道：『小侄夤陋菲才，何敢当二大人奖赞。』老夫人即命侍儿去请公子与小姐出来相见。侍儿去不多时，小山先至。表弟兄相会，各叙阔衷。俄而，又闻叮咛环佩，馥郁异香，侍儿扶小姐姗姗而来。挹香定睛一看，但见：

冉冉凌波莲步，盈盈着雨桃腮。态度轻盈，仙讶蟾宫下降；姿容雅洁，人疑蓬岛飞来。

挹香知是素娟小姐，见他走至老夫人身边。老夫人道：『女儿过来，见了表兄。』挹香连忙立起，欠身答道：『表妹，愚兄有礼。』便深深一揖。素娟娇红羞晕，福了一福道：『小妹有礼。』二人福毕入座。挹香道：『久闻妹妹才高咏絮，字学簪花，稍停几天，愚兄定要请教。』素娟听了，低垂粉脸道：『小妹深闺浅识，所学者春蚓秋蚕之句。既蒙表兄齿及，正要叨教。』二人说了一回，夫人命排酒相待。不一时，酒肴排设内堂。素娟欲辞母归房。夫人道：『挹香哥哥犹如自己哥哥，有何客气？况方才说的诗赋文章，席上正好叨教，不可进去。』素娟无奈遵命，于是五人入席。

席间，小山询及吴中风景，挹香一一答之。老夫人道：『贤侄，方才说及吟诗一事。小儿与小女虽不甚解音谱律，亦是他们酷爱，贤侄可吟几首教教他们。』挹香道：『这是怎敢？既蒙姑母淳淳，小侄谨当遵命，尚求姑母命题。』老夫人想了一想道：『庭前早桂已开，即此为题，贤侄首倡，教他们兄妹二人酬和如何？』挹香道：『但恐小侄菲才，不足供二大人雅赏，致贻兄妹笑也。』言讫，立成一绝，呈与张家夫妇。见上写着：

庭前早桂乍开，勉成一绝呈政：

分得蟾宫仙卉栽，一枝先向小庭开。

他年直达青云路，要借丹梯折早魁。

夫人看毕，赞道：『诗才卓犖，吐属不凡。』挹香道：『小侄抛砖引玉，何敢当大人谬赞。』说毕，老夫人递与素娟道：『你也做一首。』素娟只得轻磨香墨，做了一首，呈与挹香。挹香展开细看，见其字学簪花，十分秀丽，上写着：

庭前早桂乍开，吟答一绝：

瑶台播种散天香，金粟丛丛压众芳。

不共海棠争巧笑，早秋独耐晓风凉。

挹香看毕，赞道：『贤妹诗才，轻圆流丽，一字一珠，愚兄甘拜下风。如今要请教小山哥哥了。』小山谦逊了一番，然后拈笔写了一首。挹香展开，但见上写着：

早桂奉答一绝：

新秋鼻观忽闻香，始见枝头粟已黄。

我亦欲将仙斧借，直奔蟾窟问吴刚。

挹香看了道：『用意清新，奇警处想入非非。』小山道：『小弟率尔操觚，不当大雅，何兄谬赞至

此？』于是大家谦逊了一回，复又传杯弄盏。真个是：

酒到韵时诗亦醉，花当明处月还香。

俄而酒阑灯炮，夫人命家人送公子书房安睡。小山与挹香甚为契合，彼此谈今论古，并言此处有才妓竹卿，为一时翘楚。挹香十分钦慕，约定寿事完毕，同去一访。正所谓：

风流公子原多癖，到处寻芳博盛名。

未识此去同访竹卿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庆遐龄华堂称寿 访名妓花国钟情

话说挹香住在张宅，朝夕与小山饮酒论诗，十分合意。时光迅速，十三日，张宅门前悬灯结彩，亲友俱来庆贺，挹香也与姑丈、姑母拜寿，开觞款客，足足忙了三天。然后寿事完毕，小山便约了挹香，去访那有名的才妓。挹香甚喜，即更换了鲜新衣服，与小山同往。未里许，早至竹卿家。有人迎接，进去坐了一回，然后进内厅与竹卿相见。

原来这竹卿乃是一个大家闺阈，继因水火刀兵，兼之又失怙恃，致遭沦落。素性聪慧，诗词歌赋，无一不出人头地，以故才人墨士踵门者，交相错也。然为人幽静，身价自高，凡遇客来客去，彼俱淡漠自安。虽身溷歌台舞榭，而心无送旧迎新。

挹香与小山人室，见竹卿缓缓相迎。入座后侍儿即献茶。茶毕竹卿微启朱唇，询问姓氏。挹香见他一团雅态，万种温柔，心已钦差，乃细述姓氏，然后道：『仆等久慕芳卿才思压人，故不惮迢迢百里，特来晋谒仙姝。今蒙不以刍蕘见弃，而以蓬岛相亲，不胜幸甚。』竹卿道：『贱妾风尘弱质，自惭受辱泥涂，虽曰粗识之无，何敢望雅人怀抱？今日贵人枉顾蓬门，不胜侥幸。』于是偕二人至一书舍中。商彝周鼎，位置妥贴，两傍挂着许多名人投赠。又有一副楹联道：

明月二分萦好梦，灵犀一点逗芳心。

挹香观玩了一番，又见窗前堆着许多诗集。启视之，皆竹卿所作骈体诗词。其中佳句，如《山居杂咏》

云：『偶然小憩听泉涌，哲学忘机看鸟飞。』又如《春闺》云：『鸚鵡不知人意懒，帘前几度唤梳头。』又如《画龙》云：『龙不画全身，身在云深处。两睛点炯然，何日始飞去。』其《咏笔》云：『管城春色艳，花向梦中开。一人文人手，经天纬地来。』最妙。其蕴藉处有《咏早起》一首云：『起视天犹早，何须唤侍儿。云鬟梳也未，洗手读毛诗。』其深意处有词两句云：『病是愁根，愁是叶，叶是双眉。』其余皆俊逸清新，目不暇接。挹香看了，大赞道：『芳卿雅人深致，道韞奇才，吾辈须眉真堪愧杀。』竹卿笑答道：『妾乡僻无知，所学讴吟，无非渔歌牧唱，何敢当公子谬赞？』于是在书室中谈谈说说。

天色已晚，竹卿命侍儿端整酒肴，请二人饮酒。席上论诗讲赋，极尽绸缪，杯盘狼藉，履舄交错。饮毕已有二鼓，彼此有些醉意，小山扶醉归，而挹香独留也。

竹卿初会挹香，意殊磊落，及小山归后，便执烛引挹香至卧房，略叙片言，即佯醉而假寐。挹香彷徨室内，见其布置精洁，雅净无伦，壁间悬一古琴，不觉触动素怀，思一奏其技，又恐惊其清梦。屏思枯坐，夜已将深。少顷，见竹卿已醒，试问道：『美哉睡乎？』竹卿不答，从容对镜，理鬓讫，添香于炉，向壁上取琴，默坐抚之。觉凄凄切切，哀怨动人，如浔阳江头之调，挹香不觉泪下。竹卿见挹香如此，罢弹问曰：『君亦能此乎？何所感之深耶？』挹香道：『卿以此寓沦落之感，仆纵非白江州，然入耳惊心，能不悲从中来耶？』竹卿默然久之，谓挹香道：『试更为君弹一曲，可乎？』挹香曰：『可。』于是重理旧弦，别翻新调，如莺语之间关，如流泉之幽咽。挹香倾耳听之，愈加感叹道：『伯牙子期，千载难逢！卿弹此』

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许我，我何敢当！卿真青楼中之伯牙也！』竹卿至此始有喜色，与挹香剪烛清谈。两情恳挚，东方既白，亦无暇作巫山之梦矣。即辞归至张家，与小山谈昨宵事，小山十分钦慕。挹香从此系念芳洲，萦思香草，几将废寝辍眠。

一日与小山在图书馆中，忽家人来报云：『东巷王竹卿家遣人在外。』挹香命进，方知其使送来瑶琴一张、翠玦两方，纨扇一柄是竹卿亲手所书近作。挹香大喜，遂收而谢之。思作琼瑶报，即往各处购得紫竹箫一支、汉玉连环一事、自绘梅花帐颜一幅、橄榄核船一事，共四色。其橄榄核船雕刻精致：中舱客四人，二人在后，一摇橹，一扭浜，窗棂皆可开合，眉目如画。外用退光漆盒，如药制橄榄形，红丝结络，可以佩身。购全，遂亲携至竹卿家道：『明珰翠羽，卿自有之，仆亦不敢以此俗物溷卿雅赏。些须微物，虽不足贵，然亦非寻常绣阁所能解识者。风雅如卿，当留作红闺雅伴。』竹卿欣然道：『妾以沦落风尘，君独不视为章台柳，而宠异如此。妾当悬佩于身，不啻太真之金钗钿盒矣！』嗣后往来愈密，耗日于雨窟云巢之内，殢人于鹣交蝶合之时，不知不觉将有一月有余。

忽吴中信来，促挹香归。挹香不得已往别竹卿，并劝其保重身子。竹卿亦叮嘱再三，并约何时再会。挹香以来年杏花时再续前缘，并劝放开慧眼，早择从良，毋使鄙人多恨。言讫，大家泪如雨下，挽手牵裾，有无限牢骚之态。俄而，家人又来催促，不得已道：『保重，小心，我去也。』仓皇酸鼻而行。竹卿没奈何，送至门前，不觉十分凄惋。正所谓：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当下挹香匆匆回至张家，拜辞姑丈、姑母，又别了表兄、表妹，自然也有一番分离的说话，不必细表。挹香带了金寿同下归舟，按下不表。

再说吴中众美人自从挹香青浦去后，十余天不晤，挂念十分，也有嘱人探听的，也有往月素家问信的。一日，林婉卿到月素家来，问起挹香信息，月素告以常久不来。恰好月娟有座，答道：『他必又遇了一个比我们好的人在那里，所以得新忘旧，不来看我们了。』月素道：『他这个人不是这般薄幸的，你不要冤着他。』月娟冷笑道：『你们太忠厚了！看他这个人，最会见张说李。在我处，说你二人的不好，在你们面前，只怕又要说我不好了。』月素笑说道：『他倒从没有说过你。』婉卿听了，便有些疑心，乃问道：『说我们什么？』月娟笑说道：『他既没有什么说我，也没有什么说你，方才我同你们玩玩。』正说间，忽报拜林来，月素回愁作喜，即请进内，问及细底，方知挹香往青浦拜寿去了，方始各各放心。

却说挹香是日已归，拜见双亲，说了一番青浦的话儿。时逢中秋佳节，往各处亲友家去了一回，至半路，恰遇拜林由月素家归。拜林告以众美悬念之语。挹香遂往月素家，并见月娟，谈了一种离情，又命侍儿往各美人家知会。不一时，众美俱来问候。挹香向月素道：『今日小生至此，又蒙众芳卿枉顾，又是团栾佳节，接风之酒，卿其为我治乎？』月素道：『毋庸费心，我已吩咐过了。』挹香大喜，乃与众美人细倾积愆，并说遇着竹卿一事。月娟道：『如何？被我猜着了。』挹香不解，众美人俱道：『这是他天性风流，

又如此多情，宜乎时多奇遇。痴郎何艳福若此耶？」挹香道：「此乃蒙众姐妹怜我狂生，故得时亲芳泽，虽曰「修来艳福」，其实邀众芳卿青眼所顾耳。」大家说笑了一回，然后入席饮酒。开窗对月，果然琼楼绚彩，银汉腾辉，好佳景也。直饮到宵漏沉沉，众美人方才辞去。

婉卿目视月素，笑谓挹香道：「今宵人月两圆，佳期无负，愚姐告辞了。」月素又送了婉卿归去，然后再与挹香饮酒赏月。挹香谓月素道：「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不可无诗。我为首倡，卿为我和，可好？」月素道：「中秋对月之题，前人颇多作者，极难出色。前日你们林哥哥到来，把一套《色空曲》的南调与我看，填得十分感慨，乃是由盛至衰，因色成空之意。如今我已歌熟了，可要我来唱与你听听吧？」挹香听了道：「好，好，好！我来品箫相和，何如？」于是，挹香去取了月素的那枝心爱箫儿，又斟了一杯酒，递与月素吃了。然后，月素轻启朱唇，啾啾莺声地唱道：

《色空曲南调》

〔忆秦娥〕 黄尘荡江山，依旧开清明。开清明，却怜三月，莺花无恙。

〔黄莺儿〕 处处罨垂杨，春风翡翠香。笙歌十里烟波舫，红楼绮窗，帘钩自忙。勾留吾辈寻花，想觅鸳鸯。歌台舞榭，无梦不襄王。

〔簇锦林〕 丰神媚，竞艳妆，忒温存，傍玉郎。云情雨意魂儿漾，怎不满怀欢畅。凤求凰，盟山誓海，地久与天长。

〔琥珀猫儿坠〕芙蓉锦帐，恩爱甚荒唐。转瞬红颜付北邙，生前枉谡貌无双。堪伤一代风流，总付黄梁。

〔尾声〕回思画舫春波荡，十里胭脂水亦香，到底终归空色相。

月素唱完了，挹香停了箫，谓月素道：『此曲甚佳，惜乎太多感慨。我们饮酒吧。』于是又斟了一杯酒，递与月素。月素道：『我醉已极。我来做个令，你猜猜吧。』挹香道：『却是怎样的猜法？』月素笑了笑，去取了一副骰子，将一只盆子、一只杯子背了挹香，将骰子摆在里面，说道：『这个乃是老令：这盆子内摆着骰子，骰子乃摆成一个式样，或分相，或不同，或五子，或全色，用古诗一句，令人猜想。如今，吾已摆着一个式儿在内，我说句古诗，你且猜一猜看。』挹香道：『好。』月素便说道：『一色杏花红十里。』挹香听了，便暗暗地想了一回，却是难测。便斟了一杯酒饮了，又想了一回，乃道：『莫不是二五子四点么？』月素拍手道：『不错，不错。』挹香笑道：『此令好，名它为同心令。』月素道：『这却何故？』挹香道：『妹妹方才有了这句诗，做成此令。我听了此诗，猜出内中摆法。你想，若不是同心，岂非就猜不着了？幸得我与妹妹本来具有同心，所以不难索解。』月素听了，点头称是。

挹香道：『如今我来摆了。』于是也将盆儿与骰子取了，背了月素，顷刻摆成一式，把盆儿移向桌上，便念古诗一句道：『半是梅花半雪花。』月素听了，想了一想道：『莫不是么五分相么？』挹香道：『一些不差。妹妹真慧人也！吾们再来猜两个可好？』于是，月素又摆了一式，复念古诗一句道：『十八学士登

瀛洲。』挹香听了，又想了一想，便道：『有了，内中定是全三色子。』月素道：『一些不错。如今你摆吧。』于是挹香神出鬼没地摆了一式，便道：『雪飞六出。』月素道：『一定是么五子六点了。』挹香便将杯子起了，斟了一杯酒道：『妹妹输了。』月素细细一看，却是一个全么色子，便大赞道：『摆得好，摆得好！真个匪夷所思，出人意外。』便饮了挹香那杯酒，又斟了一杯，递与挹香道：『饮了这杯团圆酒，我们好散席了。』挹香点头大喜，就一饮而尽。

月素娇痴万种，醉态十分，将首拜在挹香怀内。挹香见他玉山将颓，已有十分醉意，甚是爱惜，即扶他上床安睡。自己又赏了一回月，饮了一回酒。始命侍儿收拾了残肴，端整了香茗，然后入帟而睡。看见月素鼾声正浓，挹香轻轻地唤了几声，月素方醒。挹香便斟了一杯茶，递与月素吃了，然后亦睡。

到了明日，二人起身，挹香谓月素道：『昨日妹妹醉矣，今日可安适否？』月素道：『多是你不好，如今宿醒未醒，疲倦不堪。』挹香道：『妹妹自己醉了，倒怪我不好。』说着，命侍儿取醒酒汤与月素吃了，然后二人梳洗吃点。又谈论了一回，挹香始归。

时光易过，秋去冬来，转盼间又是新年景象，家家锣鼓，处处笙歌。自从元旦日起至灯节止，这几天，挹香无日不在众美家取乐，花间蹀躞，爱彼绿珠；月下绸缪，怜他碧玉。甚至应接不暇，万分踟躕。即众朋友亦羡慕他非凡艳福。

一瞬元宵佳节。星桥铁锁开，人游不夜之城；火树银花合，客入众香之国。挹香约了姚、叶、邹三人，

步月赏灯，沿街观玩。士女云集，都装束得十分华丽，望之如花山然。四人信步而行，早到了元妙观前，见各家店铺俱悬异样名灯，别具精致，能教龙马生辉，亦使群芳生色。又见流星花爆，不绝街前。至洙泗巷口，见游人无数，围在一家门内，四人询知为打谜事。挹香道：『我们去打几个可好？』于是一同进内，只见壁间悬着一灯，粘着无数谜条在上。也有人在那里抓耳凝思的，也有人在那里测度字面的，也有人在那里闭目搜寻的，也有人猜着，众人喝彩的。挨挨挤挤，热闹非凡。挹香见上边有：

《子谓伯鱼曰》一章。——打《四书》人名一。

挹香想了想，向做谜的说道：『这个可是「告子」么？』那人道：『正是。』即在桌上取了一匣诗笺，送与挹香。又见有一谜云：

遥望山家正午炊。——打《红楼梦》人名一。

挹香笑了笑，道：『这个想是「岫烟」了。』那人道：『一些不错。』又赠了两支湖笔。众人见挹香如此捷才，大家称赞。挹香对拜林等说道：『他们又在那里贴出来了，你们也去打几个。』拜林点头称善，便走上前，看了一眼，却是写的：

潘金莲嫌武大。——打《诗经》一句。

拜林看了这谜，笑谓挹香道：『这谜面到古怪得极。』便凝神一想，便道：『莫非是「不如叔也」么？』做谜的道：『正是。』即赠了花红。梦仙也上前一观，见上边又贴一个条儿出来，上写：

菊圃。——打《六才子》一句。

梦仙道：『这个明明是「黄花地」了。』那人点点头道：『不错。』便赠了两锭徽墨。又贴了一个条子出来，见写着：

飞渡蓬莱我不惧。——打《红楼梦》一句。

仲英看见了，便向做谜的说道：『莫非是「任凭弱水三千」么？』那人十分佩服，乃道：『不错，不错。』便送了花红。挹香赶紧道：『你们索性多贴几个出来，待我来多打几个。』那人果然贴了十个条子出来。挹香看了一回，不多时，尽皆打出。闲人多摇头大骇，做谜的更加钦羨。挹香笑嘻嘻道：『我们去吧，花红也不要了。』于是四人由宫巷而行至吉由巷内。

梦仙道：『挹香弟，你遨游花国，可晓得这里巷中有个名校书，你可知道？』挹香道：『哪一家？』梦仙道：『这人姓吴，名唤慧卿，才貌亦称双绝。更有一个绝色的侍儿，名唤小素。人极伶俐，貌极韶秀。其温柔庄重处，非他人可及。虽依身在烟花，而守身若太璞也。故年方二八，一朵名花犹未许蜂狂蝶醉。所以，往来的王孙公子，也有怜他的，也有爱他的，倒与主人家名可并著。』挹香听了，大为欢欣鼓舞，乃道『梦仙哥，此时回去尚早，可同我一访？』拜林接口道：『不错，不错。』乃挽手同到吴慧卿家来。慧卿接入。

挹香虽见惯美人，不甚介意，缘心注小素，反觉如呆人一般，不言不语。梦仙便命他们歌唱了一回。

挹香不见小素出来，心甚怅怅。正念间，忽来一婢送茶，谛视之，丰姿绰约，态度端严。梦仙明知挹香不相识，又不好说明，乃佯对小素说道：『素妹妹，又要你费心了。』挹香方知就是他，于是和他谈论了一回，又旖旎了一回。说也奇怪，小素一见，便十分知己。挹香私谓小素道：『我此来非为尔主人而来，特为卿卿而来。今晚匆匆，不能畅叙。明日，我当独自一人，再来看你。』言讫，又与慧卿闲话了一回，又听他唱了几个小曲。然后梦仙付了几两银子，一同分别。

路上，挹香说及小素为人果然可爱，明日弟要与他细谈衷曲。梦仙道：『挹香弟如此多情，怪不得有多情人相遇。』一路谈谈说说。其时月色虽好，街上人迹渐稀，四人各自回家。挹香只因遇着小素，觉得十分羡慕，如有一件事挂在心头。挹香这一游，有分教：

含苞嫩蕊经蜂惜，初露新芽引蝶痴。

未识挹香果去再会小素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漏春光柔情脉脉 进良言苦口淳淳

话说挹香与三人别了归家，已是漏将三下，心中念着小素，一夜无眠。挨到天明，起身梳洗，问了父母的安，谈讲了一回，吃过午膳，独自一人，到吴慧卿家来，与慧卿绸缪了长久。慧卿即命治酒相待，小素在旁劝酒。挹香本为小素而来，今见慧卿命他在旁劝酒，十分过意不去，乃挽了小素的手道：『我不要你斟酒，你坐下来，一同与你饮酒。』小素道：『小姐在席，小婢怎敢？』挹香只得向慧卿说了。慧卿也是一个知趣的人，见挹香这般钟爱，乃说道：『既蒙这位金公子叫你饮酒，你就坐了吧。』挹香大喜，与小素并肩坐下。三个人你斟我酌，直饮到更漏沉沉，方才散席。

挹香虽与小素相亲，尚未细谈衷曲，缘有慧卿在座，进语不能，乃点了几点头。忽生一计，便伪装醉态，言语支吾，向慧卿道：『今宵醉了，不知姊姊家可有现成空榻假我一宵？』慧卿道：『君请放心，妾知君临，今夕早已扫榻相待矣。』挹香听了这句话，倒呆了一呆，明知慧卿有荐寝之意，乃说道：『既蒙姊姊有空榻相留，还望拣一清净所在，因我醉后不可有人吵闹，吵闹就要呕吐的。』慧卿听了这几句话，又看他果然醉意十分，只得叫小素送他至后书房安睡。挹香暗暗欢喜道：『美人中我计了。』于是小素秉烛，扶了挹香。挹香愈加装出醉态，倚在小素肩上，缓缓而行。回廊曲折，绕遍了十二栏杆，方到后书房。

室中倒也洁净，挹香便问道：『姊姊卧房在何处？』小素道：『就在间壁。』挹香暗暗欢喜，入室坐下，乃谓小素道：『姊姊，你可知我真醉耶？假醉耶？』小素道：『君之心事，婢实知之，君实假醉也。』

挹香大喜道：『姐姐何知心乃尔。仆乃为卿而来，岂为尔主而来耶？』小素点头不语。挹香细询衷曲，小素一一答之。挹香道：『卿亦知小生来意乎？昨睹姐姐芳姿，心神撩乱，今日必要求姐姐发放我才好。』小素听了这句话，不觉颊晕红潮，低头良久道：『小婢虽寄身歌舞场中，蒙许多公子见爱，我总守身如玉，望君勿欺小婢。』言讫，轻扬翠袖，响蹴莲钩，往外而走。挹香见他万种温存，千般旖旎，又象芳心许可，又象羞涩难言，心中十分不解，想了一回，只得安睡。

片晌，忽听珊珊莲步之声，细聆之，盖小素进房安睡也。久之，挹香暗忖道：『此时定然睡熟。』即起身蹴近隔壁，将小素房门一推。也是天缘凑合，却未下门。挹香挨身轻进，略揭罗帏，见小素朝外睡着，秋波凝闭，樱口半含，又看下边，一双雪洁般的足儿斜露于衾外。挹香狂喜，觑了一回，不觉难禁欲焰，卸衣而上。小素鼻息甚酣，全无知觉。试抚摹芴泽，腻若凝脂。

正在假红倚翠之际，小素忽回香梦，见外床睡个男子，吃惊道：『你是何人？如何睡我床上？』挹香笑道：『姐姐莫慌，这个人就是方才问你来意的。』小素听了，方知是挹香，乃道：『金公子，不可如此造次。小婢虽则小家，稍知礼义。桑间濮上，究非君子所为，还望珍重。』挹香见小素言语温柔，凉情许可，乃笑说道：『姐姐听言桑间濮上，非君子所为，如今锦衾罗褥，岂非为所当为？』小素见挹香十分眷爱，不觉难捺芳心，黯然无语。挹香又曲尽绸缪地道：『我与姊姊确是天缘，所以一见情投，两心相印，真侥幸事也。』小素被挹香如此，又爱又喜，又啼又笑，乃婉转说道：『小婢终身大事已委于君，日后莫忘今日』

之情。即抱衾与裯，妾心已足矣。』挹香十分敬爱，便道：『姊姊放心，小生非薄幸也。』于是你怜我惜，不觉东方已白。

小素梳洗毕，即去伺候慧卿。挹香回至书房，又略略养了一回神，然后起身往见慧卿。适慧卿梳妆甫罢，见了挹香，笑道：『昨日移榻独睡，只怕有些睡不着。』挹香倒呆了一呆，道：『昨晚小生误入醉乡，搅扰不安之至。』遂赠了些缠头，然后归家。从此书馆用功，并不遨游花园。

时光易过，又是二月中旬，挹香想着约竹卿于杏花时节相会，不可食言，于是假词于父母之前，只说姑母约孩儿于清明前至青浦看会，孩儿欲往一游。父母本溺爱，乃许他去。挹香十分得意，唤了一叶扁舟，带了文琴、雅剑两个童儿，随即启舟。一路而来，看不尽春光明媚。

舟抵青浦，晷影未斜，先诣竹卿处。竹卿不胜欢喜，重续旧缘，再联夙好。柳织金梭，鹢来并坐；花裁玉剪，蝶至双穿。竹卿告诉挹香，他有一意中人，欲订终身，在此探访底细。挹香也十分欢喜，便向竹卿道：『姊姊，你可知天下生美人难；天下生美人，而欲求爱美人之人更难？就使有了这个爱美人之人，而无爱美人之心者，则有文无质，口是心非，知选乎色，而不知钟乎情。此等人不惟于美人无益，而且于美人有损。夫美人者，花之影也。譬如有人具爱花之心，而无培养名花之意，则荒烟蔓草，使名花随溷于泥涂。如是，则其人虽爱花，而实无爱花之心也。今姊姊具梅花之清品，作薄命之桃花。此时虽悟彻烟花，急思回首，本来翠馆红楼，终非了局，以姊姊之才，以姊姊之貌，何患乎无佳耦？惟是花前月下，纨袴子

多不是骄奢，即多淫佚，欲求一怜怜惜惜、实意钟情者，谚语云：「万难选一。」但既思早脱火坑，还望存之慧眼。至于我金挹香之素衷，恨不得将你们众位美人，都抬高到天上去，方遂本来之念。」挹香说了这一番话，使竹卿感极涕零，益加钦慕。挹香盘桓了数日，又至姑母家住了几天，看了盛会，即返吴门。

瞬届清和，竹卿信至，方知他意中人底细犹未探听确实。挹香作复信寄之云：

一见倾城，三生有幸！前言在耳，绮语重来。展牍，知芳卿玉体集羊，金闺卜燕，颂颂。仆自清溪返棹后，幸吴中春色无恙，依然惟是，言念西方，徒增切怛耳。芳卿亦具有同心耶？来书云：『射雀无屏，殊为惆怅。』但落花无主，最易飘零；藕入污泥，莲休迟出。然此等事，芳卿已早存慧见，无劳仆作解事奴也。藉泐奉复，诸望珍重。

这封信寄了去，竹卿见了，又是感激，又是钦敬。吾且不表。

再说挹香日夕在书馆中读书。一日，忽递一信来。启视之，却是月素邀看牡丹。上写道：

书奉企真山人文右：

数日不晤，眼将穿矣。迩者小园牡丹盛开，红红白白，绝可人怜。想山人以花为命，惜花为心，既有名花，不敢不邀爱花人共赏花前，使花神争妍斗媚，以报命于君。粗设酒肴，特邀玉趾，倘惠然肯来，当扫径迓迎，共成佳会也。裁笺劝驾，不尽依依，即希戮照。护芳楼主人拜启。

挹香十分欢喜，即往月素家赴宴赏花，未片刻，已至门前。月素出接，叙谈良久，命侍儿端整酒席，

于环翠堂赏花。正是：

问花花解语，对月月生怜。

谁知赏花又生出一段奇文。要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

话说挹香与月素同至园中，见牡丹开得十分华丽，花容娇艳，不减洛阳春色。魏紫姚黄，嫣红嫩绿，湿露迎风，尽属可爱。二人在花前对酌，直饮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挹香对月素道：『如此名花，岂可无诗句酬之？』月素道：『酒浇块垒，诗慰寂寥，正今夕之兴。然须吸斗酒，豪吟百篇，勿使李青莲占美于前。』挹香道：『妹妹风流豪爽，不让古人。』乃斟一巨觥，递与月素道：『满饮此杯，聊润诗肠。妹请先吟，我当继后。』月素接过，一吸而尽道：『兴到便吟，不分先后了。』因将《玉楼春》为题，即挥成一律。诗曰：

魏紫姚黄品最珍，销魂又见玉楼春。

杨妃新浴娇无力，虢国承恩粉乍匀。

花之骄人真富贵，诗能名世亦天真。

沉香亭畔阑干倚，绝代风流妙入神。

挹香听月素吟毕，向花一笑，续成红紫二绝，高声朗吟了一遍，递与月素。月素接过一看，见上写：

红牡丹

蹁跹舞态小亭东，占尽群葩一捻红。

若使芳君能解语，小窗纸帐可春风。

紫牡丹

迎風醉态欲魂銷，色借胭脂一点描。

浓艳本来瑶圃种，移来亭畔不胜娇。

月素看毕，笑道：『君诗该罚三觴。』挹香嚷道：『有甚该罚？』月素道：『君诗虽佳，惜钟情于花外，岂不要罚？』挹香笑道：『我岂吝此三觴而妨卿之意？但我于花月之间，实有深情。今对此芳华，能无有书生狂态耶？』月素道：『牡丹虽已萌芽，还宜含容以待春风，岂可赋此情语？我恐感动花心，如赵师雄之妖梅，君亦不免。』时挹香已醉，听见『感动花心』之语，便满斟一杯，走近花前，深深一揖道：『吴下痴生金挹香，今日相对名花，足慰狂生岑寂，真我知己。倘花宫无伴，即罗浮之迹，亦可追随。今兹水酒一杯，聊与芳卿为寿。』祝毕，以酒洒花，醉歌不已。月素道：『君感慨太多，钟情特甚，得无近颠狂者耶？』挹香道：『杜老有「见花即欲死」之句，穆宗有「惜花置御史」之事，吾辈钟情，能不寝馈于是花乎？』两人相视而笑，俱觉酩酊。月素因醉入内。

挹香屏退侍儿，且不去睡，独坐亭中，将玉箫吹动，音韵凄凉。月暗云移，星横斗转，忽觉微风拂体，香气依人，挹香谛视之，见一垂髻女子，淡妆靚服，且却且前，在花荫之下。挹香喜溢眉宇，忙上前深深一揖道：『寂寞园亭，忽蒙仙子降临，实为万幸！但不知谁家仙女？何由深夜至此？』只见那女子低鬟微笑，半启朱唇，啾啾莺声地说道：『君不问妾，妾亦不敢言。妾实非人，乃牡丹花神也。感君赠诗灌酒，

不胜钟情，故特轻造以鸣谢耳。」挹香道：「适与契友对花小饮，偶尔成吟，惊动芳卿，竟辱临云谢，仆何敢当？」一面说，一面在月光之下偷觑。那女子袅娜如风扶嫩柳，轻盈如不胜其衣，芳气袭人，不觉靡然心醉，乃逼近一步，笑道：「既蒙芳卿赐顾，必然慰我岑寂，何竟一无所言耶？」

女子道：「非妾吝言，第恐耳目较近，不敢遽言。今既夜静，谅必不妨，妾当以实相告：妾为爱才如命，方才闻君佳句中有「解语」之词，虽近轻佻，却颇风雅。妾因窥君之貌与此诗相似，不觉感动中怀，故不避自荐，来践春风之约耳。」挹香狂喜道：「谁知拙作竟成司马琴心。我金挹香艳福，仙福何其一齐修来？今夕得感芳卿之高意，但此间露重衣单，请入亭内谈心。」遂携手同回环翠亭。比肩而坐，觉芳香缕骨，已觉摇曳心旌，因笑道：「夜将午矣，莫再因循。」女子微笑不答。挹香正欲求欢，忽闻月素命侍儿催挹香归房。女子听了，便起身告辞。挹香疾忙赶上，欲思挽留，不料失足一跌，忽然惊觉，却是一梦。原来身坐椅上，竟瞌睡在牡丹花畔。只见蕊含浓露，花气依人，月落参横，不胜惆怅。回思情梦，恍然在目。时已夜深，四顾悄然，绝无人响，只得回房，将此事细告月素，月素将信将疑。遂和衣而寝，辗转寻思，不能稳卧，正是：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次早起身，往牡丹花下，对花感慨了一回，然后回家。至书室中，俯几寻思：「那昨夜美人果然姣小嫣美，态度轻盈。可恨不做美的侍儿惊散，不然已追刘阮之高风矣。如今反弄得狐疑莫解。」忽又想到：

『我金挹香好痴也！这是一场春梦，怎么当起真来？岂不好笑？然既是梦，怎么有言语姿容可考？既不是梦，怎不见有一些形迹？莫非是花魅不成？然辨其情，观其人，听其自称花神之语，或因我一片深情，花神果来怜我，而有此遇，亦未可知。如今我不要管他花神、花魅，今晚再至旧处，试他一试，倘有奇逢，必能解我疑矣。』一霎间，便有无限猜疑。

等到黄昏，吃了晚膳，至月素家坐了一会，独自一个，仍至花边。坐了半夜，毫无一些影响，不觉浩然叹曰：『春风之约谬矣，名花何欺我哉！』四顾寂然，兴致寥落，无奈归房。到了明夜，又往园中寻梦，仍然未见响动。一连等了三四夜，竟无形迹，心下十分不信道：『果真花魅，不见花神矣？』又辗转道：

『岂有此理，前宵明明是花神，决非花魅！今晚不如再到花前，哭诉衷肠，看他如何。』是夕，挹香又至花前寻梦，果见花荫之侧，早有人行动。挹香道：『是月素使的伎俩骗人。』躲入暗处窥探，原来就是梦中美人。挹香如获珍宝，即上前相见道：『卿好忍心，使我在风露中翘待这四五夜。今日相逢，又不要负此良宵了。』那女子双眉柳锁，低低应道：『与君缘浅，其奈之何？』挹香笑道：『只要芳卿不弃，有甚缘浅？』

我金某决无薄幸，致负芳卿。』女子道：『贱妾岂敢弃君？因无可奈何耳。』挹香道：『芳卿今夕言语支吾，意欲背负前盟乎？不然，有甚奈何之势耶？』女子道：『妾自前日与君相遇，欲慰君寂寞，不期惊散。意谓此夕定好完愿，不料此园花神之主说我盗窃春容，献媚惑君，大加狼藉，不许妾托根此园，已遣妒花、风雨二将，贬妾远置扬州。限定明日起离故土，不能少缓。今因花主赴宴去了，故得潜来一会，从此与君

长别矣。』说罢，黯然悲泣。

挹香惊讶道：『何物花神之主，却如此可恶！卿又如此恐惧于彼？』女子道：『此园春色皆此花神执掌，俱听其指使，焉得不惧？』挹香凄然道：『然则只此一回，以后不能再会了？』女子泣而不答。挹香见其花容惨淡，珠泪盈眸，情不能遣，举袖向拭。正在凄切不舍，忽乌云四起，星月光，女子扯挹香大哭道：『风雨二将至矣！君请自加珍爱，幸勿以妾为念。』语毕，化阵清风而歿。挹香爽然若失，四顾寂然。顷刻，风雨大作，无奈在亭中坐了良久，暗暗悲切了一番，正是：

莫羨书生多艳福，到无缘处总缘慳。

俄而，风雨俱停，月光又起。挹香重至花前，见一枝牡丹连根拔起，花容憔悴，非复从前，乃抚花大恸道：『我金挹香害汝矣！』于是痛哭一回，又仰天长叹道：『我金某幼负钟情，常游花国，虽时遇名姝为伴，而奈何所如辄阻，中馈犹虚。莫非月老斧柯不利？抑为红丝已断，不能为人系姻缘缘乎？其或欺我金某疏狂，过为作难乎？月老啊，月老！你可知聪明正直之为神？你若徇私欺我，使朝夕无心书馆，误我功名，只怕你也要上天怒的！』挹香侃侃地陈了一番，然后回房，告知月素。月素道：『花妖月怪如此多情，何怪你要眷恋。虽属情之所钟，还望以鲁男子之心肠，远此魔境为妙。』挹香叹道：『如此佳人，温香软玉，即鲁男子，宁不醉心哉！』言訖，安睡不表。

且说挹香在园中，对天怨骂，深怪月老无情，一番言语亦不过逞其抑郁，唏嘘生平素志而已。谁知早

惊动了两位神祇：一是散花苑主，一是月下老人。二位从蓬莱山赴宴而归，经过吴中，觉一股怨气直达云端。二仙拨开云端一望，乃是南瞻部州苏州城内，见有一人，儒生打扮，在那里絮絮叨叨，深咎月老。月老十分大怒，立传当方土地查明其人，方知是长州金挹香。月老向散花苑主道：『金某乃我座下一个仙童，擅敢在人间毁谤神祇，妄憎旧主，狂妄已甚。今已得遇二十六人，其中有二人是他侧室。其正室亦是我座下的仙女，现在溷迹歌楼，明年始能相会。今他侃言功名致误，亦是恳切之词，我当请命于梓潼帝君，确查功名簿，然后定夺。苑主以为何如？』苑主点头称善，于是二仙分别。

月下老人即往帝君处请见。不一时，已至文昌宫，谒见帝君，细陈一切。帝君即命掌禄使者确查金挹香功名。不一时，使者回禀帝君道：『查得金挹香功名，该在二十岁入泮，二十四岁举贤书。』等语。月老告辞归院，议定其事，即命蜂蝶使往苏州，梦中指示挹香一切。我且不表。

再说挹香自从那日花园中一番抑郁，又加受了些寒，忽然生起病来，朝寒夜热，沉重非凡。月素随侍药炉茶灶，衣不解带者数日。看看病势转深，或昏昏睡去，或呖语骇人，月素十分无主，遍访名医看治，效验毫无。或醒时，嘱月素送回家里，月素道：『君病在身，不可劳动。家中我当为君托词回复可也。』挹香道：『在此虽好，无如我心里不安。』月素道：『君请放心，老母处，妾当拼挡，药饵之资，我可措置。君安心静养，自然灾退病安。』挹香甚属感激。又几日，众美知挹香有恙，俱来问候。慧卿亦带了小素，同到月素家问好。小素愈加关心，嗣后，时时独往月素家探望。

再说家中见挹香十余天不归，十分着急。即往邹、姚、叶几家打听，俱无下落，只得托拜林四处寻觅，意谓你们好友，无有不知之理。拜林无奈，往各美人家访问，直至月素家，方遇挹香，始知抱病在身。商量回复家中之事，挹香道：『可说我在友人人家，遇着了一个朋友，同至乡间看会，曾托人至家回复，谅其人失信。说你在某处看会打听确实，下乡会见，约在月初归来可好？』拜林道：『如此说法，倒也使得。』于是叮嘱挹香保重，依言回复。铁山夫妇既得着落，稍稍放心，惟嗔怒其不别而行。拜林代为解释了几句而归。

再说挹香在月素家养病，幸有二十几位美人，终日过从服御，然病势终难遽轻，不觉已逾半月。月素无策可施，同丽仙道：『妹闻白善桥观音大士仙方十分灵感，明日乃是月朔，妹欲同姊姊往求仙剂，未识我姐以为何如？』丽仙道：『月妹之言是也。我们明日同去可也。』挹香听了，也十分感激。

不知服了仙方灵验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

却说月素因挹香病重，辗转难安，闻大士庵仙方灵验，欲约丽仙明晨同往虔求。次日，同丽仙备了香烛，乘了蓝呢中轿，往庵虔祷求了仙方。归来后，亲手煎与挹香吃了。说也奇验，挹香服了仙方，竟甦入甜乡。我且住表。

再说蜂蝶使奉了月老之命，至吴中观其动静，询明当方土地，知挹香在月素家，乘云而至，已有三更时分。蜂蝶使寄一梦与挹香，乃道：『吾乃月下老人座下蜂蝶使是也。兹奉院主之命，因前日尔有怨詈之词，适院主蓬莱山赴宴而归，云端中闻得。故遣俺下界示尔。尔正室钮氏，现在舞榭中溷迹。本要明春相会，因尔所言「贻误功名」一语，却也真切，特改于本月二十日就能得晤，但磨折尚多。若欲宜室宜家，还有二年之隔。侧室四人，现遇二人。其余在后日，不能预示。尔前生立愿要享艳福，故注定尔有三十六美相靚。惟院主怒尔谤毁神祇，过为狂妄，罚尔后年九月中受灾三日。虽有救星，尔其慎之。天机莫泄。千万！千万！』言讫，飘然而去。挹香嚷道：『不要去，不要去，我还有话说！』大喊惊醒，却是南柯一梦。

四五个美人正在床前陪伴，忽听大嚷，吃了一吓，齐问道：『可好些？为何又说此呖语？』挹香因蜂蝶使叮嘱勿泄天机，遂答道：『众姊妹，我此时颇觉好些。因睡梦中来了一人，正与说话，旋即别去，我故呼他，哪知却是梦境。』众美见挹香言语清楚，精神爽健，俱各安心。挹香又闭目翻身朝里，细思方才梦

中所遇之人，说什么正宗钮氏，本月可会，侧室四人，现遇二人。又说有三十六美怜我，莫不是曩者梦游月老祠，因缘册中偷觑见「三十六宫春一色」之意么？狐疑莫释，且记胸中，试看日后应验否。现下姑为清心涤虑，养好元神为上。月素见挹香服了仙剂，病体渐退，未及一旬，身子霍然，早喜得柳叶含春，桃花带笑。

翌日，挹香告归，父母责他不别而行。挹香陪罪了一番，即带了洋银数十番，复至月素家，向月素道：『病躯昏蒙，不自检点。半月之中，蒙妹妹费心，愚兄十分过意不去，个中奉还药饵之资，日后再当拜谢。』言毕，将银递与月素。月素蹙然不悦道：『妾与君友其情，非与君友其财。药饵资，妾非不能措置，今君固执而还，欺我耶？抑绝我耶？』挹香见月素如此，十分钦敬，只得收了道：『妹妹芳情，愚兄尽喻，但我既蒙妹妹周旋，又蒙代偿药饵，我心何安？』月素道：『既成知己，自然患难相同，纤介之事，何足挂齿？』言毕，二人又讲了一番闲话。挹香又往众美人处称谢，然后归家。因连日在外，功业废弛，自然要把书赋文章温习一番，在家住了五日。

十七日，有门公来报道：『无锡过公子特来拜谒。』挹香看了名帖，大喜道：『说我出接。』门公奉命而去。原来这过公子乃是一个旧绅子弟，名远程，字青田。父为教谕，辞世多年。挹香与青田在青浦倾盖，慕其恂恂儒雅，酷爱诗词，并知熟谙象棋势。七星一局，六门无敌，高头兵、低头兵、落底车三路，有出神入化之妙。为人谨厚多能，不吝教人。所以挹香与他十分相契，不啻师徒。今日听他到来，十分欢喜，

整衣出接。彼此谦逊，同入厅堂。献茶毕，挹香道：『青翁一别，三月余矣！企慕之私，常形寤寐。猥蒙枉顾蓬门，不胜幸甚。请教青翁，到苏几日子了？』青田道：『自在青浦相晤后，正欲叙谈阔衷，吾兄又旋赋归与。今日到府，芝标复覩，君之幸，亦我之幸也。若问至苏，还自昨日初到，寓金闾门外白姆桥弄内。因俗事倥偬，故至今日到府，疏忽之责，兄其谅之。』挹香道：『未知青翁驾临，有失迓迎，实为抱歉。』言毕，命家人排酒书房，邀青田首坐，自己主位相陪。

席间，讲诗论文，殷勤确尽。青田谓挹香道：『吾兄久居吴下，姐妹花定皆赏遍。昨日，友人邀仆往一处水榭饮酒，遇见一个校书，极称绮丽，更兼才思异人，非凡超脱。曾记诗草中有《锦帆泾怀古》一律，写得兴会淋漓，十分感慨，尚还记得，待我录出，与兄共赏何如？』挹香道：『好。』青田遂录出付挹香。挹香接着一看，见下写着：

锦帆泾怀古

闻说乘凉夜并肩，吴王苑里启清筵。

六官谈笑看裁锦，一代兴亡误采莲。

月冷荒堤消粉黛，风凄古渡咽箏弦。

至今凭吊低徊处，去树苍茫水接天。

挹香看毕，大赞道：『巧思绮合，哀艳动人，不知这位小姐姓甚名谁？』青田道：『这人姓王，名爱

卿，乃是良家闺媛，因兵燹至遭沦滴。然其为人，虽则青楼托迹，却是常怀堕溷飘茵之恨，绝无倚门卖笑之腔。扫空心地，屏去俗态。心闲则喜读《庄》，聊寄幽情；心闷则喜读《骚》，以舒郁勃。倒象寒素书生，闭门不出。凡遇客来，无非买文献赋，博几两银子度日。是以人皆钦慕，蹄毂盈门。人咸知他青楼特拔，鹤立鸡群，苟与同席，亦不过于醖醖翰墨之间，清谈雅谑而已。未识吾兄会过否？」挹香答以未见。青田道：「后日偕兄同往何如？」挹香称善。二人拇战了一回，然后用膳。酒阑灯地，青田告辞。

到了十九日，青田果来。挹香甚喜，更换新衣，随了青田，迤迳而行。未几里，早到了王家门首，只见几枝杨柳，一带粉墙，九曲朱栏，小桥流水。甫入门，侍儿迎接，向青田道：「过公子连日不来了。」青田道：「这几日我因俗冗羁身，不克来前。今日这位金公子欲来拜谒你家小姐，特地而来，烦你去通报一声。」侍儿道：「原来如此，但金公子今日前来，却不凑巧。小姐于今日下乡去观竞渡了，明日方能回来，如何？如何？」挹香道：「访美岂一到就能覩面，明晨再来过访可也。」言毕欲行。侍儿道：「小姐虽不在家，请二位公子里边坐坐不妨。」青田道：「倒也使得。」二人遂入内，见轩窗精洁，花木参天，却是一座园亭。花台月榭，玉砌雕栏，别开洞天，幽雅非凡。挹香赞道：「有如此佳园，宜其人之风流倜傥也。」游罢，遂与青田一同辞去，订以明日再来。

挹香随青田至寓，不意无锡信至，促青田即日回家。青田无奈，对挹香道：「才得相逢，又成离别。仆家中有要事，不能逗留吴下，明晨就要动身了。后会有期，君宜保重。」挹香十分扫兴，乃道：「前与青

翁匆匆賦別，今青翁又欲言歸，相見之緣，何若是其淺耶？青田又叮囑了一番，兩下相別。挹香回家。想道：『如今過青田已去，幸得認那家住處。明日，我獨去訪這美人，倒也清淨。』胸有成竹，反覺歡欣。

次日，挹香果然獨至王家。適愛卿已歸，挹香命侍兒通報。良久，侍兒出，謂挹香道：『小姐尚未起身，請公子少待。』挹香唯唯。坐了半晌，又一侍兒出道：『小姐現在梳妝了。』又有頃，見侍兒持白銀烟袋出來道：『小姐梳洗已畢，已在那里更衣了。』挹香此時心神已醉，双眸子罔不顧酸，只睽美人出來。

正睽之間，忽聞洞中重門啓處，啾啾鶯聲道：『小姐出來。』言未畢，只見一人從綉帷中，蓮鈎窄窄，如輕燕般娉婷袅娜走將出來。挹香知是愛卿，便暗暗偷覷，見其衣杏紅衫，束藕絲裙，臉暈微紅，如芙蓉之浥朝露；眉橫淡綠，似柳葉之拖曉烟。仿佛嫦娥離月殿，依稀仙子下蓬萊。果稱紅閨绝色，实堪于众美中持拔一鼎。于是挹香兢兢上前，深深一揖道：『仆慕芳名，如雷貫耳，欲思一覩，深恨无缘。昨遇友人過青田，論及芳卿奇才藻思，企慕甚殷。蒙渠挈仆登堂，未獲覲及兰儀，而覲面宜迟，芳卿又有竞渡之興，使楚灵均千古波濤涵泳乎。卿之性情愈觉其嚼然而不滓也。今日過青翁有事回家，仆冒昧登堂，猥蒙容見兰阶，得偿素愿，真三生之幸也。』愛卿道：『妾村野陋姿，自惭蒲柳。昨蒙君子枉顧蓬門，自怪游兴太豪，致疏迎接。今君弗咎前愆，草庐复踐，妾不胜惭愧之至。』挹香道：『仆素性痴狂，幸蒙诸姊妹常存青眼，故红楼翠馆虽亦物色一二，欲求爱姊之丰雅韵致，扫尽青楼脂粉气者，竟不可得，卿非閬苑司花耶？真才不问可知矣。前者过青翁朗吟爱姊《锦帆泾怀古》佳作，令人歎服无已。吾辈须眉真欲愧死矣。』

然观卿如此韶秀，如此捷才，又加如此端丽，可惜误生门户，以致沉沦，不胜浩叹！」

爱卿见说，凄然道：「妾非王氏之女，本籍松陵。父亲钮月泉，曾为处州巡检。后因兵戈扰攘，十四岁即失怙恃。伶仃弱女，何所靠依？乃被邻妇王氏诱人青楼。抚怀及此，言之痛人。每欲择一从良计，一则未得其人，二则假母处又不肯放，是以辗转难安，恨深骨髓。」言讫，泪珠儿扑簌簌流个不住。挹香道：「原来爱卿姊是旧家淑媛，宦族才人。泥涂太璞，雪忌明珠，遭逢若此，良可悲叹。但所言未得其人，不知欲得何等人，方选入姊姊青眼？岂吴中极盛之人才，而竟无一人如愿者乎？」爱卿道：「妾自堕焰火坑之后，阅人多矣，奈何欲得知己者，竟乏其人。或遇一二知心，总带纨绔习气，曷敢以终身遽订，致慨「终风且暴」之诗？是以落花无主，动辄俱难。」挹香听了爱卿这一席话，又可怜，又可羨，又可哭，又可喜。心中早已默契，乃劝慰道：「爱姊安心静俟，勿悲伤玉体，待否去泰来，自然变灾为福。」爱卿见挹香举止端庄，语言诚实，大非轻浮子弟所能，居然品高行上之士，心中也甚敬重，即命治酒相款。正是：

红丝千里姻缘系，一见相怜情已深。

不知席间说些甚么话儿，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留香阁挹香初覩面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

话说爱卿见挹香儒雅风流，忠诚朴实，十分钦敬，倾心相待。片刻，侍儿来禀道：『酒席已摆在留香阁里。』爱卿邀挹香同至阁中，见结构幽深，陈设甚雅，琐窗屈戌，掩映绿纱，旁即爱卿卧室。挹香观看了，一回，与爱卿入席，彼此逊让，互相斟劝。酒将半酣，挹香道：『久闻爱姐高才，诗坛中可独立一帜，弟虽诵过佳章，已开茅塞。今夕萍水相逢，既蒙设樽醉我，荡我俗肠，还要请教。』爱卿道：『街谈巷语之词，鄙陋不堪动听，潦草不堪入目。君如勿笑，妾方敢献丑。』挹香道：『卿勿太谦，就此请教。』爱卿也不请题，挥成一首，双手递与挹香。挹香展开一看，见上写着：

有感偶成，即请教正。

九十韶光柳暗催，风尘几度费徘徊。

桃花命薄真堪叹，大半飘零雨里开。

挹香读了这首诗，不觉顿触悲怀，泪随声出，乃道：『此诗一字一泪，芳卿之心事尽寓诗章，真非纸上空谈矣』乃拈毫，也赋二律以赠之。诗曰：

从来红豆最相思，惆怅三生杜牧之。

南国夭桃红旖旎，东风芳草绿参差。

娇当今日藏还易，恩到来生报已迟。

我未成名卿未嫁，二人一样未逢时。

其二

绰约丰神绝艳妆，翩跹小影怯风凉。

滴来仙子原幽性，看破人情尚热肠。

眉为善愁常减黛，衣因多病懒薰香。

韶华肯为春风驻，一样花开冠众芳。

爱卿见诗，不胜踊跃，大赞道：『开府清新，参军俊逸；篇篇珠玉，字字琳琅。典丽裔皇，烛天起云霞之色；措词雄健，掷地成金石之声。』诗才如此，直堪媲美前人。于是更加钦敬，曲尽殷勤，举杯相劝。

酒阑后，挹香告别回家，书馆无聊，徘徊良久，忽想着前日梦境，说什么二十日相逢正室，又说什么姓钮，莫非就是钮爱卿小姐么？我金挹香若得钮爱卿为室，任他舞榭歌台之辈，我之愿亦足矣！只怕小姐心中未尝有我。辗转良久始睡。

明日，过郑素卿家闲谈一回。膳罢，又至婉卿家。适婉卿在房试兰汤。挹香嘱侍婢勿惊动，侍儿依命。挹香坐少顷，使开侍婢，悄躲在碧纱窗外，于罅隙中偷看，见他一湾软玉，两瓣秋莲，褪露娇躯，斜倚朱盘中，手执罗巾在那里轻轻拂拭，如醉杨妃华清宫新承恩泽，暖试温泉。挹香看了一回，不觉春心荡漾，轻轻地推进纱窗，默默不言。婉卿认是侍婢添汤，及回眸谛视，谁知却是挹香！半惊半羞地道：『金挹

香！做什么？」挹香道：「我也要想洗澡。」婉卿道：「不要在这里没规矩。」挹香道：「婉妹何欺我耶？你试兰汤，便有规矩；我要洗澡，难道就没规矩？」一面说，一面竟将衣服卸下，跨入朱盘。婉卿无奈，只得与他同浴兰汤，拂拭了一回。」挹香于浴盘中口占一绝云：

玉腕金环鸦髻蟠，生香艳质浸朱盘。

灯光远近屏山曲，一树梨花露未干。

浴罢，唤侍儿倾去余汤，二人同至望荷轩纳凉饮酒。时届五月下旬，火伞张炎，天气渐多酷暑，幸此轩四面迎风，嵌空玲珑，堪消暑气。挹香坐了一回道：「我要去看月素妹妹了。」婉卿道：「你去，你去，本来这里留你不住的！」挹香见婉卿有些醋意，乃说道：「我为有件东西，遗忘在月妹处，我去拿了就要来的。」婉卿道：「本来叫你去，那个叫你不要去的？」挹香见他如此言语，便说道：「你叫我去，我倒不去了。」婉卿道：「你去，你去！你不去，月妹妹要纪念你的。」说罢，两只手扯了挹香至门首，开了门，将挹香推了出去，说道：「快些去罢。」竟将门闭上。正是：

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

挹香被婉卿推出了门，不得已至月素家。恰好月素在护芳楼午睡，挹香轻移慢步，悄悄然踱进房中，见月素酣睡在湘妃榻上，如西施舞罢慵妆，香晕酡颜，海棠无力。身穿湖色罗衫，一湾玉臂做着枕头，秋波微合，春黛轻颦，朦胧地睡着。挹香暗忖道：「侍儿们好不当心，小姐睡着，也不替他覆些锦被。」心中

十分怜惜，即蹴前来推月素道：『月妹如此睡品，要受凉的，快些不要睡。』月素惊醒，见是挹香，便打了几个欠伸，复又朝里而睡，因说道：『你勿惊搅。我昨宵听黠鼠相斗，响彻房枕，闹了一夜，未曾稳睡，今日十分疲惫，拥被养神，不睡熟的。』挹香道：『养神未免落寝，疲惫事小，睡而受凉事大。我与你闲谈片刻，就可忘倦了。』月素仍合着眸子道：『我颇困倦，欲略养神，你往别家姊姊处去去再来。』挹香道：『叫我往那里去？即或去了别家，都要推我出来的。』月素听了，嫣然一笑，道：『你既要在此，可坐在那里，不许吵我。』挹香听了，便拜下头去，偎养月素的粉脸道：『不要睡，不要睡。』月素见他面含酒意，口喷酒气，遂问道：『你又在那里喝酒？』挹香道：『才到婉妹家，适婉妹试兰汤，我也洗了一个和合汤。』既而到望荷轩乘凉饮酒，我说要到你家来，他便拖我至门口，推我出来，你想该也不该？才得到你处，你又叫我到别处去，岂不是又要推出来的？』月素道：『你在此没有什么好处，还是到婉妹妹家去，洗洗和合汤，饮饮和合酒，好得多哩！』

挹香听了这句话，也不回答，倒身向床上一睡，将衣袖只管拭泪，说道：『我为了你，在婉妹妹处受了许多气，特来告诉你，你又是冷言冷语，我从此情禅勘破，要去做和尚了。』月素见他发愤，亦将娇躯斜靠在挹香身上，接着挹香笑道：『我与你玩玩，你倒认起真来。你敢做和尚么？』说着，便拧挹香。挹香连忙讨饶道：『好妹妹，饶了我吧，我不做和尚了。』月素笑道：『你也会讨饶的么？』挹香道：『妹妹，你要讥消我，我自然要做和尚了。』月素道：『你还敢说么？』挹香发急道：『不说了，不说了。』月素

道：『你既不说，我与你讲：今日婉妹妹推了你出来，你可知他的心里么？』挹香道：『有甚不知，他无非怀梅而已。』月素道：『你既知怀梅，今宵你必须过去，不然，我倒做难人了。』挹香道：『我不去，我不去。我若去，他做「泄柳闭门而不纳」，教我焉能「投石冲开水底天」耶？』月素道：『包在我身上。他若闭门不纳，明日你来向我说就是了。』挹香无奈，只得重至林婉卿家。正是：

半生憔悴因花累，两地周全为醋忙。

却说挹香到了婉卿家，叩门入内，来看婉卿，见婉卿睡在榻上，在那里泫泫下泪。见挹香到来，便说道：『你到月姐家去，又到这里做甚？』挹香道：『好妹妹，你不要提了。方才对你说，去拿件东西就要来的，你倒忘了么？』婉卿道：『谁要你来？』挹香道：『好妹妹，你不要这等说。我若真个不来，你又要打听，又要说我到底无情。如今我来了，你倒说这些闲话。我金挹香不要说有你们二十几位美人，就是二百几十位美人，总是一样看待，雨露均调的。』婉卿听他一番软款温存的言语，不觉已有几分怜爱，因说道：『亏你说得出！你有多大本领？夸此大口！』挹香笑道：『只消行乎其当行，止乎其当止耳。』婉卿听了他一番痴不痴、颠不颠的言语，又好笑，又好气，只得任他住下。

两人闲谈片晌，已是上灯时候，吃了夜膳，共倚亚字栏杆，见月色穿帘，瑶窗明洁。俄而，垂髻小婢携香茗至，二人品月品茗，又酌冰雪佳酿数盏，以鲜菱雪藕嚼之，芬流齿颊。婉卿桃腮薄醉，挽了挹香。起履于留香之座，芳径漫穿；牵裾于响屐之廊，花阴漫拂。携轻罗小扇，戏扑流萤一二，以寄芳怀。既而

玉兔渐升，铜龙响滴，漏将三下，婉卿薄醒未醒，颊晕红潮，秋波慵转，鬟松钗乱，疲倦不堪，便向挹香道：『夜凉深矣，湿露侵阶，我们到房中去吧。』便低垂粉颈，斜倚在挹香肩上，缓款而行。归房后，即傍着妆台，开了芙蓉镜奁，卸却鬓髻，重挽云髻，酩酊默坐，天然妩媚。挹香又替他簪了些珠兰茉莉花朵。解秋罗衫，微闻芴泽；露出双腕，滑腻如脂。穿了一件时花的夏背褙，束一个腥红抹胸，换了一条皂色纨裤，宜嗔宜喜，斜倚纱橱。解罗袜，去鸳鸯履，穿好了软底睡鞋，唤侍儿捧了一盏凉茶。饮毕，向檀几剔起银灯，手持绛纱纨扇，向挹香回眸一笑，先入香帙。挹香本来看得心荡神迷，哪经得对他一笑，自然更生出无限柔情，即解衣就寝。正是：

一种兰闺佳趣事，不销魂处也销魂。

明日清晨，挹香与婉卿起身后，吃了些莲子汤，挹香告别归家。父母问他昨宵住在何处，挹香托言在友人处饮酒。原来挹香一则父母溺爱，二则道他总在这几个通家好友处会文讲赋，所以也不十分穷究。

且说挹香到了书房，忽然又想起前日遇着的那位钮爱卿小姐。欲想就去看他，因昨日未归，到底有些过不去，只得在书房中坐了半天。欲想做两首诗去赠他，又想他是一个才女，只些腐儒之词，他必然看厌，必须做几首新诗才好。正想间，忽见案头置有《疑雨集》在，挹香想：『《疑雨集》乃艳体之诗，不如集它成语，倒也新鲜。』于是翻阅了一回，集成四绝。诗曰：

写得梅花绝代姿，一回踪迹几回思。

由来心醉倾城处，天遣情多莫讳痴。

其二

云作双鬟雪作肌，蕙兰心性玉丰姿。

阁中碧玉人谁识，画出娉婷赖有诗。

其三

灯边调笑酒边嗔，色韵详看已醉心。

只为姣痴偏泥我，意中言语意中人。

其四

玉人风格照秋明，单占名花第一名。

随意梳匀皆入画，偶然迷惑为卿卿。

吟罢入内庭，与父母闲讲了一回，天色已晚，吃了夜膳，又看了一回书，然后归寝。次日起身，即往

爱卿家来。正是：

开到名花人尽爱，蝶蜂不必妒人忙。

亘古以来，为人有了这钟情之癖，任凭素性简默的，也要静变为动，方变为圆。即如挹香，有了许多美丽蝶爱花怜，亦然十分劳碌。幸而姐妹行中都是羡慕他的，是以挹香虽日寻花柳，不与狂徒选色者同。

今到爱卿家，却好爱卿正在梳妆，挹香看见道：『爱姐，我来替你一梳可好？』爱卿道：『你怎么会梳？』挹香道：『我会梳。』遂替爱卿解开青丝，分为三把，将发儿轻轻地梳篦好了，即行挽髻。片时梳成了一个时样巫云，又替他簪了钗环，戴了花朵，拍手大笑道：『如何？』爱卿笑道：『你倒有此本领，他日娶了尊阍，可以省用一个梳头妈哩！』挹香道：『我只愿替姐姐梳头，别人是不肯的。』乃口占一绝道：

水晶帘下正梳妆，替挽巫云兴转狂。

新月远山随意扫，画眉谁说尚无郎？

列位，你道这首诗，原是挹香随口而成，谁知却成诗讖。后来爱卿与挹香成了夫妇，这句『画眉谁说尚无郎』竟是兆语，我且一言交代表。

再说挹香与爱卿梳好了头，便道：『小弟昨日想了姊姊半天，因做成四首集句在此，无以为赠，聊表寸心。』爱卿听了，十分欢喜，即索观之，称赞不已。命侍儿端整酒席，对酌谈心。两情缱绻，彼此倾忱，饮至下午，方才撤席。爱卿便同挹香到园中四处游玩，见榴花开得十分灿烂，挹香笑谓爱卿道：『这花虽好，惜乎见了你有些妒意。』爱卿道：『你那里看得出？』挹香道：『看是看不出的。』曾记杜牧之有诗云：『红裙妒煞石榴花』。姊姊如此芳容，岂不要叫榴花妒煞？』爱卿道：『你太觉谬赞了。』二人一面说，一面行，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茶藤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至蔷薇院，憩芭蕉坞。盘旋曲折，又是一亭，二人入亭而坐。挹香见上悬一额曰『醉花轩』，四围多是五彩玻璃，窗格中间挂着一幅

『孤山放鶴圖』，兩旁懸小對云：

香氣入帘花索句，清光當檻月依人。

挹香看罷，贊道：『姊姊有此仙居，但不知園東是哪一家的？』愛卿道：『那園本是通政使吳公所創，后来子孫賣于周氏。周氏無資，又典與愚姐，只得八百銀子，言定三年為滿。如今過期已久，要算愚姐的了。』挹香道：『好便宜！若造它，只怕八千还不够哩！』愛卿道：『这个自然。』二人一面說，一面出軒，繞過碧桃溪，穿過竹籬花障，見粉垣環護，綠柳周垂。進了門，盡是回廊相接，院中點綴几塊山石，這一边種芭蕉，那一边種鐵梗海棠，院中十分幽雅，上边題着『海棠香館』。挹香謂愛卿道：『這「香」字不通。』愛卿道：『這也有个讲究的。』海棠自恨不能香，名名句也。海棠本無香，人因愛它姿態秾麗，故下这个「香」字，亦寓怜愛之意也。』挹香點頭道：『不差。』于是出院，又進一个軒中，收拾得與别处迥不相同。中間陳設俱是梅花式樣，軒外有数十株梅花植着，上面一額題曰『宜春軒』。轉過假山，見一荷池，池中畜許多挂珠蛋種，細白花鱗。中盖一亭，周圍俱有窗櫺，旁有小橋，可通亭內。愛卿挽了挹香，同至亭內。

这亭八角式造成，其中一带栏杆，尽是朱漆画成，上面亦有一額曰『观鱼小憩』。愛卿道：『我来钓个鱼儿玩玩。』于是竿垂月釣，试之片时，得一金色鲤鱼。愛卿道：『这也奇怪，池中只有金鱼，没有鲤鱼，如何倒釣着这一尾金色鲤鱼来？』想了一想道：『此乃君化龙兆也。』说着，荡下釣竿，将鱼依旧放入池

中。又偕挹香从花木深处走进，便觉道路康庄，两边楼阁插云，偕上楼，观玩良久。这楼看山最好，因名『挹峰楼』。下楼至对照阁上一望，周围有许多竹树，翠叶参差，嫩凉含暝。悬一匾曰『迎风阁』，挹香十分称赞。复下阁，绕径而行，至一石洞，进洞未数武，豁然开朗。寻踪直上，又一小亭却踞在石洞之巔，中间亦有匾曰『拜月亭』。下亭，见柳阴中露出一个折带朱栏杆的板桥来。过桥，见五开间一只旱船，进内细观，四面皆是池沼，居中一额，上写『春水船』三字。挹香道：『题得果然佳妙。』入坐片刻，旋即下船，从假山上盘纒而下。

甫行际，忽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耸，挹香道：『这是那里？』爱卿道：『此「听涛楼」也，阁曰「剑阁」。』挹香道：『如此，不上去了。』说着又走，两旁俱是抄手栏杆，游廊曲折，委蛇而行。复见三间清厦，愈觉幽雅，此乃杏花丛处，名曰『杏花天』。又至『一碧草庐』，游了良久，复到『看云小舍』、『媚香居』、『绿天深处』、『红花吟社』，尽兴一瞻。

爱卿道：『愚姐新盖一亭，在于桃花深处，你可要去一观？』挹香道：『好。』二人迤迳行来，或茅舍，或清溪，或堆石为垣，或编花为门，绕遍了十二回廊，早到了仙源胜境。二人进亭遐瞩，见外边桃树成林，枚枚结实，亭内铺设甚雅，居中炕榻，四面悬挂湘帘。爱卿道：『初创尚未命名。君可赐题一额，以光茅舍。』挹香道：『「仙源分艳」为额可好？』爱卿道：『好。』挹香又撰楹联一副云：

唐苑霞蒸，斗艳当年娇越女；



中國歷代

木子書

卷八八

一三九六四

武陵春暖，問津今日引漁郎。

挹香尽半日之闲，畅游名园，已识大概，赞道：『搜神夺巧，至此已极。』遂同爱卿缓步出园。未识挹香回家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吟艳诗才女钟情 宴醉花美人结义

话说挹香与爱卿出了园，回归留香阁，时已近晚，挹香道：『爱姊妹，这园可有什么名字？』爱卿道：『本名「环碧园」，愚姐改为「挹翠」，不知可好？』挹香道：『「环碧」、「挹翠」，并皆佳妙，而「挹翠」较「环碧」更雅。吾想《石头记》中有大观园，十分宽绰，众姐妹多居其中，甚为艳羨。几时我欲借此挹翠园作一佳会，未识容否？』爱卿道：『如此甚佳。须俟来春兴此佳会，庶几有致。』挹香称是。

正说间，侍儿排上夜膳，遂同叙宴。挹香道：『今日已极壮观，若此时回家，只影孤灯，必然寂寞。不如剪烛吟诗，消其长夜吧。』爱卿见挹香一种绸缪，意颇亲爱，便道：『君既欲吟诗消遣，我亦无不乐从，但俚词村语不足唱酬，如何？』挹香道：『姊姊莫谦。』于是吃过夜膳后，挹香又道：『今夕饮酒吟诗，必须立个章程。不用题目，须要富丽为工；不必拘韵，以牙签三十枚，编好平声全韵，随意掣签，见韵定韵，可否？』爱卿道：『好。』遂写全平韵，命侍儿端整四簋精洁佳肴，烫好两壶酒。高烧红烛，两人酬酢芳樽。挹香道：『我先来掣一签。』向筒取出看时，是十二文韵。挹香略为思索，即挥成一绝。爱卿接来一看，见上写着：

金炉香烬酒初醺，人影花光两不分。

莫笑书生多薄福，芳园今夕遇双文。

爱卿展玩良久，道：『诗虽佳，太露色相。』遂掣一签，却是五歌韵，便想了想，写出来道：

凭栏今夕月明多，浴罢兰汤试薄罗。

欢及邻家诸女伴，隔溪解唱采菱歌。

挹香看了赞道：『即景生情，言生意外。』便斟了一杯酒，与爱卿饮了，又掣签一看，却是八庚韵，便吟云：

一卮酒尽一联成，清韵声中协凤鸣。

明月爱花花爱月，卿须怜我我怜卿。

爱卿道：『这首好了，欲不伤雅。适合香奁之体。』说着起签，见是六麻韵。爱卿道：『这个韵倒有些难押的。』饮了一杯酒，凝神地一想，便道：『有了。』遂写出云：

居处红楼未有家，棣中美玉自无暇。

小姑渐长应知识，云髻羞簪夜合花。

挹香听了，拍手大赞道：『这首诗妙得很，薰香摘艳，羞色可餐，真杰作也！但这夜合花为什么有羞簪之故？』爱卿红着脸儿来拧挹香。挹香道：『我明白了，为此花隐寓夜合之意耳。哈哈，这也何妨，我今日来替姊姊簪一朵可好？』爱卿一把拧住挹香道：『阿香，你敢再说么？』挹香见爱卿来拧，连忙道：『不说，不说。』复掣签一看，是十三元韵，说道：『难韵来了。』便想了想，吟云：

画栏携手坐黄昏，绮语传来软又温。

带一分憨情更好，骂郎名字最销魂。

挹香吟毕，爱卿『嗤』的笑了一声，又瞅了一眼，自己掣签十一真，遂斟了两杯酒，与挹香吃了，便吟云：

疏窗竹簟绝无尘，此夕豪情别有真。

郎自爱花侬爱月，半帘清影两闲人。

挹香笑道：『如此闲暇，必要做些事儿才好。』爱卿又要来拧挹香，挹香道：『好姊妹，饶了我吧，以后再不敢了。』爱卿只得停了，挹香起签，得二萧韵，复吟云：

相遇天台路不遥，独欹鸳枕易魂销。

周南记赋房中什，莫负绸缪花月宵。

爱卿见诗中暗寓『君子好逑』之意，有意使他着急，掣签得一先韵，念云：

新诗题遍薛涛笺，花正嫣然月正圆。

如此良宵休辜负，语郎今夕莫贪眠。

挹香听了，呆了一呆，再掣签，得九青韵，便写了一首，递与爱卿道：『我醉矣，我之心事在此纸上矣。』说罢，躺在炕上，伪装醉态睡去。爱卿见上面写着：

酒已将酣月满庭，银红花落撩银屏。

良宵玉漏沉沉滴，未可无卿拥髻听。

爱卿暗暗称赞道：『我方才吟了「语郎今夕莫贪眠」之句，他回答我「未可无卿拥髻听」，果然才人手笔，机锋相斗。』心里十分钦爱。又见他颓然醉卧，钦爱中又生出一种怜惜。便轻曳莲瓣至炕边，附在挹香耳畔，低唤了几声香弟弟，挹香佯作不闻。爱卿道：『如此睡法，要受凉的。』又唤了几声，挹香仍旧不答。爱卿只得顺着势儿，扶了他起来。挹香伪装似睡非睡的模样，倒在爱卿身上。爱卿只得扶至内房床上，替他卸衣睡好。

挹香又喜又感，假睡了一回，不见爱卿归房，复装醉态，口中喃喃地念道：『口渴，口渴，惜无茶吃。』爱卿听见，忙携茶瓯进房道：『茶来了。』递与挹香。吃罢，挹香道：『爱姊姊，我睡在哪里？』爱卿道：『在我床上。』挹香道：『姊姊为什么不睡？』爱卿低鬟半晌道：『自然要睡的。』挹香道：『姊姊不睡，我也不睡了，我一个人睡是怕的。』爱卿见他一派孩子腔，笑而答道：『你睡。你睡，我来陪你。』于是也归寝而睡。正是：

鸳谱百年从此缔，红丝今日暗中牵。

挹香一番诈伪，得爱卿陪了他，自然安心乐意。明日起身，挹香道：『昨游姐姐名园，心神俱畅。今欲同一二位姊妹们来一玩，未识允否？』爱卿道：『哪两位妹妹？』挹香道：『一位朱月素，一位林婉卿。』爱卿道：『妙极，不识他们肯来否？』挹香道：『吾去相请，无有不来的。』爱卿道：『君宜速去。』

挹香大喜，遂辞了爱卿，往月素家去。

原来爱卿虽身傍歌楼，而性情忠厚，毫无拂醋拈酸之态，反叫挹香去邀姊妹们来游，所以挹香愈加感佩。既至月素家，恰遇婉卿、丽仙、宝琴、文卿在那里丛谈。见挹香，大家立起，「香哥哥」、「香弟弟」叫个不住。挹香道：「好，好，好。你们都在这里，快同我游园去。」婉卿道：「花园在那里？」挹香道：「此园人所罕见，其中颇属幽广。」宝琴道：「得非钮爱姊挹翠园乎？」挹香道：「你怎知道？」宝琴道：「挹翠园我素知的。这位爱卿姊，为人十分要好，抑且忠厚为怀，我早有愿见之心，惜无人推毂，你却如何认识？」挹香细诉毕，月素道：「你如此有缘，我们姊妹行中，大半被你认识了。」聚谈良久，遂唤五肩轿儿，穿街达巷，往爱卿家来。

爱卿接进五人，各叙一番钦慕的说话。遂偕进挹翠园中，联袂而行，游且骋怀，实足以幽情畅叙。七人信步寻芳，绕遍花台月榭，穿残石，磴云楼。爱卿命侍儿排酒园中「醉花轩」宴集，款众位美人樽饮。宝琴道：「我们闻爱姊藻思压人，葵倾已久。今日又搅扰郇厨，小妹有一不知进退的话，欲与爱姊一谈，未识爱姊肯俯允否？」爱卿道：「有言不妨请教，妹无不从之理。」宝琴道：「我们欲与姐姐结一花前姐妹，恐鸦入凤群，是以未敢启齿。」爱卿道：「妙哉！但小妹山野鸡雏，恐不足与众位同类，如何？如何？」挹香在旁道：「大家不要谦，我来做盟主。」随命侍儿排了香案，六位美人俱拜跪案侧，对天立誓毕，以齿为序：朱月素最长，其次婉卿，又次爱卿、宝琴，最幼文卿，以姊妹定其称呼。始撤去香案。

爱卿先各敬一杯，又将肴杯劝酒，众姐妹互相推让。挹香道：『我来豁个通关，每位三拳两胜。』爱卿道：『好！』七人轮流拇战。至月素，月素伸了兰指道：『九莲灯。』挹香笑道：『罚酒！你叫我伸六指头了。』月素只得罚了酒，重新再起。挹香伸五指道：『七子圆。』月素亦伸五指头道：『全家福。』豁毕，挨次而下。至爱卿，挹香输了个『直落三』，便道：『如今我们要做诗了。』爱卿道：『你动不动就要做诗，何诗兴如此之豪？』挹香笑对月素道：『我是：』

半生诗酒琴棋客，一个风花雪月身。』

爱卿便道：『你既要作诗，快些出题限韵。』挹香道：『现在共七人在此，可赋美人七咏，都要摹写美人情态的。』遂写了『美人足』、『美人眉』、『美人腰』、『美人眼』、『美人口』、『美人醉』、『美人梦』七个诗阕，说道：『你们各拈一阕为题。』婉卿信手取一阕，却是『美人眉』，即吟云：

香阁新妆远黛明，画成京兆笔痕轻。

入宫莫认人生妒，到底君王总有情。

吟讫，大家赞道：『暗用典故，妙在流丽自然。』文卿拈得『美人醉』，想了一想，也吟云：

宴遍兰陵十里香，桃花晕颊兴偏长。

不胜姣态扶栏立，曲唱梁州别有狂。

吟毕，宝琴拈了一个『美人腰』，吟云：

洛妃约素最宜人，态度纤如柳摆春。

料得乐天歌舞处，小蛮相对有精神。

宝琴吟罢，挹香见好做的都被他们拈去，便对爱卿、月素道：『你们为什么不拈？』丽仙道：『还有我来，你为什么不叫我拈？我倒要先拈了。』便笑了一笑，拈来一看，却是『美人眼』，便吟云：

秋水盈眸顾盼频，相思几度泪痕真。

嫣然别有撩人处，醉后朦胧睡后神。

月素大赞：『妙极！』伸手来拈，挹香道：『这三个都是难做的了。』月素不慌不忙，拈了一个『美人足』。挹香道：『「足」字最难摹拟，易于伤雅。』月素道：『你不要吵。』便吟云：

香尘浅印软红兜，生就莲花双玉钩。

纤小自怜行步怯，秋千架上更风流。

吟毕，大家称赞道：『月姐姐果然诗才新隽，生面别开。如今剩两个，爱姐来拈了。』爱卿拈了一个『美人梦』，略为构思，即吟云：

月明纸帐映梅花，一枕香魂蛱蝶踪。

鹦鹉也如依意懒，不惊不醒静无哗。

挹香大赞道：『细腻熨贴，香艳动人，不愧作家！』众美道：『如今只剩一个了。』挹香道：『不必拈

了，里面是「美人口」了。」便吟云：

邻家少妇斗新妆，粉晕红腮语吐芳。

一种甜香谁领略，殷勤只合付檀郎。

挹香吟毕，大家笑道：「你这个人，总说不出好的。做做诗，又要弄这许多蹊跷。」挹香道：「必须如此，人情入理，方谓香奁。」于是七人畅饮一回，众美告辞。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扮乞儿奇逢双美 遇之子巧订三生

却说金挹香归家后，终日在书房读书避暑，瞬经月余。天气秋凉，炎威渐退。正在寂寞，忽邹拜林至。迎入书室，拜林道：『今日之来，非无他事。我因昨日至闾门外留花院内，见有新来两位校书，是胡素玉、陈琴音，皆有十分姿色，且有慧眼识人。未知兄肯同一访否？』挹香道：『林哥哥，你说姿色十分，容或有之，至于有识人慧眼，只怕未必。他们见了我们翩翩公子，岂有不奉承之理？今若访他，必须设法而去，当场就可试验。』拜林道：『怎样试法？』挹香道：『我须扮作乞儿模样，只说闻得有二位新到的小姐，与我素来相识，特来一见。你须换了新鲜衣服，要装得十分显赫，分作两起进去，看他们怎样相待，当场就可试验矣。』拜林拍手道：『妙哉！』遂向家人借了几件破衣，与挹香着了。挹香对镜一照，道：『肖极矣。』你道怎生打扮？但见：

褴褛不穿长服，旧罗衫子齐腰。芭蕉破扇手中摇，形状似萧条。人觑见，谁知道，还疑伍相国市上复吹箫。

挹香扮完，家人们哄堂大笑。挹香道：『我先去，林哥哥就来。』出墙门，往留花院来。既到门，居然摇摇摆摆地进去。鸨儿见他十分褴褛，他们本来趋炎附势的，见了这般光景，便拖住他道：『化子进来做什么？』挹香道：『你们不要这般眼浅，我昔日也是显者，你们见了我，也要奉承的。如今为了寻花问柳，以致贫窘。闻你家新来两位姑娘，却是我素来旧识，你须进去向他说，有一姓金的要见，他自然知道了。』

鴛儿道：「什么姓金姓银？我们院中小姐没有你这化子相好。快些出去！」

正在喧嚷，恰好拜林进院，有几个龟子连忙上前迎接，齐道：「大爷，大爷，今日到吾们院子里来玩了。」拜林大模大样点了点头，问道：「你们拖扯那人做甚？」龟子道：「他来寻什么旧相识的。」拜林道：「他既来寻旧相识，你们何不让他进去？」龟子道：「我们小姐并没有此化子相识。」拜林道：「你不要管他，且进去问声。或者有之，亦未可知。」龟子见拜林一番言语，勉强进内告知素玉、琴音。拜林亦偕进内边。

原来这两位小姐，为人极其诚实。从无弃旧怜新之态，抑且心肠最慈，遇患难事，无有不肯周济于人。拜林方才说的慧眼识人，果非虚谬。那日二人在房闲话，见龟子进来，道：「有一个化子姓金的，说什么与你们二位小姐素来相识的。我等正在赶他出去，因这位邹大爷恰巧进来，叫我们来问问小姐，到底认识不认识？」二人俯首沉吟了片晌，甚觉狐疑，忽起一恻隐之心，想道：「我们所识颇广，安见得姓金的不认识？认识亦未可知。谅他此来，无非知我们慷慨，特来借些银钱的，我们趁了这些作孽银钱，理该做些好事。」主意已定，便道：「这姓金的却是认得的，快去请他进来。」龟子无奈，只得出外，去请挹香。拜林见二人如此，十分佩服，遂与他们从话良久，果然有巾幗丈夫之气。

不一时，挹香至。二人细细一看，并不相识，但见他眉目清秀，气宇轩昂。虽则落魄穷途，绝无寒酸之气。邀入房坐了，屏退侍儿，轻启朱唇，问道：「公子贵姓是金，未识尊居何处？缘何落魄至此？适言

与妾素来相识，妾思与君曾无一面之缘，倒要请教。』挹香见他谦谦有礼，心中暗喜，目视拜林，口占一绝，告其所由云：

楚馆秦楼势利场，金多金少见炎凉。

而今落魄吹箫市，有志痴狂莫逞狂。

吟毕便道：『辱蒙下问，小生乃鸳湖人氏，小字挹香。为因恣意寻花，耽情问柳，以至落魄异乡，江东难返。昨闻二位小姐为人慷慨，有女孟尝之誉。是以托言相识，引见兰闺，意欲求假川资，得归故里。衔环结草之恩，我金某必不有口无心也。』拜林听了，忍不住要笑，便道：『你这人倒也奇怪，他与你素不相识，开口便思借贷，倒也好笑。』挹香听了，也要笑出来，忍住了说道：『我金某非草率启口，因知这里小姐素怀恻隐，故冒昧恳求的。』说着，又与素玉、琴音二人哀陈苦境。

二人见他谈吐斯文，日后必非凡品，遂进房取白银十余两，付与挹香道：『君勿责妾直言，据妾看来，君日后必有一番事业。至于我们花月场中，虽不能十分效力，数金之助，亦可筹之，谅君衣履、盘川，藉此俱可妥贴。早日归家，芸窗努力。至于舞榭歌楼，烟花转眼，本不可过恋的。』挹香听了这一席话，又见他慷慨成仁，心生钦敬，忙出位向二人鞠躬，磕了两个响头，乃道：『芳卿慧眼识人，果非虚谬，我金某岂真落魄哉？因这位拜林兄说，芳卿有识人之慧眼，故特一试其技。芳卿不以落魄为憎，反勸厉贫士，青眼另垂。二卿之义侠，小生多明白了。』说毕，倒使琴、玉二人莫明其故，直到拜林说出，方知就里。

恰巧邹府家人送挹香衣服至，龟子知道，发急进来叩头谢罪，挹香侃言劝诫了一番。素玉、琴音命婢治席相款，席间说起沦落之况，恐异日香愁玉悴，姊妹同声变作凰飞凤散，潘郎在座，愿赋国风二十一篇。拜林在旁得意，道：『好，好，好，我来做冰人。俟香弟弟娶了正室，来迎二位姊姊可好？』挹香本已钦羨，听斯言也，欢然应允。因梦中有正室钮氏之语，便道：『既蒙二位芳卿降格下交，恐金某无福敢当。』拜林道：『香弟弟，你也不必谦了。若再谦逊，我邹拜林要垂涎了。』说罢，俱各欢笑，复饮香醪。俄而红日衔山，二人始别。

路上互相谈论，挹香道：『今日之举，不独使我碧海回头，更使我添出一番钦慕。从此，我金某决不以青楼为势利场矣！』拜林道：『说虽这般说，然我观你，一则非前世修来，决不能享这许多艳福；二则你素性钟情，此施彼答，自然人人多钦慕了；三则你貌又俊秀，年又少壮，我做了姐妹们，自然也要爱你的。』挹香笑道：『你真惯会诙谐也！』一路迤迳至邹家，拜林留了晚膳，挹香食罢辞归。

再说褚爱芳自遇挹香，见他言语卓犖，情致缠绵，且爱他诗词艳丽，姐妹间恒为啧啧。他有个义妹武雅仙，素性爱才，情耽翰墨，偶与爱芳论及诗词，见挹香投赠之句，十分钦服，欲晤挹香，莫能一覩，商诸爱芳。爱芳道：『待我去约他来。』雅仙甚喜。

且说挹香与拜林别后，即归家安寝。明日，见门公持柬来禀，说什么就要请去的。挹香看了信面，笔迹甚熟，启视之，方知爱芳邀他去，见上写：

辱爱妹爱芳衿衽再拜，致书于挹香哥哥文座：久疏雅范，颇切遐思。月下花前，几度望风盼驾，吟边酒畔，恒教掷卜思君。何瘦腰郎弃妹如斯耶？今者，妹之闺中词友武雅仙者，见君佳作，心企已久，特嘱妹持柬相邀，欲亲尘海。君是爱才，妹非无意，裁笺恭请，尚祈顾我蓬庐。妹当扫径迓迎，专盼文轩一过。勿却是幸！

挹香见书后，吩咐门公：『说我随即就来。』门公领命而去。挹香即换了衣服，往爱芳家去。爱芳接进。献茶毕，爱芳道：『金挹香，你好久不来了，何忍心如此？』挹香自然陈说了一番。爱芳道：『今日邀君，因愚妹有个结义的妹妹，见君大著，不胜佩服，是以嘱愚妹相邀。乃蒙趾临，幸甚！』遂命侍儿去请武雅仙相见。正是：

未晤已教人企慕，个中艳福孰能修？

要知挹香与雅仙见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痴生活目 美女傾心

话说爱芳命侍儿去请雅仙，不一时，雅仙已姗姗而至。挹香侧目偷觑，见其肌肤凝雪，云髻堆鸦，其容貌之妍丽，真如带雨梨花，笼烟芍药，吴绛仙秀色可餐，犹恐未能争胜也。尤可爱者，两瓣秋莲，纤不盈掬，挹香已暗生怜爱。雅仙即与挹香相见，序次而坐。挹香道：『久慕芳名，未遑拜见。今蒙爱芳妹折柬相邀，始知芳卿垂顾，生，殷殷雅意，并蒙谬赞俚词，真令仆增颜赧！』雅仙聆是言，便道：『夙仰高风，早深翘企。又于爱姐处捧读佳章，心钦五内，回环雒诵，百读不厌。不但王辘川不能媲美，即韦苏州亦可与京矣。贱妾虽生企慕，未敢存愿见君子之心。昨日，因爱姐说及公子素性钟情，不肯视烟花为微贱，故特简相邀。今蒙降格而来，使妾好聆训诲，幸矣！』挹香道：『鄙陋菲才，蒙芳卿奖誉，令仆抱愧无地矣！』

挹香说罢，雅仙即出《秋闺二绝》呈与挹香道：『此妾之近作也，尚祈公子教正。』挹香展开一看，见上写着：

金风萧瑟动幽思，寂寞兰闺夜课时。

一种情怀难自释，徘徊独咏苦愁词。

其二

乌云慵整瘦纤腰，斜倚栏杆恨未消。

最是隔帘蛩唧唧，断肠人听益无卿。

挹香看了一回，大赞道：『吟盐咏絮，不殊道韞风流。写景处，笔情绮丽；感慨处，音韵凄凉。芳卿不要动气，第一首收句「灯前独咏苦愁词」，这个「苦」字似乎不妥，若易一「送」字，遂成完璧了。』雅仙听了，心中十分佩服，乃道：『公子奇才，可称独占，蒙改「送」字，真堪为妾之一字师矣！妾更欲求佳作数章，公子肯见示否？』挹香道：『但是不堪入目，芳卿勿笑为幸。』便想了一想，挥成一律，递与雅仙。雅仙接来，铺在桌上，细细地一看，见上写着：

奉赠一律，即希郢政：

绮思奇才别有真，怜卿飘泊溷风尘。

吟成柳絮原前慧，修到梅花亦夙因。

词藻流芳诗眷属，冶容绰约月精神。

多情偏解怜愚劣，许我兰闺拜玉人。

雅仙大喜道：『妾夤陋菲才，蒙公子诗中谬赞，反觉汗颜。』于是相与剧谈，片晌，挹香始别。

流光如驶，节届题糕。一日挹香至爱卿家，适爱卿患目疾，一目堆眵，竟至胶睫。其势甚重，挹香十分怜惜。继而渐渐失明，挹香益加惆怅。延医证治，药石无功，挹香朝夕在爱卿家周旋一切，已有一月之余。众姊妹知爱卿患目疾，又知挹香在彼服侍，所以都来问候。婉卿道：『患目疾者，最觉讨厌。我闻清

晨以井水洗之可愈；或令人于清晨以舌舐之，即可明朗。』挹香听了，记在心头。明日，挹香便住在爱卿家里，依婉卿之说，清晨替爱卿舐目。说也奇验，舐到三日，红已去大半，眇亦不胶睫。及七日，目已能开。至十天，则眸子瞭焉。挹香心既得意，爱卿意亦感激，乃道：『妾自阅历风尘，遇人夥矣，怜怜惜惜，非乏其人。然如君之爱妾，其真情良可见矣！』乃口占二句，谓挹香道：

飘零泥淤谁怜我？阅历风尘乍遇人。

爱卿自从挹香与他话目之后，心中万分感激，早有终身可托之念。惟恐挹香终属纨绔子弟，又有众美爱他，若潦草与谈，他若不允，倒觉自荐。故虽属意挹香，不敢遽为启口。但对挹香道：『妾溯迹歌楼，欲择一知心始订终身，詎料竟无一人如君之钟情，不胜可慨！虽君非弃妾之人，恐堂上或有所未便。』挹香听是言，或吞或吐，又像茕茕无靠之悲，又像欲订终身之意，甚难摹拟。我若妄为出语，虽爱卿或可应许，似觉太为造次。万一他不有我金某在念，岂非徒托空言，反增惭恧？心中又是爱他，又想梦中说什么『正室钮氏』之语，莫非姻缘就在今夕么？又一忖道：『既有姻缘，日后总可成就，莫如不说为妙。』便含糊道：『我金某自遇爱姐以来，一见知心，即邀怜惜。方才所说终身大事。谅爱姐慧眼识人，必不至终身误托。如云我金挹香，亦何敢妄为希冀？第卿惜我怜我，金某决不敢以多情为负。愚衷一切，谅卿早知之矣。』爱卿便道：『君诚有意，妾岂无心？但君菁莪奇质，大器易成，然须努力芸窗，时加诵读，定当万里抃云也。切不可暴弃自甘，至于颓惰。妾之终身，尚欲细筹良策。蒙君相劝，妾曷敢轻易托人？』挹香见

爱卿如此说法，明知有意。又见他一番勸厉，窥其意，大抵要我成名后，方许订盟，便道：『爱姐良言金玉，自当谨遵。卿之心事，卿不言，我自喻之矣。』

正说间，林婉卿来，挹香与爱卿相邀婉卿入座。婉卿问了爱卿目疾，遂与挹香叙话。挹香道：『婉妹妹，近日可有佳作么？』婉卿道：『愚妹前日做得几首秋景诗，等我写出来呈教。』挹香笑道：『你说呈教，是要写教弟帖子的嘘！』爱卿亦笑道：『亏你厚颜，别人与你谦逊，你倒公然老实要起教弟帖子来了。』挹香道：『这个自然。』婉卿一头笑，一头写，片刻已录四首，递与挹香。挹香接来，展开细看，见上写着：

秋 涛

奔腾万顷舞斜晖，初起还同一线微。

鱿穴喷花惊海立，鼉官卷浪骇江飞。

鲸回铁弩声逾壮，马逐银山势壁违。

八月枚乘诗思阔，广陵顿涨水间风。

秋 虫

天心地轴有神功，万物都生造化中。

蛩韵叫酸棚底雨，蝉声嘶冷树间风。

咽残秋露三更白，吟瘦斜阳半壁红。
飞去蜻蜓何处立，钓丝江上一渔翁。

秋 风

商飆潇飒起疏林，瘦骨先知冷气森。
松籁入琴流逸响，竹声敲户动凉阴。
故乡有味张翰思，霸国空悲宋玉心。
吹到庐陵诗梦醒，铮纵铁马和秋砧。

秋 月

瘦扶竹影上帘斜，千里怀人共月华。
佛印禅心空水镜，谪仙诗思寄江槎。
秋明坏塔疏清磬，冷逼征楼起怨笳。
羨煞凌云攀桂客，香分蟾窟一枝花。

挹香看完道：『描摹刻划，妙绪环生，真令人一字一击节！』说着，倒在婉卿身上道：『妹妹如何这般聪明？』一面说，一面勾了婉卿的粉颈，一同坐下。爱卿道：『你这个人太没规矩了。』挹香道：『什么没规矩？』爱卿道：『婉妹妹受教于你，你又要什么教弟帖子。也该正言教导，怎反如此顽皮？』挹笑笑

道：『这才叫风流才子呵！』爱卿道：『亏你羞也不怕，自己矜张如此。』挹香道：『不是我矜张，你想一个人劳劳碌碌，为马为牛，都是为名利所绊。如今我享了荫下之福，又得你们三十几位美人时常亲爱，又读了几句书，不与俗人为伍，你想，岂不是风尘中隐逸者流，有须薄才的子弟么？』

爱卿与婉卿一齐笑道：『伶牙俐嘴，真是可恶。』婉卿便推开挹香，挹香那里肯放，愈加添出一副孩子性情，倒在婉卿怀里。爱卿道：『你又不是孩子，又不要乳吃，在人家怀里做什么？』挹香听了，顺口道：『正要乳吃。』便去解婉卿钮扣。慌得婉卿措手不及，两颊晕红，说道：『金挹香，象什么样儿！』挹香道：『象个小儿喂乳。』说毕，正欲再与婉卿胡闹，忽听外房门『呀』的一响，视之，却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美人。挹香忙向爱卿说了，爱卿出接，那美人微微一笑道：『不速客来矣。』爱卿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雪琴妹妹！里面请坐。』雪琴道：『里边可有人在？』爱卿道：『不妨，不妨。里面乃是一个风流才子。』雪琴方始同进留香阁，遂与挹香、婉卿见了礼，各通名姓。

原来这位雪琴姓吴，为人十分幽雅，最爱淡妆，无妖冶态。貌似芙蓉，神如秋水，工绘梅花，然非所爱者不肯举笔。年十七，姣态可人，与爱卿最知己。今因绘成梅花四幅，欲求爱卿题咏而来，乃告于爱卿。爱卿道：『金挹香，你好代为一题了。』挹香道：『各题一幅何如？』爱卿道：『倒也使得。』即向雪琴索画玩赏，见画得孤干横斜，天然苍老，于是各分一幅，搜索枯肠。不一时，爱卿先好，雪琴接来一看，其诗曰：

挥毫腕底尽生春，修到梅花亦夙因。

仗得画工清品格，和烟写出更精神。

雪琴赞道：『丽句颖思，自是锦囊佳句。』正说间，挹香与婉卿的诗都好了。雪琴先看挹香的，见上写着：

一枝老干影纵横，写入丹青剧有情。

幽雅不随流俗竞，淡妆如此也倾城。

雪琴看了挹香的诗，十分称赞。又看婉卿的诗，见上写着：

报道罗浮梦乍醒，胭脂洗尽影伶俜。

不随处士同为伴，偏泄春光到画屏。

雪琴大为得意，便道：『小妹也来献丑一首。』顷刻，已成一绝。三人共读毕，大家称赞。其诗曰：

关心春色到园林，相对忘言契早深。

知尔孤高谙尔性，故传冷淡结知音。

雪琴之咏，半为初遇挹香，心中眷爱而成，是以大家十分称赞。爱卿即命侍儿治酒款之，饮至日晡，方才分散。

不知散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对雪景众美联诗 闯花国挹香闹席

话说挹香与婉卿等题了雪琴的画梅，与雪琴两情契合，时常往来唱和。时光易过，又是腊月初旬。其时，爱卿同了二十八位美人，俱是挹香的知己，同赴雪琴家宴集。适六出花飞，世界尽装成琼宫玉宇，议聚消寒雅会，以雪为题，限四支韵，互相联句。爱卿道：『待我先来起句。』众美齐道：『请爱姐先咏。』爱卿笑了一笑，也不推辞，便云：

六出丰年兆，

说毕道，『那位姊姊续韵？』陆文卿道：『我来，我来。』便说道：

豪情泛酒卮。

才吟完，爱芳说道：『待我也来续一句。』便吟云：

吟盐谁共匹，

琴音道：『爱芳姐诗意寓言，恰如题位。待我也来献丑一句。』便说道：

咏絮恰逢时。

雪琴道：『好，好。我也来续一句。』大家道：『不差，雪姊姊自己本身来了。』雪琴『嗤』地笑了一声道：『什么叫做本身？』慧琼道：『姊姊名为雪琴，如今吟雪，岂不是本身么？』雪琴笑道：『原来这个讲究。但是慧姊姊，你取「慧琼」二字，只怕被人听错，要当作蛔虫。慧姊姊，你可是蛔虫本身么？』

雪琴说着，大家多皱了眉道：『雪姊姊说得太不堪了。』慧琼道：『你真不肯饶人，才说了一句，你便想出这许多齷齪话来。』说着，大家笑了一回。雪琴饮了一杯酒，吟云：

玉戏天公巧，

陆丽仙道：『雪姊姊索性做起戏来了。』雪琴道：『天公玉戏，不是切雪的么？』婉卿道：『姊姊本身哪有说错。』雪琴道：『你还要抄老文章么？』说着，伸手要打婉卿，婉卿发急道：『方才一篇文章未完，此之谓落下文，什么抄旧卷？』丽仙笑道：『你们不要嚷了。雪姊姊上联倒也别开生面，待我也来续一句吧。』便说道：

银装世界奇。

丽仙念毕，爱卿道：『巧云妹妹，你该联一句。』袁巧云听了道：『我是不会的。』爱卿亦知巧云不善吟哦，便道：『随意说一句，不失粘就是了。』巧云无奈，只管搔头摸耳，细想了许久，说道：『有一句在此。』大家道：『如此，快些请教。』巧云道：『霏霏……』说了两字，又顿住了口。爱卿道：『为何说了两字不说了？』巧云道：『不好，不好。不像，不像。』又想了良久，复说道：『霏霏霏……』大家听了道：『为何又多了一字？』巧云道：『下面再加「木屑」两字可好？』巧云说着，弄得大家捧腹而笑。巧云道：『不算，不算。重说，重说。』便红着脸，又想了片晌，念道：

霏霏如屑玉，

爱卿道：『如此还雅。如今哪位姊姊说？』慧琼道：『吾来，吾来。』便吟云：

濯濯似凝脂。

慧琼说完，吕桂卿道：『如今我来了。』婉卿道：『我来，我来。』桂卿道：『我来。』婉卿道：『让我说了一句，然后你说可好？』桂卿道：『你们都是老前辈，怎敢不依？但是你吟了，珠玉在前，奈何，奈何？』婉卿道：『桂姊姊，你如此说来，我也不敢献丑了。』大家笑道：『你们二人真个能言舌辩。』婉妹，快些说吧。』婉卿只得笑着说道：『如此，有占了。』便吟云：

诗客扬鞭过，

婉卿说完了，武雅仙即接口道：

渔翁把钓羈。

桂卿道：『仙妹，你不敢抢我。』雅仙笑着说道：『有占，有占。如今不抢了。』于是桂卿笑吟云：

孤山螺黛壮，

吟毕，胡碧珠道：

远道马蹄迟。

胡碧珠念完，素玉道：『如今请众姐姐再续。』大家道：『素玉妹妹，你来。』素玉道：『你们众位来。』大家道：『你吟吧。』素玉笑道：『婉姐姐，你看我同他们客气了，他们倒让我说了，不然，可要争

先斗胜矣。』婉卿笑答道：『你做了谦谦君子，他们自然做好好先生了。』说着，大家哄堂，素玉吟云：

鸿爪今留迹，

素玉吟完，章幼卿饮了三杯酒道：『我自己罚了三杯，可让我联一句吧。』大家笑道：『幼姐姐，你做了诗翁之意不在酒了。』幼卿便说道：

虹腰此费疑。

幼卿吟完，何雅仙接口道：

蓝关添旧思，

蒋绛仙笑道：『我来押了韵吧。』便吟云：

玉宇谱新诗。

胡月娟听了道：『对得工整非凡，如今我来说了。』便吟云：

傍榭侵梅蕊，

孙宝琴拍手道：『描情写景，工雅非凡。待小妹也来续一句吧。』便道：

当窗压竹枝。

宝琴吟完，陆丽春吟云：

花飞缘冷结，

爱卿听了道：「丽春姊姊，这句与《石头记》上意思相同，不胜佳妙。」丽春道：「我正想着《石头记》上这句「花缘经冷结」，所以有此一句。」张飞鸿听了道：「我也来抄它一句。」便云：

色洁与霜宜。

爱卿道：「好，好，好。抄得一些看不出。如今哪位姐姐来了？」郑素卿道：「我来，我来。」便念道：

衰柳迷青眼，

素卿吟罢，陈秀英接联云：

红梅斗玉肌。

秀英说罢，大众连声称赞。慧琼道：「爱春姐姐，你来联一句吧。」爱春道：「我是不好的，不似你们诸位诗翁，就联了，也要惹你们见笑，不如不要联了吧。」大众说道：「不要谦逊，快些请教。」爱春无奈，只得说道：

文成蕉不绿，

陆绮云也联道：

景对兴宜痴。

绮云联完，爱卿道：「如今还有几位姐妹们未联？」方素芝道：「我未曾联。」吴慧卿、朱素卿、胡碧

娟、王湘云俱道：『我们都未联。』爱卿道：『如此，快些请教。』方素芝便吟云：

上下铺阶砌，

慧卿接口道：

缤纷舞沼池。

朱素卿听了，便说道：

寒忘三尺冻，

胡碧娟道：

兆喜九重施。

胡碧娟说完，王湘云道：『我倒也没有联过，可许我续一句吧？』大家笑道：『湘妹妹真正缄默，方才不说，如今冷锅中爆一个热栗子出来。快些请教吧。』湘云『嗤嗤』一笑道：

风急云偏敛，

吟完，正要叫爱卿收韵，忽见侍儿报道：『金公子来了。』大家欢喜道：『金挹香来矣。』即命侍儿相请。正说间，挹香已立在爱卿背后道：『不要请了，已经在这里了。』爱卿回头看见挹香，便说道：『倒被你吓了一跳。』于是大家相见。你道挹香怎生打扮？见他头戴大红猩猩毡雨笠，身穿轻服貂裘，足登粉底乌靴，身上受了许多雪。婉卿、小素见了，十分不舍，连忙替他拂去了雪，便道：『你为什么雨盖多不带，

身上粘得恁般湿？」挹香道：「都是爱姐不好。」爱卿道：「为何又要怪我？」挹香道：「我方才到你处，侍儿说你到宝琴妹妹家去，我便到宝琴妹妹处，又说什么遇着了众姐妹，一同到这里来饮酒赏雪。我故特地来看你们，所以受了许多雪。你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爱卿笑道：「如此，真对你不起了。幸亏你见了雪欢喜的。」一句话，说得挹香急了，便走过来道：「爱姐姐，你忒煞欺人，竟当我为狗。」一面说，一面把手来拧，爱卿蹲了身，只管讨饶道：「不敢了，不敢了。」挹香方才放手道：「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婉卿道：「我们在这里对雪联诗，被你来打断了。」挹香道：「好，好，好！对雪联诗，《石头记》上有这个韵事。」说着，索诗观看，又见众美齐集，小素亦在其中，却无诗句，心中倒有些不乐，便问道：「你们为何不许小素妹妹联句？我知道了，他乃一个村女，是不该与众芳卿联咏的。」说毕，面上有些不悦之状。众人知他溺爱小素，吴慧卿道：「他本来不会吟诗的。」挹香道：「素妹妹，你真个不会的么？」小素见挹香十分帮他，倒觉有些不好意思，便答道：「真个不会的。」挹香道：「如此，我来代你联罢。」便看了上句联道：

尘封絮屡吹。

大家听了挹香代联之句，知道他有些寓意，便说道：「金挹香，你好利害！」挹香道：「有什么利害？你想下了雪，装成了玉宇琼楼，岂不是尘封？况且天地无尘，《事类赋》上有这切雪的古典。」絮屡吹三字，谢道韞咏絮诗传之后，人皆称他为咏絮奇才，也是切雪的，怎么倒说我利害？」爱卿道：「你这利

口，我們也不來同你辯了。」挹香道：「如今素妹聯了詩，與你們詩壇朋友了，以後要另眼相看才是。」慧卿道：「香弟弟，你也不要多管，你去問聲素妹妹，看我平日可是與他姐妹相看的？」挹香听了，方才欢喜道：「是我不好，錯怪莫罪。」即与众美各作一揖。大家俱捧腹而笑，便道：「亏你做得出許多花样。」挹香道：「如今哪位妹妹聯了？」雪琴道：「都聯了。」挹香道：「如此，愛姐姐，你說一句，我來收韻。」愛卿便吟云：

吟哦消永昼，

挹香道：

雅韻滿香帷。

挹香湄了韻，大家重新飲酒。幼卿謂挹香道：「金挹香，你的性情為何這般古怪？方才你見沒有素妹妹的詩，看你換了一幅体态。人家不做詩與你何干？」挹香听了道：「好妹妹，不是這樣講法。我金挹香蒙你們眾姐妹十分怜愛，但我金某生性欢喜一例看承，无分上下的。」幼卿道：「你這人太覺疑心了。你可知我們與素妹妹，比你待得还好哩！」挹香道：「我已陪過你們罪了，你們重翻旧卷，理宜罰以巨觴。」说着，斟了一杯酒，遞與幼卿，幼卿只得飲了。

慧琼道：「香哥哥，你自己尚有差處，不責己而求人，也该罰一杯。」说着，也斟了一杯酒，奉與挹香。挹香道：「我有什么差處？倒要請教。」慧琼道：「这一例看承」的话，方才是你说的么？」挹香道：

『不差。』慧琼道：『既是你说的，怎独替素妹联诗，不代我们联呢？你想该罚不该罚？』挹香笑道：『该罚，该罚！』便取杯去讨酒吃。慧琼亦笑道：『幼卿姐姐，如何？我替你报了仇了。』说着，大家又饮了一回。天色已晚，爱卿见挹香有些醉意，恐怕又要耗神，便道：『金挹香，不要吃了，我们要归去了。』挹香见爱卿当心照应，心中更加感激，便道：『不吃了，不吃了。但是今宵如此大雪，不能归去，雪妹妹，你可留我住一宵吧？』雪琴听了，倒觉不好意思，便低了头，笑道：『幸亏不吃酒了，若再吃酒，你又要罚酒矣。』挹香道：『这是何故？』雪琴道：『方才说的「一例看承」之语，难道忘了么？』挹香点头道：『不错，我要去了。』于是雪琴唤了轿夫，送挹香归去，众美人亦纷纷告别。吾且不表。

再说挹香归后，有半月有余不曾出外。时光易过，又是除夕了，家家爆竹，处处桃符。到了晚间，挹香邀了邹、姚、叶三个好友在家中饮酒守岁，直到谯楼三鼓频催。挹香已有八分醉意，忽然又想出一桩韵事。

未识什么韵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消除夕四友写新联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

话说邹、姚、叶三人，在挹香家内饮酒守岁，都有八分醉意。挹香忽想了一个消遣的雅事，便道：『我想昔日有唐、祝、文、周四才子，做出事来都是奇怪。祝允明在杭州，除夕无事，曾夜写对联，真谓别开生面。我们今日四人在此，不若往众美人家写几副春联，创新意而效旧法，可乎？』三人拍手称妙。拜林道：『我正欲外面去看看世道贫富，香弟弟倒想得不错，大家去走走。』于是带了几枝顶毫，几锭香墨，乘着金吾不夜，四人信步而行。不半里，已至爱卿家中。

四人与爱卿相见毕，挹香道：『我们趁着酒兴，欲写几帽楹联为赠，不知姊姊可有现成的对儿么？』爱卿笑道：『你们这几个人真会寻快乐，若说要对，是现成的尽有。』遂命侍儿取了一副粉红蜡笺。挹香甚喜，便落笔嗖嗖，如春蚕食叶般地写道：

爱此可人人可爱，卿须怜我我怜卿。

下面落了企真山人款，呈与爱卿。爱卿大赞道：『果然下笔龙蛇，天然隽秀！』拜林亦道：『好，好，好。如今我们到众姊妹家，都要写得别致。』遂辞了爱卿，至丽仙家去，也说了一番，仍请挹香写。挹香也不推辞，一时已好。见上写：

三径花香春酝酿，一帘鸟语韵缠绵。

写毕，大家称赞，又健步同行至陆丽春家。挹香请拜林写，拜林拣了一副银红小笺，落笔雪烟，顷刻已成。

见上写：

枝头鸟语花姿丽，石上螺含黛色春。

看毕，送与丽春。辞出，迤迳而至王湘云家。拜林也撰楹联，写道：

湘管题诗春满座，云蓝写韵月三更。

写完，挹香等拍手道：『妙，妙，妙！春联中嵌名字，时下颇宜。』于是又健行至何雅仙家。挹香又写云：

室雅须人雅，诗仙亦酒仙。

挹香写完，仲英等三人道：『雅句欲仙，真不愧风流人物。』雅仙亦十分欢喜。又同至素芝家里。挹香道：

『如今梦仙哥哥也来写一副。』梦仙想了一想，便写道：

画到娇红宜后素，诗能颖秀讶餐芝。

写毕，挹香称赞道：『书法又佳，笔情又远。如今我们到那家去？』拜林道：『到朱素卿家去。』挹香道：

『好。』遂辞了素芝，一同到素卿家来。相见毕，告知其事，仲英索笺写道：

镜里自应谙素貌，樽前我亦识卿心。

写毕，又往月素家。挹香便赠一副楹联，索笺写道：

窗虚月入邃，人淡素妆宜。

月素大赞道：『好个「人淡素妆宜」！流丽自然，不独书法妙也！』于是又到陆绮云、孙宝琴两处，各赠一

联。赠绮云道：

绮阁峭寒梅似雪，云窗春暖柳如烟。

赠宝琴道：

宝蕴诗书珠蕴色，琴边调笑酒边嗔。

写完了几家美人处，步履已觉跋涉。时又夜深，余兴未尽，竟往于将坊章幼卿家。恰好幼卿在那里接灶封井，赶些旧例，见挹香等四人至，十分得意，便道：『金挹香，你们四个人可是来辞岁么？』挹香笑说道：『一则来辞岁，二则我们在众姊妹家各赠楹联，如今特来替姐姐写了。』月娥听了道：『你们作事倒也别致。小妹昨日购得黄蜡笺，正欲托你们写，如今你们走上门来，更加简便了。』说着，即命侍儿去取。挹香集唐人之句而写之。写罢，付与月娥。其联云：

千重碧树笼春苑，一簇红梅压女墙。

幼卿赞道：『词意蕴藉，集唐如无缝天衣，不胜钦佩！还有一副在此，是我之契妹，名唤三声，要求名人写的，你索性挥它一挥罢。』挹香道：『这个名字倒也奇怪。但我非名人，勿嫌字迹恶劣才好。』说着，略略构思，便道：『我有副旧联在此。』便写云：

杨柳乍眠还乍起，芭蕉宜雨不宜晴。

挹香写了，递与幼卿道：『被我涂坏了。』月娥接来，与三人一看，不但月娥称赞，连拜林等俱一齐拍手称

妙，便道：『杨柳三眠三起，正是春景，又暗藏一个「三」字在内；芭蕉宜雨不宜晴，暗寓「声」字，何等幽雅！何等韵致！』说着，挽了挹香的手道：『我们再去写。』挹香只得辞了幼卿，出门而去。其时已黎明光景，街坊上来往之人依然挨挤。也有有的褙褙经摺，讨帐奔波；也有逋负难偿，逢人借贷；也有乘舆轩冕，往四处烧香。仲英道：『切目前情景，有两句。』梦仙道：『请教。』仲英便道：

万户人烟困曙色，千林鸟鹊变春声。

挹香与拜林大赞。说说谈谈，早至雪琴家里。挹香道：『如今，仲哥哥，你来写一副吧。』于是仲英便写云：

舞随柳絮诗吟雪，弹到梅花月满琴。

仲英写完，雪琴与三人大加称赞，然后各自归家。

元旦日，大家贺岁，到处锣鼓喧天。到了元宵佳节，挹香到爱卿家饮酒庆赏，又去邀了十几位美人，一同赴宴。席间，挹香谓爱卿道：『我观《石头记》大观园中，立什么海棠吟社，众姐妹分韵吟诗，十分羡慕。我们曷弗借爱姐挹翠园，立一诗社，邀集众姐妹吟咏，不识可否？』爱卿道：『极妙！但赋诗立社须要拟题限韵。』挹香道：『不错。但是拟何等题为惬意？』慧卿道：『挹翠园即景为题可好？』挹香道：『无如姊妹颇众，即景题似嫌太易，恐致唐突。』婉卿道：『就各人所擅，随意吟咏可否？』挹香道：『随意吟咏，未免徇私。』爱卿道：『春为一岁首，梅为百花魁。不若以梅为题，以见各人之新意，未知可否？』挹香狂喜道：『爱姐所言，妙哉，妙哉！我们来拟题，翌日就兴此会。』爱卿便先拟了十题。却是：

问梅

赏梅

观梅

梦梅

评梅

咏梅

红梅

落梅

十月梅

瓶梅

挹香看了道：『慧卿姊也来拟两个。』慧卿思索了良久道：『你先拟。』挹香便拟了十题：

寄梅

庭梅

折梅

忆梅

探梅

簪梅

寻梅

盆梅

绿萼梅

傍水梅

挹香拟完了，便道：『如今慧卿姊拟吧。』慧卿想了想，便拟了：

伴梅

栽梅

官梅

灌梅

孤山梅

瘦梅

爱芳接口道：『我也来拟几个。』随拟了：

寒梅

杖头梅

未开梅

赠梅

爱芳拟罢，挹香大喜，数数已有三十，又数美人，除竹卿、碧娟，亦有三十人，连自己须要三十一题，乃对宝琴道：『还缺一题，宝姊想一想吧。』宝琴道：『何不拟了早梅？』挹香道：『妙！我们翌日就兴此会。』遂录齐题目，命婢先去贴在宜春轩，遂辞归，十几位美人亦散。挹香遂命人往各家邀请，赴社吟诗，众美人个个乐从。明日大宴挹翠园，共叙幽情。

未知恁般欢悦，且听下回分解。